撫津疏草

吉陽李邦華

到任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以易州兵備山西叅議蒙

恩陞授光祿寺少卿未任於天啓二年五月初六

日接得吏部咨爲缺官事天津巡撫陞任員

缺會推臣邦華尚寶司少卿臣劉策奉

聖旨李邦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等

處置逃回兵將復發出海援遼疏

題爲餓兵盡數脫逃將官統馭無法謹據實

題叅併陳發遣事宜仰候

聖裁事本年八月初二日有征東叅將管大藩中

軍守備楊應爵見臣自言原係督兵出海與

毛文龍合營進勦因兵無糧逃回應爵追拏

逃兵徑至天津有主將管大藩亦隨後即至

臣問兵幾何曰八百人又問逃幾何曰俱已

逃臣不覺髮竪厲聲曰汝奉

踏勘防海乞　勑修明事宜疏

題為海上查勘一周形勢略悉謹據實奏

聞懇乞

聖明亟勑修明防海事宜以備不虞事臣惟天津

一鎮之設原因遼瀋繼陷藩籬淺薄盈盈一

海實與奴共故臣奉

勑書有躬親踏勘海道要害列營屯兵及舊設烽

墩處所責成道將刻期修葺之語臣八月到

任即欲舉行無奈大浸稽天靡路可通且妖

處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兼管糧餉寫勅
與他欽此除臣焚香叩頭謝
恩外即於五月十九日起程赴任偶値山東鄆城
滕縣鄒縣盜賊蜂起驛路不通臣隨改繇河
南陸路間關兩月始抵天津於八月初一日
與陞任撫臣畢自嚴將
欽頒關防符驗旗牌等項交代到任訖伏念臣學
術寡陋才識疎庸章句起家不解韜鈐之奥
簿書從政未歷戎馬之塲屬
國家當晏安之辰故臣子享太平之福豈謂蠢
茲夷孽敢爾肆行內侵五載烽煙空勞
聖明厪旰食半壁遼廣誰向天驕使折箠今巳守
在關門實是迫近津海狡焉狂逞方虞捲土
之重來欲且無涯安肯望洋而思反是以
廷議首重山海次及天津遂
簡節鉞之臣用專鎖鑰之寄顧臣不肖此地何堪
浪馬濤戈備禦方嚴於水上電旌雷鼓策應
更重於關前謂賢者急病讓夷臣不敢任乃

今日

主憂臣辱義實無辭既拔大以遺艱卽星言而夙
駕何期警聞充東隔斷赭衣三百里因而途
改歸德歷落紅塵數十州幸竭蹶以入境將
夙夜之在公臣雖無關弓躍馬之絕力爲士
卒率先以冲鋒然恃有揮戈貫石之血誠與
將領恊力而訓武敎騎敎步敎技擊刻日課
功製甲製伏製舟車寸陰責効賞何容濫要
令一軍皆驚罰無少原務俾萬人知懼盖値
臨渴掘井之日難用泄泄而爲亡羊補牢之
圖得無汲汲此固臣涖任之初所當下與文
武將吏定不易之章程而亦可上告
君父師友明將事之梗概者也伏乞
聖明俯賜鑒察臣曷勝瞻
天仰
聖激切感戴之至
天啓二年八月初五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條陳兵餉守關禦夷疏

題爲直陳疆場僨決之原時政苟且之害懇乞

聖明速勅群臣改絃易轍另圖經久以固危邊以

保

宗社事臣惟今天下所最重最急最難措手者莫如遼事當奴酋發難起用楊鎬李如栢臣在田間聞報言於臣父曰楊李皆素媚奴者今奴可媚乎奴不可媚其志將大而中國之人好爲大言不作實事吾懼非奴敵也臣父戒

臣毋浪言及三路師出而奴不受媚審矣三
路喪敗而奴志不小又審矣未幾清撫開鐵
相繼淪没而中國已明明非敵矣此時當事
者如穆然深慮腐心爲經久之計必不至以
招募啓天下奸雄之窺伺以加派歛四海剝
膚之愁怨而釀成腹心尾觧之患乃邊臣曰
吾將一舉滅賊何暇躊躇
廟堂亦曰當滅此而朝食豈須過慮而不虞數載
搶攘尺地不守之至於斯也邊臣曰增兵盖
餉自可殲奴
廟堂亦曰請帑廣募事不再計而不虞兵多而愈
以不精餉厚而揭以資敵見賊而迸委土而
去之至於斯也即天下臣民之詣
闕上書者亦無不人良平家孫吳視奴如釜底之
遊魚檻中之餓兕高可借之以立功名卑可
因之以飽囊槖而不虞屢挫屢北智勇俱困
之至於斯也總之以易奴之心布平奴之筴
故苟且之意多而以苟且之計圖疆場之事

故疆埸之害大追今而僅守一關矣向之易奴者今不勝其難矣試問守之策何從出以爲西虜可恃恐無事而盤據脅賞有事而掉臂以去也以爲海水可引成河恐投鞭而流可斷氷合而賊可渡也以爲要害在在設防恐風鶴相驚兵心思潰非法可禁也以爲城垣處處增厚恐將軍大炮向已輸奴無堅不脆也之數者皆今日所不容緩樞臣計之甚悉然奴謀百出猶不得不思其次也又試問守之局何時結欲大舉犂庭則百萬之兵數千萬之餉非歲月所能措也欲登萊進取然可借聲援可資牽制恐關兵未可撤也欲力扼關門則暴露日久士卒解體銳氣全銷恐緩急未可恃也即厚加撫恤而荒烟野火凄風苦雪轉輸少緩恐庚癸且頻呼也之數者亦今日所當亟議廷臣言之甚備然慮無成筭又不得不思其次也臣愚謂虛而言守不若實而做守恃守於人不若恃守於地守以

活套不若守以硬法守之一日必須計之千日關外十里關內十里盡宜開品字拒馬坑坑深一丈五尺四面各一丈明暗相間虜騎飛驟一往不顧前陷後蹈自相蹂踐而取其土以築臺臺厚十丈高三丈中竅登降我師從臺擊賊地高勢便賊若仰首上攻土窖堪避取其土以築城城用紆回門設暗伏五里則城可三重十里則城可五重多多益善居常城必數門臨時僅留其一我知所由賊迷其鄉茅令踰年無警沿坑植柳足供火攻此臣之所謂守也若馬坑五里之外宜設空營眠旌窖鼓伏炮暗弩密布星列適當賊路賊入其中鼓動地覆觸機旋發如烟如霧別以驍騎數千從傍馳擊賊勢既亂一可當十但須居常熟練自可臨期無惧此又臣之所謂守也關城甚隘兵民雜居一聞虜警民志先動民動而兵膽寒膽寒而竄心生弱者争先勇亦逐隊廣寧之潰實本於此宜令關城百

姓乘關前無事願徙者聽其移徙內地空其
城以處兵庶兵難藉口有死無二倘謂貿易
無資則當特開軍市擇官之廉而有心計者
董之少寬一分在
國家毎歲不過多費萬金以當虧耗而物價便
平兵士之懽呼必有甚於投醪挾纊者此又
臣之所謂守也關上各兵原非土着從征久
近歲月不一寒暑疊催鷩看青鬓欲老鄉國
萬里回首金閶費長嵗役無期愁腸欲斷宜

行直隸宣大山西山東河南附近州縣招取
有父母妻子之人多則三四百少則二百給
以口糧詳加訓練兩月之後本道仍行考驗
擇可充邊兵者議處安家令赴關前與同鄉
舊兵曾經役過三年以上者相爲更番一歲
一易其遠省無可代替者非用兵之日許以
給假営田免其税入漸爲室家之計斯人有
固志伍無逸卒此又臣之所謂守也乃若遠
哨探製車營練火器蒐異勇懸賞格肅軍法

此皆守中之事然諸臣條奏不啻諄復臣何必拾瀋茀臣思古人之謀國也嘗以無事爲有事之防亦且當事深後事之慮今人之謀國也每於有事嚴多事之戒往往事去作失事之悔故遼瀋沒始急廣寧廣寧失始急山海而山海之外不聞有後着也遼兵盡即調邊兵邊兵盡即思募兵乃募兵之外亦不聞有退步也加派苦止靠搜括搜括窮止靠發帑而發帑之外又不聞有別策也長此而無變計豈但黔蜀交訌於西南妖賊煽亂於齊魯載道之干戈不息室民之皮毛無存鋌而走險陳勝吳廣亦安在而不可爲矣臣嘗讀友人書曰土兵不練客兵無久而不逃之理營田不行加派無久而可繼之理所謂練土兵即前附近州縣招取訓練以便更番之說也若營田一節蚕宜速舉今方設官已屬後期況僅舉於北又遺於南地有長利人無遠圖甚可惜也以臣所目擊鳳泗潁亳之間彌望

廣野無不可耕是蘖是衮必有豐年臣嘗欲請以自效謂宜專設營田一道以董其役徐觀厥成或疑荒地開墾三歲始藉軍餉脫巾將安取給則臣謂可濟燃眉而代加派者莫如復商税蓋税名不美人所習也亦知世間無不權子母之商乎税高貨湧商於何病倘謂病民則能病用物之民而不能病不用物之民且税務未撤物價猶輕税務既撤物價益騰其故安在今派餉之議業已加於鈔關搜及當鋪夫非此志而乃獨避若名臣不知其觧也當

皇祖行於太平無事之年誠爲竭澤之粃政今

陛下行於邊疆多故之時頗是權宜之急劑第毋假手於中貴毋濫委之鑚營一以青年廉幹之甲科官主之商民寧有稱厲者衆太祖爲幽燕而蓄封樁豈今當救焚拯溺之會猶作夏蟲井蛙之見臣每與諸臣私議無不人人稱快而大家緘口總之畏譏讒耳臣願諸臣

熟思倘不慊於心不妨互相駁正臣請更端
以伸其說若畏譏讒而遺
國計臣不忍也凡此皆目前急着實着雖爲闖門
圖守禦而戰之肯綮已悉其中倘謂甲之無
甚高論迂而不可姑待則當如班超以三十
六人而收諸國傅介子以单使而斬樓蘭臣
亦能爲此大言而正恐不中於事實也臣懷
此樸忠向圖入
告臣父恐臣自取危邊之寄以重倚閭之憂禁勿
多口臣亦不敢以身爲嘗試恐久之近見經
畧王　左給事周　給事中沈　俱
有築邊城之疏臣思築城須取土而取土城
下僅作護城之濠因地掘坑堪供拒馬之用
臣議正與諸臣不悖故敢具疏以
聞伏祈
皇上勅諭當事諸臣覆加詳議亟罷遠募亟行
派以銷内地之奸萌以
闕之法若果可

舉則山海長固
神京永奠撻伐終當有日恢復定是有期
宗社無疆之福舉積此矣臣局任激切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具題奉
聖旨這條奏邊計多可採用該部即當議覆

地方水災疏

題爲目擊異常水患謹據實奏
聞懇乞
聖明速行勘恤以固民心事臣惟自東夷搆難以
來海內困於徵發家愁戸嘆而莫如
畿輔爲甚自廣寧旣陷以來人心摇於變亂東
奔西竄而亦莫如
畿輔爲甚其猶有勉支旦夕重去其鄉者不過
以田廬坵墓未忍遽棄苟幸揄關無警時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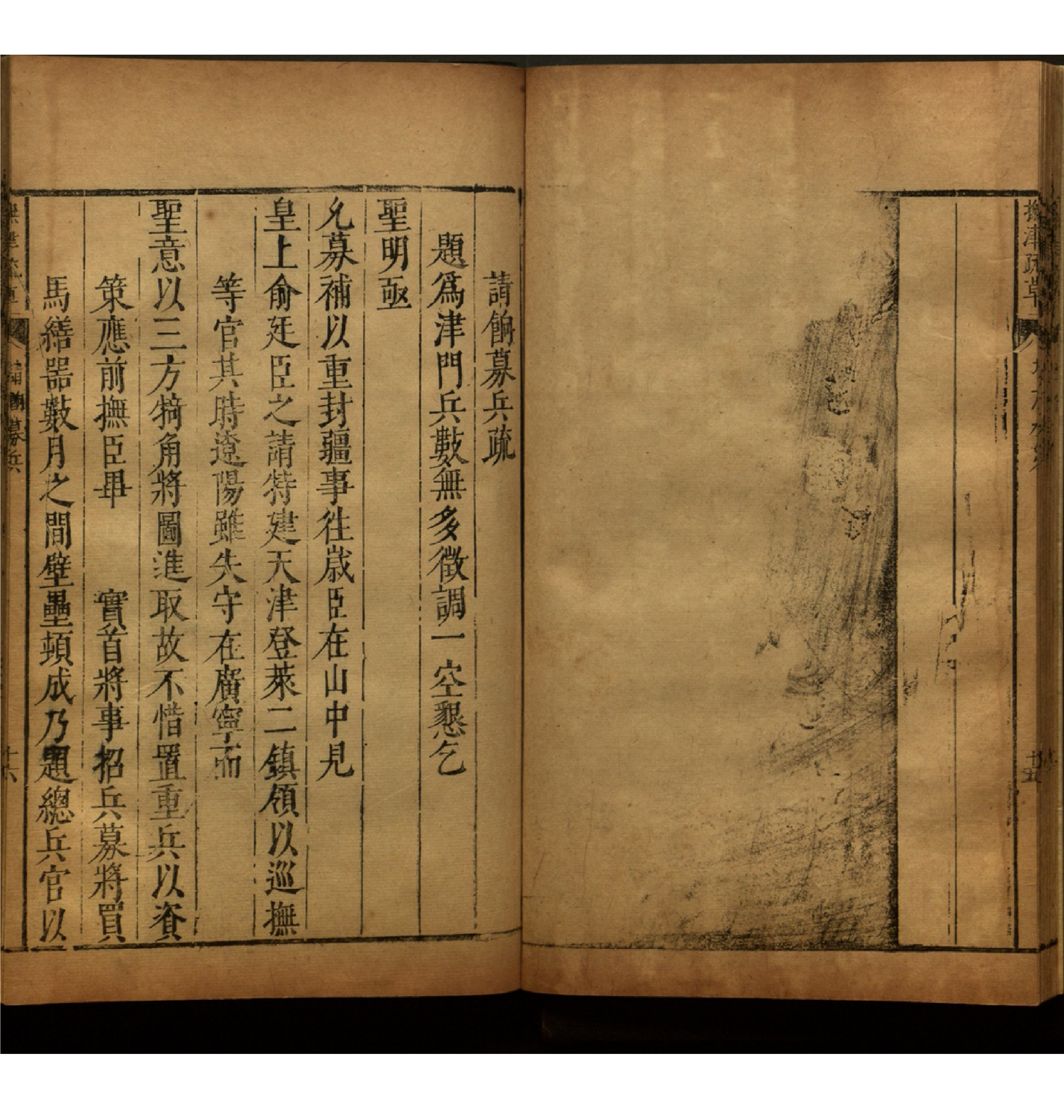
有年生計可資愈於流離顛沛自取死亡耳
而孰知天心之降割乃有出於意料之外者
臣六月間自揚州登陸赴任過鳳陽入歸德
走大梁道凡經兩旬見田間禾黍之盛從所
希有因念東省妖賊雖足爲民憂而時和歲
豐猶足固民志此眞
宗社有靈再賜效順不謂方渡黃河輒聞衛輝彰
德一帶頗有水患道路難通於是改從封丘
度長垣蓋直隸大名府之屬縣也積雨之後

泥途漫滅輿夫無所措趾盤旋顛躓而霖霖
時沛每日僅行數十里喘息薄喉困疲莫支
再趨開州詢之土人則云其地已十日連陰
矣而南樂清豐之間水若河決亦不知所從
來輿弗能前臣數數跨馬浮渡及抵臨清問
舟一夕而水高三尺固皆彰衛諸流之所注
也然由臨而德稽事無恙即故城東光尚少
漂沒惟交河以東始不可言狀耳臣每一泊
舟諸生訴於前小民號於路而遼生遼民之

僑寓者尤接踵求賑州縣官相見無不以為三十年未有之災蓋自南皮滄州與濟青縣靜海武清直達天津中間雖不無一二稍獲之地而十九已付波臣其甚者漂溺人畜沖決廬舍呼號之慘未忍聽聞乃若天津為衆水交聚逆潮外漲河流內壅城垣低頹堤岸單薄四望一埜真稱海國而兵民雜處運艘紛擾嗷嗷洶洶殊為叵測臣憮然大息多方慰藉而終無以釋其咨而觧倒懸也此皆臣身履其地目擊其景至於耳目之所未到不知幾何矣臣憶夏初觧易州任自北而南時值恒暘為虐麥苗盡稿今自南而北又苦馮夷為禍秋禾全沒夫水旱雖天時所常有而連遭則孑遺何以堪當邊腹交訌之際小民已囂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況災害若此衣食安出挺而走險急何能擇苛賦臣加曾無縱鱗之淵妖賊方張顯示逸獸之壙臣不勝凜凜懼焉想

皇上聞之亦必有憬然惻然於念者臣職專治兵
而官名巡撫地方所寄故不待府縣詳文據
實入
告蓋舉近便可知遠而一路足例他方至於總各
屬之申呈而類達
宸聽則有保定撫臣在伏乞
皇上軫念畿輔重地民為邦本亟
勅部院轉行查勘大加
賑恤俾窶民有更生之望則地方無杌隉之憂矣

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八月初五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請餉募兵疏

題為津門兵數無多徵調一空懇乞

聖明亟

允募補以重封疆事往歲臣在山中見

皇上俞廷臣之請特建天津登萊二鎮頒以巡撫

等官其時遼陽雖失守在廣寧而

聖意以三方犄角將圖進取故不惜置重兵以資

策應前撫臣畢　實首將事招兵募將買

馬繕器數月之間壁壘頓成乃題總兵官以

統之於是三輔藩籬若增而固然當時水陸
兵數亦僅僅不滿二萬曾不數月而管大藩
奉調以二千出海金冠奉調以四千出關今
春翟子勳又奉調以三千守山海蓋已數踰
九千而所存止一萬矣昨者東賊猖獗南北
震駭
皇上睠顧齊魯重地漕運要道復調津兵五千進
剿舊撫臣再疏愼重遵
旨督發行者趾錯於路計日入境以宿養之銳氣
禦屢挫之妖氛摧枯拉朽功成跂足以上紓
聖明宵旰臣亦豈不與有榮施惟是天津何地乎
昔爲腹裏今同衝邊雖與登萊竝建然登萊
專事防海而天津兼主應陸於關前則爲臂
使之指於
京師又稱處後之勁大倉灌輸恃咽喉以無懼
遼糧轉運藉貯蓄以待發此寧敢足於數千
之兵便可無事而建威銷萌有事而衝鋒陷
陣也者而今查營兵則但以五千計矣星晨

落落劍戟爲之不光雲屯雺雺旌旗黯然無
色
皇上謂此足爲天津重否或者曰東賊底定屈指
可俟調發雖多還津有期是不然蓋榆關防
秋急在眉睫臣暑雨重趼紆道赴任亦祗恐
山海一線安危呼吸猛圖整搠以需緩急若
能徐徐姑待於東賊底定之後豈非臣之上
願而誰實逆睹且山東河南各兵皆久役于
外鄉思甚劇屢有逃亡數苦追攝今之自北
而南正屬歸路殺賊立功尚未可知而去亟
復反殊爲難定此臣之所大愳也夫兵貴精
不貴多臣亦嘗爲此言然數止五千卽皆貔
虎熊羆之選不過偏師裨將之用況此中精
銳無若山東毛兵兩營前撫臣曾疏及之今
精銳已皆調遣則存留想亦尋常烏合招來
淘汰何處取補鬥新做起訓練豈容立成此
又臣之所大愳也
國家自有東事以來用兵無筭召募四出金錢

委之泥沙官爵賤於爛羊然而火藥神器盡
作敵資糧餉草料皆為賊有念之心痛談之
髮豎延至今日外庫已幾於如洗
內帑亦似乎有限若復以增兵增餉為言可謂
不審時勢第
廟堂之上固仰屋於兵食之無措而邊疆之臣亦
憂杞於焚溺之切身展轉思惟不容不據實
上
請伏乞
皇上念此津門重鎮即最少亦須陸兵萬人然後
可以壯山海之聲援而資
神京之擁護速
發帑金五萬兩聽臣募足五千之數嚴加訓練
以備策應然猶恐緩不及事則有前發山海
翟子勳所領三千河南之兵原議踐更者今
以會剿東賊無兵可更舊撫臣畢　題
請撤回臣願
皇上俯俞所請暫為冲邊少增氣色稍俟臣募完

原額他日又可再赴關前亦事理之最便者不然兵少力薄而責孱夫以徒搏窮揣婦以巧炊將於事無濟於
國必誤臣不足惜其如
皇上之封疆何哉統祈
聖明裁警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八月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奏報妖賊即行蕩平疏

題爲妖賊突發
畿輔進剿悉已蕩平合行奏
聞仰慰
聖懷事臣以八月初一日受事津門見兵將单匱私心憂之恐一旦有急難於措手輒草一疏乞補募以固重鎮纔逾三日忽河間府景州以妖賊報矣據稱真定府武邑縣紫塔村地方有白蓮教傳頭于洪智倡亂說八月初一

日要殺四十里還要四外擄人入黨至初一
日午時賊果至留明府村刼高尚禮家又往
刼上營村張其龍家等情又據該州鄉宦徐
　等呈稱八月初一日武邑縣紫塔村妖
賊于洪智等結連景州白蓮傳頭馬習之等
在自家屯安營沙窩地方殺人祭旗舉火放
砲皷言攻取景州一日之間焚刼城西四十
餘里漸偪州城各處響應乞就近速調大兵
立行撲滅等情又據丁憂鄉宦吏部文選司
郎中曹　貽臣書與呈詞大畧相同而情
更迫切臣思景州爲
畿輔近地與山東之德州一舍而遙萬一撲滅
不速賊若繇景趨獻直窺河間則
京師一震賊若繇景趨德徑向東兖則鄒滕轉
熾滔天燎原亦誰能必其後者臣即一面挑
選部下標正兩營兵一千名一面飛牌行監
軍僉事來　查山東會剿毛兵之未過德
州者一千名前來夾攻間又據監軍僉事來

亦報前事內云准景州曹鄉宦啓報白
蓮妖賊緣繇爲照會剿之師法難擅留而同
室之變豈容坐視今山東營已至德州毛兵
營相隨同行而河南營陸續將至聞報倉卒
即以二營前往景州擒拏妖賊蓋與臣飛牌
留兵之意正屬相合臣即批行去後方具疏
報
聞於初九日接得監軍僉事來　塘報爲妖賊
聚党稱亂官兵剿殺蕩平事大畧謂本職奉
命領津兵五千會剿兗冦道經南皮適得景州賊
報本職一面申請一面部署令守備董世賢
以騎兵爲前隊都司周之禮以步兵作後隊
加銜都司來燕禧率中軍守備孫譽齊黑九
錫以五十餘騎作奇兵邀其奔路復令督陣
千總俞冲霄王三錫植招安大旗于軍中上
寫投降者勿殺弗與官兵拒敵者勿殺老幼
婦女勿殺能擒首惡來獻者勿殺於初五日
州守鄉紳同職祭旗犒軍訖捲甲疾趨初六

日丑時下營辰時進兵旋據毛兵營千總王
舉報稱妖賊聚衆約四千有餘婦女老弱不
堪爲兵者卽便燒死或腰斬屍解極其慘酷
又皆植木爲柵築磚爲城樓臺數十座巖巖
壁立四面列以長鎗巨砲一聞兵至人皆立
於簷瓦之上矢石如雨而下從狹道出兵應
敵人莫敢近董世賢奮勇疾呼以大將軍破
其北門復破東門彼見兵勢勇猛殺死無筭
各賊閉樓不出世賢遂用火攻而周之體從

南門殺入亦用火攻賊窘無計拚命鼠竄遇
來燕禧復發奮擊截殺無逸者原係奉職將
令不許割級約計殺死者斷首者馘耳者千
人以上而所招降寬釋老幼婦女亦不計其
數董世賢等將西門攻破放火焚樓窮寇悉
巳蕩平而眞保之兵適至云兵有先後功無
彼此西來將士驍勇鼓氣星夜驅馳破敵之
勳當與共之但亂軍之中未分首從俘纍多
人尚未審明殺馘首級尚未驗核鹵獲牛馬

尚未稽查本營所傷兵丁幾二百餘人尚未報有姓名容本職親驗續報等情到臣該臣看得項山東妖賊之豫發難也臣時在徐州相去甚邇聞其意將北指後見邸報有景州百人張弓挾矢跨馬南奔者心疑河間一帶必有人馬與妖賊相呼應故入境所過諄諄以防禦為州縣有司告今幾何時果爾突發幸監軍來 東剿大兵適經其地臣方檄令偏師夾攻而彼業以全軍專剿故不費時

日一舉蕩平中間指授方畧則監軍來之力而鼓勇長驅若董世賢周之禮設伏邀擊若來燕禧亦可謂之能用命矣夫涓涓不已將成江河萌芽不已將成斧柯此賊數日之間有衆四千長此安窮蔓且難圖今茲之役力不勞而功速就所傷少而所全多危城復安紳衿解倒懸之苦荒村再造鴻鴈仍集澤之祥蓋大兵不為賊遣而與賊值殆若有天意焉從此士氣丕振不徒北戢方張之焰

而先聲所臨亦可東塞妖賊之膽矣惟是賊之黨與最衆窟穴莫測恐各兵在景則烏驚鼠竄并伏冀而彌耳而各兵去景又蜂屯蟻聚且東犯而西侵據地方鄉紳皆稱景州有龍華一鎮正四通五達之衢乃大奸大盜之藪今雖未見生發竊聞頗有潛伏臣擬以重兵戍守其地臣大出榜文於各州縣曉諭愚民解散徒黨三月之後事體既定乃始撤回庶幾曲突徙薪之良圖差勝焦頭爛額之下策平其有功各官統候會剿交賊告成之日一并優叙亮

皇上不泯其勞蹟也臣曷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八月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妖賊突發隨即蕩平功當叙錄來斯行仍着速往山東協剿其應留戍守兵兩每即酌量行該部知道



留兵戍守疏

題爲戍守斷不可緩監軍萬不可留懇乞

聖明裁酌無誤兵計事項者山東妖賊之警撫臣

趙　乞兵於天津前撫臣畢　奉

旨先後督發兵五千名監以監軍僉事來　本

期滅此而後朝食不意大兵甫發忽有武邑

賊報景州官吏士民號救於臣之門者絡繹

不絕臣知東行之兵其去未遠即檄令回勦

徼天之幸一鼓蕩平然臣實私念賊之黨與

尚衆根株未拔恐兵臨則散兵去則聚亟當
議兵戍守故昨
奏報疏中即附及之然而監軍僉事來　奉
旨督兵會剿東賊則萬無可留之理乃不意該州
縉紳士民欲留兵而且併留監軍也夫以東
省視
畿輔則畿輔爲重以天津之援東省視援
畿輔則援畿輔爲急况景本津屬匪同比鄰臣
亦何爲弃近鶩遠舍己田而芸人之田哉然

而事勢固有所不可者蓋津兵五千原分三
營所恃統轄而節制之者以有監軍在倘監
軍留景則前發兩營東行之兵汎汎如不繫
之舟無勒之馬將屬之東撫恐器手原不相
習將付之兩將恐二雄不能一棲必至逍遥
曠廢進無成功之望而退有驛騷之虞是監
軍以一留而誤東省者甚也何可留也自發
兵以來臣即疑河南之兵久懷鄉土之思山
東之兵家在咫尺之間應調雖極踴躍還鎮

必大次且全藉監軍約束殊免奔逃若監軍留景聽其自赴交東功成則氣驕未免去住任情功不成則心灰必將一鬨而散是監軍以一留而累津門者甚也何可留也夫景州之所以欲留監軍者不過當焦爛之後懷曲徙之圖以爲非重兵重臣不堪建威銷萌耳不知防賊於景其禆景也小剿賊於東其禆景也大蓋賊雖異地原本一派巖息時逼起滅相應倘滕鄒之窟穴不除即戍守惟嚴而此中之伏莽難測有如監軍藉方張之銳成破竹之勢勝兵所指元兇授首則滕鄒靖而景亦與之俱靖是監軍之一行而未始不兩利也何必留也況戍守之說亦未易言斗大州城駐兵千數慓悍難馴供億不貲人情騷而有所甚危者以怵其志則恨不能使兵強於賊久之無所大難者以震其慮則又必共苦兵强於民故今日開留之局易而後日結留之局難臣頃即以此意嚴行各州縣急練

鄉兵以代戍守不得專靠官兵蓋亦知留兵
之未可久耳但此時地方驚魂未定人心皇
皇故不得不議留兵臣度此地之賊决未敢
輕動倘謂兵無監督則河間府同知梁
新任推官禹　皆老成練達臣一得之於
耳聞一得之於目擊就中即令一官駐扎景
州臣牌行營將聽其節制又何以異於來
之坐鎮而致妨東省大兵之進退哉臣見
浙江道御史張　有疏奉
聖旨來斯行便道剿賊慷慨可嘉其留兵移駐等
事着即行與保定天津巡撫官議妥具奏該
部知道欽此夫兵為津兵監軍為津監軍臣
叨撫津實見戍守之當急而留監軍之未便
故輙為披瀝直陳伏乞
聖明俯賜裁酌
勅部施行臣草疏已畢適監軍僉事來　報稱
已奉臣批詳將兵九百名戍守景州領以原
管將官董世賢而本官止同加銜都司來燕

禧帶兵百名前往夾東以完剿賊之局此其
見地明决將北可㘅士民之望而南可建撻
伐之功亦足以㘅
聖懐於萬一矣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朿斯行已有旨了着作速前往協剿餘依議
行該部知道

旨而出不奉
旨而歸法紀安在罪無所赦立將應昜收監一面
牌行鎮海前營都司孫應奎遠撥水兵將前
逃回兵舡阻住不許一舡他走不許一人登
岸一面大出告示曉諭逃兵有一名敢逃去
者梟首及應昜出臣衙門果有逃兵跟至而
觀望者見應昜下獄相向而哭應昜神氣沮
喪不自意遂至於斯踰時臣復出應昜於獄
而詳鞫以逃歸之故應昜具一手揭不下數

千言大都謂舊年十月至朝鮮經年無糧兵
多餓死所以逃歸臣曰何不差人請糧昜曰
屢有申文未知何以不到臣曰逃將當得何
罪昜但乞哀無言臣因詰之曰汝罪必死若
欲求活必八百人無一人敢逃吾給汝糧盡
數出海方有一綫生路汝能之乎應昜曰饑
兵皆與昜共患難者倘蒙寬宥甘心哀籲衆
兵定保一人不逃臣乃令保候於外蓋臣知
應昜頗得士心故先以威悚其志而後以恩

結其意令爲我用耳即日復發米百石於都
司孫應奎每兵到先給米暫度至本月初六
日管大藩亦來見許以擅歸但言兵既無糧
而逃主將不能强留法自難遑情非得已因
具呈爲衆兵久缺糧餉齊赴內地告討事照
得卑職原領浙兵二千自去年七月內蒙巡
撫天津畢都御史發赴三岔河八月內又蒙
巡撫遼東王都御史准兵部咨因鎮江之捷
題管大藩領天津調到浙兵或橫搗海蓋或
直抵鎮江聽候進勦卽於本月二十七日開
船一路風颶異常損壞船隻淹死官兵不下
二百餘名除逃故外因風逃之登州者八百
餘名見在登州食糧止八百餘名隨卑職於
十月初六日到彌串堡聽候進勦一冬凍餒
不堪二次奴賊衝犯全無糧餉止月借朝鮮
小米一百石各兵度日彼時尚有衣物可賣
不意廣寧失守進兵無期未奉明文不敢輕
回及三月初九日監軍道梁副使到鮮憐其

苦楚借銀五百兩實不足數日之用屢次呈
請文多沉匿於登州一年以來借過朝鮮米
九百四十石再向乞求回云千石之外米不
再借請之監軍道梁副使回云該營額無此
項本道帶來戶部之銀原係招募遼民兵部
之銀亦係賑犒遼民一毫不容假借非不知
該營十月無糧遠戍啼饑但
廟堂之上竟置此兵於不問茲暫借銀一千兩以
濟枵腹但難拘定原額月餉之數各兵聞知

借銀數少轉眼秋冬饑寒又至衣襖賣盡鞋
襪全無不是凍死即是餓死所借一千亦未
支領六月初六日差張克震等各島哨探遂
逃至登州二十五日沈九峯等七船徑自開
行二十九日林文等八船齊向卑職哭稟各
兵一年無糧衆人既去在此何爲强逼同行
卑職再三挽留死不肯住遂移文監軍道梁
副使追趕逃船同至登州稟借糧餉但有指
望即回朝鮮衆議原非登州之兵難食登州

之餉暫借二月以濟燃眉則可若云長乆之
計必至原發衙門呈請與登撫干只得聽從
大衆赴津告討切思卑職帶兵二千一半逃
在登州者反得食糧一半跟隨過海者終年
無餉征東營與浙兵營一樣在鮮征東營月
月支給浙兵營終年未有即以朝鮮屬國尚
蒙犒賞遼民流離亦荷賑濟止浙兵不霑絲
毫之惠已經一載無怪乎其逃散也律之以
法徑赴內地本非法紀揆之以情絕糧異域
何以為生在上者不免罪耽之不能約束在
下者又且怨耽之致人餓殍罪不敢辭情亦
甚極等因到臣臣即牌行督餉兵備条政錢
　內開管大藩領兵出海法無擅歸雖饑
兵難以乆駐自合差人請糧謹守信地乃敢
揚帆西渡不但海外不得其犄角之用且使
後來出海者起觀望之思除本官聽候条處
外其各兵見在海口者已經先揭示嚴禁不
許登岸又牌行鎮海前營孫都司統領候即

日給糧委官押令出海但兵未撿驗糧未定
數備牌行道即便親赴大沽將各兵查點多
少并月餉行糧作何支給應委何官押送前
去逐一擬議速詳以憑發遣毋遲時刻隨據
該道呈詳看得叅將管大藩受遼撫之命統
銳師以援孤軍自當與毛鎮併力同心滅此
朝食即使糧盡軍饑而或酌貸于朝鮮或近
請于登撫或星馳乞討于内地亦不致與衆
枵腹而俱斃乃大藩揚帆拔幟躡諸軍而東
還則于軍情紀律違悖極矣且無論愧古羅
雀掘鼠之忠義彼毛文龍者經年不需内地
尺布斗粟之餉而孤懸天末効死勿去大藩
其何辭以謝文龍也擅離信地厥罪難逭應
聽本院叅處以明軍紀外大藩既撤則中軍
守備楊應嵩與大藩同來亦當與大藩同處
而應嵩手持梁監軍追亡之檄歷歷有據似
非與衆偕逃之比且各兵請餉而來領餉而
返不逸一人則大藩應嵩之能得士心似又

當以功過相准者也應毋以本營之官領本營之衆將卒服習臂指相聯押兵還鮮當不再計但應毋品秩卑微未足建諸軍之旗鼓㕘題幸免又難議優異之加銜如不另行擇將何以統攝三軍查得經畧部院題推應援朝鮮都司僉書文士銘志切奉公才堪禦侮見奉經臺之命將掛東援之帆合無即以大藩之兵付士銘監而往一切錢糧俱令給散而士銘有原領經畧標下家丁數十人自當

與諸軍一并造册開糧連舸渡海者也至于月餉行糧一節據應毋開報自廣寧河上迄今尚少一萬二千九百四十二兩未得支領但全遼已失册卷何憑又難以去歲廣寧應發之糧而一一待哺于津門者爲今之計合無將原發朝鮮糧料餘銀那借四千兩再于津運額糧內借發一千石共五千兩之數容本道親賚沽口唱名給散以充抵鮮月餉之費況目下鮮運既遏衆兵食盡自可陸續關

支而廣寧舊發餉銀四千兩爲差官挾逃若
緝追還官又可補發應用糧糗無虞不繼則
諸兵自鼓勇而前趣矣其楊應嵩詳稱上年
渡海船壞數多再請添船五隻以便出海文
士銘見有旗牌家丁等役亦應買船二隻以
便裝載共計海船七隻即于前詳願賣民船
數內揀取堅固者給價撥用則渡海有船饑
軍有糧無主之兵有將而海外早得應援孤
立之毛帥亦藉有犄角之助矣等因到臣臣
細查楊應嵩所荐監軍梁　各批呈俱有
印信實止借朝鮮粟米九百四十石又借監
軍銀五百兩此外並無越支共不過八百人
一月之餉委難度活應議給糧一面行管太
藩謝事聽參行楊應嵩代領各兵一面行餉
道錢　親詣大沽點兵議糧不意應嵩陡
患傷寒病症不能强起各兵向餉道臣哀求
盡發役過之糧而餉道臣以錢糧無處僅與
五個月各兵皆謂萬死一生竟不得糧頗覺

呶呶不服臣聞之恐其借名鼓譟因而奔逸即發號船四十隻將各兵圍禁而令管大藩往與各舵哨前來曉諭臣蓋微覘其順逆倘敢拒抗便當盡繩以逃法然不越日而各舵哨旋至惴惴唯命但携凍損各兵哀哀乞糧臣親驗之有凍瘋而不能動者有十指俱落者有兩足俱拳者殊令人不忍正視而應舁病且垂絕無人可統不得不責令大藩暫行管理外臣看得叅將管大藩之出海初以防守三岔河也後因鎮江之捷乃令恊濟毛文龍同力進勦責甚重矣自廣寧陷後守在榆關奴勢益熾我師益靡全恃朝鮮一旅稍足以牽奴之内顧故今日督淮兵明日催福兵無非為文龍孤懸虎口不得不急應之耳夫在内者方促之使行豈在外者反縱之使歸大藩身為主將既值無糧胡不早遣一二徤卒渡海入津為庚癸之呼而目延一日致各兵之一鬨而散而又以身隨之也雖哓哓於

典衣賣衫分給士卒之艱難墮指裂膚窮冬
困苦之情狀然古有殺愛妾以佐軍饑面中
六矢而不動者大藩不聞乎盖其藉口在糧
餉之久缺而其蓄心在重負之叅釋且聞其
與毛文龍兩不相下鬱鬱弗樂則長往之意
原非因絶糧而起而擅逃之咎不過藉無糧
以觧耳
朝廷糜無限金錢以養將卒而一當有事曾不得
其一臂之力行止自由若大藩者所當亟服
上刑者也中軍守備楊應旹名爲追逃實是
送逃漫言糧盡則反猶自氣揚而趾高及用
重法相繩方爾頭縮而膽碎但念彼中監軍
道臣梁　給有印信拏逃之批猶與擅離
有間臣本欲令其押兵出海而無奈一病垂
絶存亡難定今各兵不可無統而出海又不
容緩臣竊謂大藩之罪自無可原而目前之
急勢須暫假或削職或降級且令督兵赴觧
俟其抵觧之後兵有所屬方行逮歸明正憲

典或無不可此則仰祈
皇上
勑下兵部速加覆議以便發遣毋致後時者也倘
又恐出海以後兵心難定未必一一入鮮則
有前經臣王　原題都司文士銘前赴朝
鮮者正可任護送之責一路同行自無鳥驚
鼠竄之慮耳若乃八百之兵經年之糧爲費
不貲驟難併給業已再三裁酌減其六個月
僅補給八個月除凍病不堪乞兵者盡行揀
汰外實在官兵五百五十八員名每月約銀
八百五十兩共該銀六千八百兩銀米兼支
而將來月餉臣行文監軍梁　於原發銀
五萬米十萬内照數支給各兵雖未厭所願
然回首於
中朝法令之肅旣不敢復懷躍冶之思而幸不
虚其告討之行亦足以鼓破浪之氣矣至於
用船五隻必須召買而費價七百兩無從出辦
臣不得已將津門造船銀兩暫借買海運糧

船爲之裝載然津兵正苦無船則此項銀兩
戶部當速爲觧補者也但海外之兵不議更
番則不獨已去而再去者傷心於遊魂之無
歸即今將去而未去者喪氣於一往之不反
甚非所以示鼓舞而弘體恤令所遣各兵兩
年於外似應來歲春夏之間另與代戍庶政
體適平軍事無誤乎總之當人情怯於渡海
之日而欲令饑兵再涉鯨波之險且又不能
盡償其役過之餉而徒以駕馭爲遣發之術

臣心甚苦要不過使
朝廷之法常伸海外之望不孤而臣亦藉此以新
津門諸兵之觀聽耳伏乞
聖明裁詧
勅部施行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九月初三日具題奉
聖旨這所奏處置擅回兵將多合機宜該部即覆
行



代題總兵告病并議改設副將疏

題爲秋防正嚴大將患病合行代

題懇乞

聖明允令回籍併酌議員缺以重封疆事准鎮守

天津等處地方總兵官後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張繼先手本爲陡病萬分危篤生命旦夕

難保懇乞代

題回籍調理事內稱本月十一日夜至二鼓侯

駈方伏枕忽覺胸膈煩燥起食凉水水纔入

口即昏迷仆地不醒家人驚慌扶掖咽喉氣
息微喘如綫至五鼓始蘇耳中聞泣涕聲開
眼强視衣衾纊絮已備榻前輒欲轉動而半
身手足渺不知有無居然一癱患矣即延醫
官展惟宰急救據脉經云五臟虚弱重以濕
熱感傷且勞苦過多病入腠理非閉門靜攝
犯大數不難本職不覺失聲嘆曰何天之扼
我至是乎方今奴氛妖衆接踵煽禍急欲上
報
朝廷殊恩少效枕戈負弩之勤一旦病裂至此況
津亭何等地乾坤何等時遲之歲月責任誰
歸姑俟明日勢難遽起每一興思病體益增
沉重安能上下兩誤使糜瘝之人為地方累
也萬惟垂憐人命呼吸慨賜代
題放還醫治倘不即成異物一臂之力或可效
於將來矣等因臣即移手本勉留去後續據
本官復移手本執稱職自臥病以來神魂愈
疲不啻朽木枯魚祈則飲藥今而藥不下咽

矣始則勉飯今而飯不容口矣回首泉臺傷
如之何迢遞家園阻修千里苟濡滯而不速
爲歸計恐天涯旅櫬終爲海國飄颻安能待
斃而處於此也報
國有心驅病無術更乞俯鑒下情代
題還里則病榻之餘蒙恩不淺等因臣復書留
之該本官又具手本內稱職自八月十一患
病十二日即請告時方一旬而乞歸三上人
皆厭其繁瑣本職亦覺急迫但人之受病有
淺深身之去留有緩急今日之病一手一足
總非已有麻木不仁如頑石塊土針之熨之
不痛不癢天下豈有不知痛癢之人而能久
居人世乎風燭朝露臧殁何常況
聖上注意疆埸本院揀選將士一時熊羆競勇咸
思耀武銜鋒滅奴雪耻而職以殘廢餘生若
瞑床褥不聞操練軼鬪誓師鼓導使三軍之
士何所適從雖行路之人亦皆駭異
朝廷設官之意祗供偷惰之諳耳伏望賜

題以全終始等因該臣看得總兵張繼先儒貌堂堂英氣勃勃頃臣一相見深喜三軍有主將方與之商訓練之宜酌簡閱之規亡何而忽以病告臣再三勉留堅意求去及詢所由乃知此地新設重鎮事多草創本官到任兩月棲止不定愀然不樂嗣以他細故杖指揮倪家廕一十八棍不意指揮身死而本官遂稱病矣雖家廕之死未必盡由於杖而死與杖會則本官之不能安其身可知也當其撥將有清軍同知盧觀象以地方之官憐杖者之苦曾與本官有言頃見巡關御史臣梁條陳疏內有本官人地不宜即思卸擔且與同知盧觀象兩相搆釁等語蓋指此也但未有家廕之死本官已思釋負況既有家廕之死本官何顏强留則其鬱鬱成疾勢所必至亦非別有以迫之耳當此秋防戒嚴大將堅卧不起臣亦不能復作屢轉勉留之故套以虛抹馬厲兵之歲月臣謹會同督理關城

薊遼天津登萊等處事務東閣大學士太子
太保兵部尚書孫　出鎮行邊總督薊遼
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少傅兼
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王
巡撫遼東山海關等處提督軍務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閻　巡關御史梁　具
疏上
聞伏乞
勅下部覆准令回衛調理庶軍旅重寄不至虛懸
封疆幸甚然臣因是而竊謂此缺之宜酌也
葢天津舊無總兵有之自去年王學書始然
總兵官爵尊嚴而地方事體窒礙卽學書已
覺跼蹐竟以論罷今繼先告病雖自有故然
卽不稱病亦不能久況時事方急臣外念海
上內念
神京憂心如焚中夜徬徨本欲因人授事因事課
功庶日積月累兾萬一之有當而總兵於臣
衙門體本耦居勢難備責倘以臥薪嘗膽之

日而作養尊處優之態一旦有急乘軒之鶴退虜之詩不將貽疆埸之大悞臣愚謂莫若改設一副總兵兼攝水陸各營官兵如故而各營主將此後止用都司以下之官便其統領如是而將權未嘗不重權重則法行如是而官體不致大亢無亢則易使或恐兵數踰萬副將難馭則令署理總兵印信行事居常可以任訓練之實事有事可以建大將之旗鼓庶於人情事體均屬甚便此今日津門第一議否者將來員缺旋補又成往事而此官終為傳舍戎務益荒於惰窳不可復振矣伏

惟

聖明裁酌

勅部議妥施行臣曷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九月初八日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更置將領疏

題爲更置將領以裨戎行事照得天津一鎮原係新設前撫臣畢　受事之初百爾草創兵係乍招將無宿儲以先任榆林兵道夾袋尚裕乃索駿於西鄙蓋因其地與虜隣將與戰習故不憚遠募以增津門之氣色然自榆林至津相距三千餘里風氣之燥濕懸殊人情之嗜欲不一初時人皆樂趣久之多難相安如中軍都司蕭倬者青年美質雖曾經折

一者

肱而向用及時乃慕府之薦剡方新樞曹之
推陞伊邇而本官之歸思轉劇臣爲諭留復
行道議本官去志竟不可挽蓋病非假託情
出真切但其來津將滿一年夙夜在公卒伍
相宜可謂不負厥任者道臣王　議聽其
回籍俟病痊之日以遊擊將軍起用此亦本
官應得之功名原不爲過所遺員缺則有加
銜守備程九萬原係統領江南水兵者臣親
叩其中藏試其騎射穿楊長技關弓欲定天

山褁華壯懐抵掌擬絕北漠向者本官出防
三岔河再奪夷舟頗有能名方准以功
題陞而廣寧既失前局頓更相應實授守備以
都指揮體統行事管中軍事務蓋擇將津門
更罕其倫而非假爵秩不能任事臣豈爲九
萬計也至於臣衙門旗鼓一官职在傳宣匪
徒軍中之號令期於詳慎抑且上下之人情
需其調劑若旗鼓鄭欽任事未久官雖卑微
臣亦不忍苛求但御下無法幾同猶鼠之服

而縱奸有徵故作聾瞽之狀則其不能勝任
可知合無革其管事聽其回衛臣行天津兵
備道臣王　議得天津左衛掌印指揮楊
大慶中涵涇渭胸富甲兵遇事不競不綠臨
衆克威克愛查本官原任黃崖營提調挂誤
回籍已經六薦例得推陞相應量陞守備戰
衛管旗鼓事務庶官與才相稱人與地兩宜
乎臣謹會同督理關城薊遼天津登萊等處
事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太學士孫
出鎮行邊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
理糧餉經略禦倭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
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王　巡撫遼東山
海關等處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閻
具疏上
請伏乞
勅下兵部覆加查議將都司蕭倬准其回籍病痊
之日以應陞戰衛起用旗鼓鄭欽姑令謝事
回衛即將程九萬實授守備以都指揮體統

行事陞補中軍楊大慶陞授守備補旗鼓各
員鈌請
旨施行庶更置一新人心競奮所裨於戎務非淺
渺矣臣昺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九月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景州叙功疏

題爲仰遵
明旨叙録功次以勸勵文武將吏事本年八月十
一日該臣
題爲妖賊突發
畿輔進勦悉已蕩平合行奏
聞仰慰
聖懐事奉
聖旨妖賊突發隨即蕩平功當叙録來斯行仍着

速往山東協勦其應留戍兵爾毋即酌量行
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除應留戍兵已經奏
閫外臣案照據監軍僉事來　於本年八月十
二日冊報爲官兵勦平妖冦恭報斬獲功次
并所題叙以奬勵將士事內稱職於本月初
五日至景州務師進勦妖賊初六日丑時下
營辰時合戰即日蕩平已經塘報訖初七日
發牌各營查取功次去後據毛兵營加衛都
司董世賢河南營都司周之禮加銜都事僉
書來燕禧各將斬馘妖賊功次并捉獲老幼
婦女馬牛頭匹并兵丁輕重傷名數冊報到
道隨該本道照冊查驗覆核無异看得妖賊
之稱叛白家屯也窟穴雄據廣袤數里黨與
鈎連積有數年入其羣者書名錫號拂其志
者誅斬焚燒見在已有萬人潛伏不可勝數
一朝作難所向披靡殺人如麻僵屍滿野百
里之內聞風隗喪席捲州郡視如反掌蓋不
特爲鄒滕之後勁抑且爲冀豫之前茅幸天

厭其惡大兵東征廻旗南指勢若摧枯然城寨堅固徒衆繁多抑且火器克積戈矢利堅我兵幾却者屢矣賴諸將奮力先登兵士敢庀用命斬首馘耳幾二千有餘其擊死者雉經者火中之骨若丘井内之屍皆滿總約及三四千之數而又俘獲妖賊鄧應禮等二十名審明梟示詭者曰此賊三日不滅則無景州無景州而水陸之咽喉絶十日不滅則連東省連東省而

京畿之根本摇噫危矣哉此一役也都司僉書管守備事董世賢滿身是膽遍體皆金叱咤敲若雷霆指揮目無堅勁都司僉書周之禮法通八陣慮出萬全入火幾至燎鬚戡强不辭破斧加銜都司僉書來燕禧對敵有若笑談殺人未嘗睫眼矢石不避節制分明以上三將皆當破格優叙以鼓其氣者也其餘員役皆奮不顧身共摧勁敵所當重加賞賚中功勣最高若王舉孫譽齊等量與增級其他

陣亡及重傷次傷官兵亦宜分別恤錄優賞者也又據景州申稱當日勦賊除天津官兵外尚有生員劉蓮開徐九部等率領兵快在陣亦將賊夥于弘綱及黨張一貴聶爾正活捉到州審弘綱係賊首于弘志同胞親弟號稱仁義王身邊搜出妖書二本細鞫于弘志等見在何處弘綱供稱兄弘志與弟弘器弘僦俱被官兵殺死等因除于弘綱臣另行該州觧審處決外查得冊開毛兵管領兵加銜

都司僉書署守備事董世賢率領家丁斬獲首級九十五顆捉獲老幼男婦八名口馬三匹騾二頭驢十頭牛四隻中軍姜悅民率領家丁共斬首級三十六顆捉獲老幼男婦五名口馬二匹騾一頭驢四頭千總董明舒斬首級四顆捉獲老幼男婦三名口驢三頭牛二隻田應斬首級三顆捉獲老幼男婦三名口驢二頭牛一隻王舉斬首級五顆捉獲老幼男婦五名口驢一頭牛一隻把總胡保斬

首級四顆捉獲老幼男婦五名口驢一頭姚天才斬首級四顆捉獲老幼男婦四名口驢一頭韓應聘斬首級三顆捉獲老幼男婦四名口驢一頭袁大禎斬首級二顆捉獲老幼男婦三名口督陣紅旗耿成功等共斬首級二十顆捉獲老幼男婦二名口驢一頭兵丁趙清等共斬首級八百七十二顆共捉獲老幼男婦二十名口以上各官兵共斬首級一千零四十八顆共捉獲男婦六十二名口馬五匹騾三頭驢二十四頭牛八隻陣亡兵李春等九名重傷兵丁趙清等二百二十六名河南後營領兵都司周之禮率領家丁共斬首級八十七顆捉獲老幼男婦十八名口馬一匹驢五頭牛四隻中軍芮嘉元率領家丁共斬首級五十四顆捉獲婦人一口馬四匹驢四頭牛四隻千總張治化斬首級五顆捉獲老幼婦女五口孩子三名馬二匹驢五頭滝世英斬首級十二顆把總顧鑑斬首級十

六顆捉獲老幼男婦十九名口馬五匹騾一
頭驢二十七頭牛十一隻蔣玉林斬首級二
十二顆捉獲老幼男婦四名口馬十匹驢三
十五頭牛十二隻王有功斬首級十六顆捉
獲老幼男婦七名口馬七匹騾三頭驢十九
頭牛三隻梅正芳斬首級五顆捉獲老幼男
婦十六名口馬四匹驢十四頭牛二十四隻
督陣紅旗葉厚斬首級二顆兵丁喬自成等
共斬首級十一顆以上各官兵共斬首級二

百三十顆共捉獲男婦七十三名口馬三十
三匹騾四頭驢一百零九頭牛五十八隻陣
亡兵丁段三綱等八名重傷兵丁喬自成等
一百七十四名本道標下統領內丁加銜都
司僉書來燕禧率領家丁共斬首級二十八
顆親擊劇賊七名捉獲老幼男婦三十名口
馬一匹驢二頭中軍守備孫譽齊斬獲首級
二顆行部中軍加銜守備畢九錫斬獲首級
二顆督陣千總俞冲霄斬獲首級三顆無帶

重傷王三錫斬首級一顆旗牌官王仲斬首級一顆以上各官兵共斬首級三十七顆共捉獲男婦三十名口馬一匹驢二頭重傷兵丁張光熏等三名輕傷兵丁何一林等六名以上各營通共斬獲首級一千三百一十五顆所獲老幼男婦一百六十五名口審明釋放馬三十九匹騾七頭驢一百三十五頭牛六十六隻給賞有功員役其各營殺死妖賊不服割級者難以計數外陣亡兵丁共一十

七名重傷兵丁共四百零三名輕傷兵丁六名等因開報到臣該臣看得景州之役臣到任纔一日耳時津門大師東行精銳全空臣以變在

畿輔被纓無辭選兵往援惟恐緩不及事故飛檄監軍僉事來　　返旆進勦巳而果有三千驍徒尚未過景遂結陣而入妖賊夢想不到膽爲之落而原約黨與亦未免躊躇漸解故能一鼓成擒不俟終日然據報格鬪之傷

且四百餘人陣亡者十餘則豈非一大勁敵
哉弟令稍稽時日五合六聚必且勤大兵之
徵發增餽餉之煩難況勝負莫必又上貽
君父之宵旰乎人臣食祿於朝見義則趨髮膚無
愛何敢言功故臣前疏尚有東事平日併叙
之
請今蒙
皇上命以功當錄叙臣仰窺
聖明式蛙市駿之深意欲借以鼓舞豪杰除真定
道將聽彼中撫臣另叙外若天津監軍僉事
來　雄才允文允武英略疑鬼疑神號令
惟嚴有若風雲之疾指揮一定盡掃妖氛之
蒐此一臣者所當破格重用以旌成勞者也
都司僉書管守備事董世賢三尺屠龍六花
聚米勁氣秋鷹擊隼雄心猛虎食牛都司僉
書周之禮胸藏豹略志奮鷹揚心頭熱血欲
噴陣上英風無雙加銜都司僉書來燕禧談
伏見膽邀擊出奇料敵籌高良平決勝勇冠

信布此三官者所當重加優異者也至於景
州生員劉運開徐九韶投筆而學從軍壯烈
罕儷赤手亦能擒寇謀勇可嘉所當酌量錄
敘者也又如有功員役若監軍道中軍守備
孫譽齊千總王舉道臣稱其功勳最高又千
總俞冲霄斬級帶傷所當與各官兵分別敘
賚而此外陣亡及輕重傷各兵則自有恤賞
不待臣之喋喋矣然平賊論功雖成於道將
而飲河知源則本於督撫看得原任巡撫天

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陞戶部督餉侍郎
畢　清介夙望公忠素心偉略淵涵運用
綵繭抽緒長才雲湧咄嗟旌旗改觀急鄰之
誼獨先同室之救攸賴勛庸方懋旂常臣新
相應特敘以酬勞勣者也伏乞
敕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將在事諸臣酌行敘賚
庶勞臣知勸而士氣益奮矣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九月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題報各兵出海疏

題爲恭報微兵得糧盡數出海赴鮮應援仰慰
聖懷事該臣因叅將管大藩擅離汛地帶領各兵
逬歸告臣種臣查其無糧情眞而逬歸法重於
本月初三日具疏叅劾并陳處置糧餉督發
出海事宜奏
聖旨這所奏處置擅回兵將多合機宜該部即覆
行欽此臣一面候部覆一面牌行督餉道錢
爲迯催官兵渡海事照得管大藩擅回

各兵已經筭給月糧增脩船隻委官押送一
一完備繕具疏奏
聞雖未經部覆而各兵之出海無疑大藩之領兵
亦無疑矣今數日之內各兵製辦衣裝脩艙
舊船應已竣事但天風日高海水將冰若不
嚴督出海無期向來一二倡首謀兵既得其
人即宜速觧處分以免觀望爲此仰道即查
該營各兵衣裝曾否製辦舊船曾否艌完的
以何日祭海何日開行速速具報除本院另

牌嚴催外該道仍差人守催并諭都司文士
銘一路監護毋得零星不相照應其倡首謀
兵亦即審確速觧處分以結前局勿遲時刻
臣又面諭管大藩文士銘將處給糧餉半留
中路方可給散以繫各兵之心免其迸竄去
後續據該道報稱叅將管大藩已於本月十
三日祭海各兵衣裝俱辦船隻新舊俱完即
以本月十八日出海覘風開洋大藩自以罪
重屢辭月糧不敢擅領奉本院諭勉令姑令

文士銘代領出海給與其鼓譟倡首兵丁查
有高陞張龍的係本道當日親見其洶洶潵
潑鼓衆狂逞之狀相應鎖觧正法以徇各軍
等因又據管大蕃具報相同臣又咨行鎮海
前營都司孫應奎覈實該營兵心有無情願
出海的係何日開洋據報爲飛報兵船出洋
事本月二十日辰時據海口巡哨哨官邢慎
等報稱有管叅將下兵船乘風開洋去訖除
譟兵高陞張龍臣覆審正法外爲照管大蕃

之率兵逃歸也名雖請餉實欲颺去時天津
兵備道王　　臨巡鹽御史出巡係定相去
五百餘里率不能歸而少弗防範定成四散
止有餉道臣錢　　在津臣即與計議此兵
若駕馭無術逃而後叅必致爲地方罪案如
近日臺臣所疏及者故外示威嚴而急行該
道速爲處餉然就意八百官兵約筭舊餉便
以一萬六千餘金計也道臣向臣蹙額無措
臣曰且先少管之而後徐益之

國家金錢有限省一分是一分但期事濟耳於
是道臣果自赴海口爲之講折矜僅議處兩
月行糧量補三月舊糧各兵譁然不平群攻
其哨官至於砍傷大肆鼓譟道臣自辰至申
法語遜言脣焦舌敝及暮始先給二月之糧
許以再請於臣臣得報即發兵四百環圖跡
將行勦各兵乃俛首而泣釜魚計無復之矣
然後稍稍增至八個月而兵之病不能起者
凍折手足者悉加揀汰各酌量給以路費聽
之回籍於是共計銀米費七千有奇而較其
原額則所省且九千矣臣拜疏以來猶日虞
其得糧之後或潰散或逗留遣千戶潦爾誠
前往觧餉即加察察但聞各兵自相告語曰
領過糧說不得了要去只願順風相送保得
性命到朝鮮便好又曰上司許我等更番代
替想還有來的日子此外別無餘言故果以
十三癸海十八啓行二十即開洋東指而前
事始及結局雖兵數不爲甚多苐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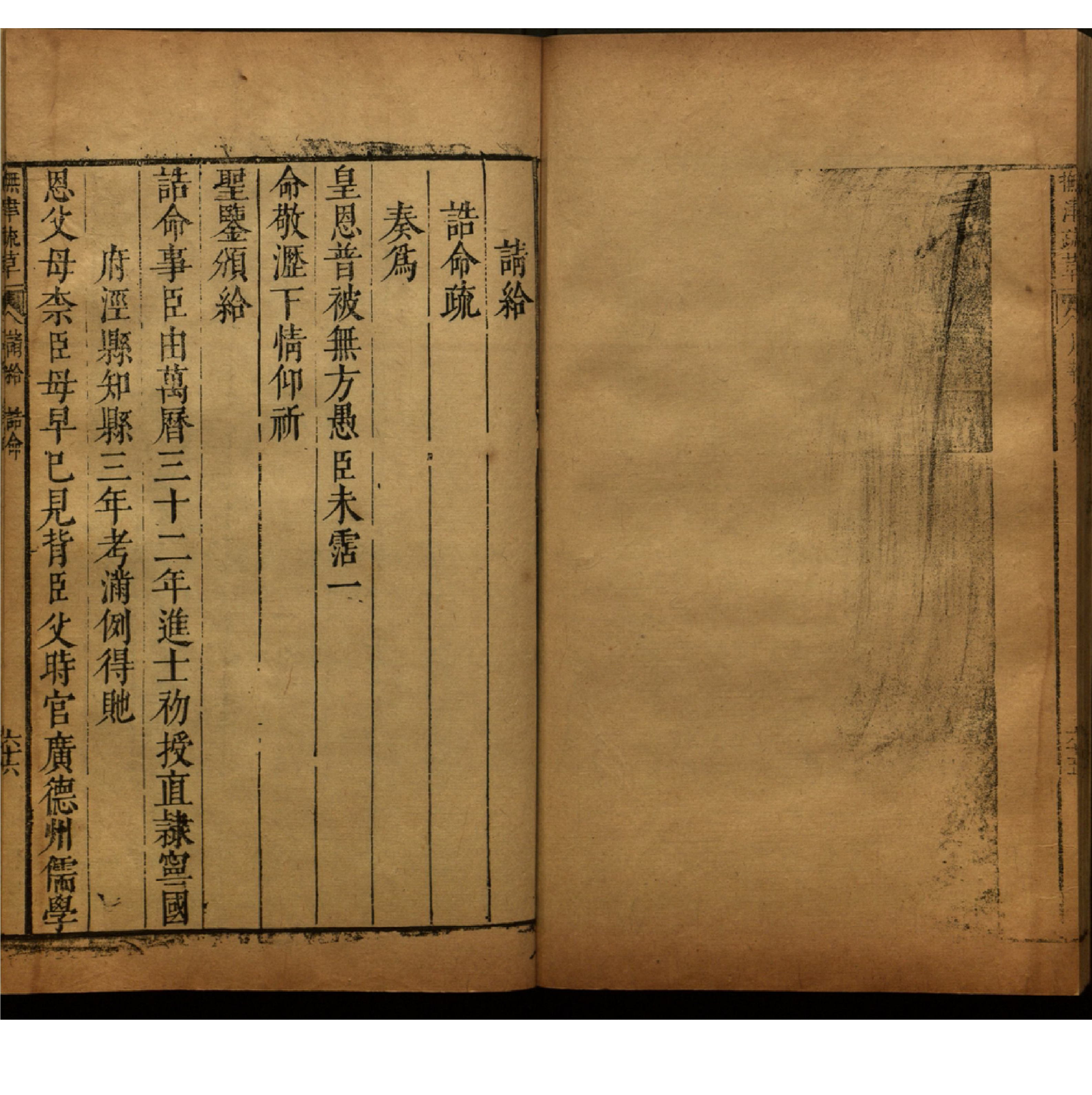
國法凌夷之日愚臣受事之初忽而有此若不能束之就縄驅之使去則臣方來之展布真有一步不可行者且

廟堂之上何日不以海外牽制奴酋爲急務何日不以接濟毛文龍爲先着而臣顧聽其倏然而來飄然而散徒委之無可柰何則臣之罪狀更曷容逭此臣所以日夕凜凜必至各兵安意出洋而後敢寧居也至於月餉之數省近萬金臣雖與道臣錢　蒿目艱難百爾

躊躇然當各兵狂叫取盈之日自非本官以當機應變之才神操縱顛倒之用小則致威重之損大則有首領之懼此固臣所心折而亦不敢不上

聞以見今日尚有鋭意任事之能臣也嗟乎遼事於今五年矣曩圖之關以外但聞怯者懐性命之憂未聞行者虞道路之艱乃究竟總歸於一逖今圖之海以東其來者若共登仙之舟而去者似入屠牛之肆柰時勢又迫於難已

然則如之何毋亦當事者多方計餉以免呼
庚之苦及時更代以慰異國之望庶人心其
稍安乎不然者衆逃既不勝其誅復遣亦未
必可常恐徒虛朝鮮道將之成美而無裨接
濟牽制之實用耳臣故不憚諄諄及之以備
廟議之採擇統惟
聖明裁察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具題奉
聖旨知道了其前後渡海官兵仍先期措餉運給
毋悞接濟實用該部知道



請給

誥命疏

奏為

皇恩普被無方愚臣未霑一

命敬瀝下情仰祈

聖鑒須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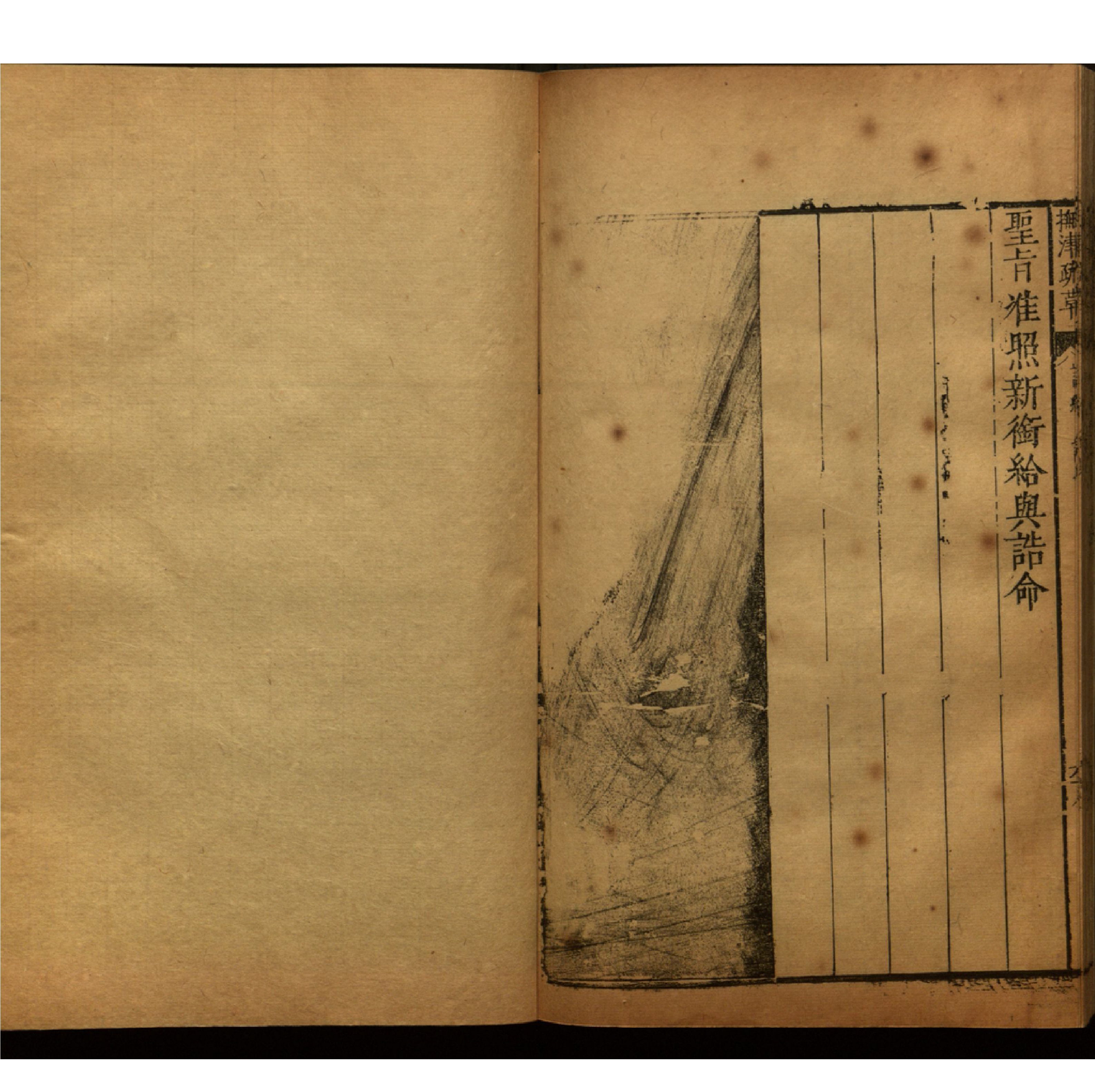
誥命事臣由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初授直隸寧國

府涇縣知縣三年考滿例得貤

恩父母奈臣母早已見背臣父時官廣德州儒學

學正格於例不受封嗣是臣叨
皇祖選取臺郎巡按浙江除以建言罰俸外實歷
俸四年有奇而故事浙江巡按不得於差上
給由必俟回道臣在浙候代日久鬱苦無聊
遂遘危疾因乞病而去次年內計臣出參晉
藩臣父時爲南刑部郎中亦以臣故中考功
法不及降調於是臣一生圖報罔極之路斬
焉中斷臣所以自怨自艾不敢服官杜門却
掃與臣父菽水朝夕聊消罪譴盖五年於茲
矣詎意
皇上嗣服張天置羅起臣田間還其舊官一歲之
中三易地方臣與臣父依依不忍離而
君臣大義又難偃蹇不得已勉强北馭乃未幾何
時輒蒙
聖恩昇臣巡撫天津臣自顧駑劣魂夢皆驚受事
以來稱塞伊始竭蹶不皇何敢言私惟是臣
嘗讀古人書矣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又曰欲
求忠臣必於孝子臣束髮受學念側聞致主

大義通籍爲吏稔知自靖先資其孰非臣父
之教而臣父顧未嘗受臣一日之養未嘗霑
臣一
命之榮有子如此安所用之自
兩朝
覃恩遐陬皆耀光明微秩亦叨
鴻施臣如浮沉仕路當已一再被
命何至今日猶苦向隅盍
主恩非有偏枯而微臣井自寂寞頃見諸臣每行
請乞無不
立允臣以知
皇上錫類之仁原自無方臣謹瀝血陳情伏乞
皇上鑒臣下悃
惟賜應給
誥命庶臣得勉爲人子而自今以後之年皆仰酬
皇恩之日也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月初一日具奏奉



聖旨准照新銜給與誥命

賊方訌遊兵適至兵民雜處種種未安臣隨
爲料理稍有次第則已踰九月矣朔風日急
嚴寒且屆臣单騎從官兵數人沿海躬歷自
津門出葛沽七十里地屬近郊民居稠密雞
犬相聞形影相望然道傍纍纍有阜問之則
昔年備倭所設傳烽之具而今且漸爲平陸
矣葛沽故有海防營水陸兵五千後減爲二
千五百頃調發遼陽千名無一還者兵勢頓
弱而其地阡陌井井即今户部尚書汪應蛟
曩撫天津督營兵屯田處也歲入積久頗供
修船置械之用臣衙門一切公費廪糧絲毫
不派民間盡取此中
國家三空四盡之日所省如許臣深嘆老成謀
國之周而貯財之豫也又三十里爲鄧善沽有
新河蓋由天津運糧赴薊鎮者又二十里爲
大沽始稱海口然去海尚十里臣從小艇出
望水光連天極目無際而運艘由此出鹺艘
由此入襍以漁舟無之商販稽察盤詰談何

容易萬一有警兵僅千五百人其不足恃而
無恐可知耳越日北行沿海沙磧彌漫不毛
日午抵塘兒上是爲寶坻縣屬薊鎮河水入
海之所形勢與大沽無異有津民僑寓此地
曰鄭登雲者來見晋而叩之乃知此地去長
安路僅二百四十里溝澗無阻一日夜可達
而未聞一兵之設臣不覺泚然汗下嗟防禦
之疎至此極也登雲爲言先是倭躪朝鮮
中國戒嚴順天撫臣李頤曾屯兵五百稍苦無

水兵不食鹹時雲父鄭杰爲軍門千總乃請
自領鄉兵戍守而前兵遂撤久之倭平鄉兵
亦散臣見登雲明習故事議論慷慨頗爲地
方所推服且原係糧運加衛守備因屬以仍
修舊防雲亦無辭日暮抵蔡家庄居民十餘
戶煮海捕魚爲生土室泥床腥蝦腐蚌咯不
知世間有美衣甘食事詰以沿海烽墩之制
終不置對臣聊託宿其中夜半聞有聲如雷
疑爲潮濤遲明起視則狂飈怒號沸波山立

輙有運舟隨風沉閣沙灘者遣土人往偵船底分裂桅柁俱失糧料水手已付波臣夫一舟所載雖僅數百然司餉者不知幾許拮据而無如天意何藉令沿海有兵或救援於未敗之先或撈挽於既敗之後何至聽其不繫坐視喪亡也時風霾四塞臣行約十餘里迷惑失道立馬久之霧霽而前抵一村庄曰施家陀乃覓人導至神堂舖日既晡矣從役皆饑求食無門而遼人顧有避難其地者見臣懽然羅拜如未曾有臣憫茲異鄉孤囷土著不必見容因爲之撫諭移刻始趋見河忽覩道傍一木頽然剝蝕囬環熟視審其地形疑爲昔年敵臺之遺及停驂見河訪之果爾然則昔人綢繆亦何嘗不預而后乃廢墜也但地屬豐潤非臣所得問耳見河雖逼臨海上而河身甚窄僅容數斛之舟海船可望而不可入惟秋潮間抵崖下然視前塘見上未免稍緩矣自是行去海漸遠地多高阜可耕

青草蒙茸而綿亘三四十里盡委荒蕪臣念
寺臣董　奉
命屯田汲汲如建鼓求亡顧恨未有以此地告之
者及今正可圖也過此則爲黑洋河聚落三
四集皆家以百數蓋鹽商囤鹽運載之所雖
海口相距四五十里而口外原自可泊故北
路之防定當以此爲汛地焉進之而爲望烽
卽黑洋河所通而亦有口出海名曰淋漓河
運艘回空往往借徑以避外海之險第黑洋
衝而淋漓僻故談者率不之及又進之則爲
兎兒陀地不甚廣而林木蓊蘙屋瓦鱗次稍
可着目斯爲樂亭入界之始時行役數日人
馬皆罷遂勉支而前投止栢家庄卽長蘆鹽
運司所轄之越支場也此地去高勝舖凡四
十里漁者於夏秋之間編茅爲屋以蔽風雨
冬寒則棄去運舟至此失風擦沙者數數有
之而泊不能也二十五里爲蚕沙口又十五
里爲劉家河皆可通海連年突闕若有天幸

焉更前四十里爲馬頭營有青河營官劉文
運領軍百名駐防而永平更番調礮火藥百
兵不成防況更番耶此與烏有何異望石臼
坨月坨如在几席間曩時監軍僉事來
議可屯兵今則樵採絡繹若履平地非虛語
矣傍有鹹坨無河而海舟可登亦一險也又
二十里則灤河河身殊寬薊鎮諸山之水聚
而東注
國初數有倭患騷及內地要害可知而今固晏
然視乎臣足跡所及見聞所得實止於此蓋
此爲灤州地臣
勅書所載過此則無與耳臣召營官與語防禦事
本官稱沿海原皆有墩烽每墩軍五名民壯
五名以承平日久盡數調去其當修復無疑
迄灤州且鳩工矣臣復語以海地甚廣官兵
勢不能遍其間有巨室世族將令自爲守如
鄭登雲故事營官謂此亦無難第一經州縣
則有查點之苦小民所以惴惴臣知其意業

徑行示諭與百姓為三章約極簡而便州縣一無所涉人皆欣然蓋自奴酋奸細遍於關內而承平較多乃家無三尺之挺五寸之鉄貧者思逃富者亦曰逃已視廬舍為逆旅而灤樂景色既饒且庶第令奴知单匱之形既如彼則生玩沃饒之實又如此則生羨設有意外寧但藉寇兵而賫盜糧故在今日之嚴防禦莫先於固人心而在今日之固人心亦惟是祇防禦第灤樂名雖臣屬而實隸順天

則事權大輕鞭長安及馬腹況豐潤又隔中路而統轄各別則血脉不貫遥制必嫌越俎故臣所能者但有整理舟師出洋會哨而海岸敵樓烽墩則須順天撫臣嚴行各州縣力為修復庶聲息時聞而備禦可施乎此大沽以北海防之大都也至於大沽之南起草頭沽盡鄭家溝中間海舟可泊者惟起口辛家鋪兩處耳雖遠隣山東之海豐而實皆滄州之境內往關白之役墩臺鱗次經理極備今

雖什亡其七八猶有存者前撫臣曾行修葺
而將官以地在海濱足跡不至聊循故事少
加塗飾空糜芻肉之錢僅同塵飯之戲臣一
走視浩然長嘆業嚴加督責期以竟工之日
再行親驗當可不虞漫應茀窮海絕域率苦
無水朝出汲而日昃始歸民居寥曠動踰數
十里臣身經困乏止渴無梅可望馬餒何棧
堪戀彼戍守之卒安得時時檢點令無輕去
其地乎故臣另疏議駐多兵於起口者亦以
瞭望於陸不如哨探於水也臣之此行冬
幾及半月晝則凌霜踐氷夜則桅魚抱蝦凥
逢楊岐數哭阮窮因而稍窺崖略但昔之修
防也原爲倭而不爲虜急在南而不在北而
今東奴爲患勢必開頭於三岔揚帆於近關
則永平有剝膚之憂而津海爲桅戈之日臣
區區之愚竊不敢謂奴之必不舍長而用短
或亦無短長而竝用而綢繆之計萬萬不宜
詳於南而略於北自當合南北以交備用是

披瀝上

請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行順天撫臣將灤州樂亭豐潤寶坻一帶沿海墩臺責成道府刻期蚤修而海洋出汛臣區畫已定所不敢辭若南岸水陸兩防自臣職掌臣祗奉

勅書拮据整理無俟言矣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更置閩營裁冗疏

題爲閩船既備閩營當定敬陳汰冗末議仰

候

聖裁事臣惟閩兵之募原以防守天津後雖有接

濟朝鮮之議而兵已至津門臣不得不料理

其事初以原船板薄釘稀竝無龍骨三千勁

旋懼深蛟鱷臣乃爲之募民船造棚營展轉

數四始獲起船加工柰地方不產木植所須

材料舊皆買之南來漕艘而今歲以東盜之

梗其來後期逡巡久之臣有心若焚無策可
施近兩月之間始得鳩工庀材臣那二千金
爲大修三四十船雖人衆船少尚須酌處然
見在帆檣如雲鯨䑩避銳庶幾乘長風而破
巨浪可進可退惟所命之矣第領兵將官自
遊擊侯銳革職之後已令都司楊聯璋代領
其衆而又有單維階亦以都司並處營內夫
兩雄不能一棲自古記之今兵權盡歸聯璋
則維階便爲贅員而鼾在臥側聯璋能弗踽

躇卽聯璋毫無城府在維階自嫌羈居倘微
懷衷甲維階豈容舒展況本營原有兩翼之
分一爲聯璋所素馭固网二三其志一爲聯
璋所新轄保無左右其袒臣爲之熟思將留
楊而去單則單之
欽命方新且楊實善下亦不樂有此形迹將主楊
而副單則楊之事權不一然單實可用亦不
宜投之閑散曾牌行兵備道臣王　議詳
亦有兩大不相使之說臣恐兵心搖曳於下

觀望成兎解之勢兩將互猜於上比月操同室之戈則無如分營各轄之爲便矣或者曰三千之兵不能兩營千五之營不堪一將是不然盖本營原有兩守備焉夫守備之去都司一間耳以兩守備分之而又以兩都司統之不幾羊十而九其牧瓢一而百爲輿乎臣以爲有兩都司而兩守備之缺可裁也裁兩守備而兩都司之分彌便也且不獨此也臣自入津門見司農措餉之艱萬目無復之計

惟有裁冗一節可移養官之費爲養兵之用故兵必五百而後設一官而一切諮謀賛畫督陣隨營名色盡裁不用煩覺事有專責之局人無躍冶之思閩兵纔三千而把總十員則官苦大多多則不能皆賢而無否既敗羣之可虞多則未免廣侈而濫費又縻餉之無數故臣謂毎營僅可三把總而此外亦應裁去計裁兩守備四把總而歲省千金之費其利猶小自守備把總裁而營規一清營政一

肅使三千之衆無携心於不繫之舟而惑志於多指之視帖然相安則津門卽不受閩兵之益而亦可免於閩兵之害矣查本營原有左右兩翼之號今既分爲兩營當正其名曰營而不曰翼而楊聯璋先爲右翼守備原與右翼兵相習既不便調之居左又不便名之爲右則不如改稱前營而覃維階所統之左翼改爲後營斯名正而言順一以尊

明旨一以消凌躐所不敢不上

聞以明更置之槪如此伏乞

聖明裁察

勅部施行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參劾將領䟽

題爲將官束伍不嚴騷擾驛遞縱兵潰散合行

糾參以明軍法事據天津監軍道山東按察

司僉事來 呈稱本道蒙本院題

准調發天津山東營都司劉永昌官兵二千員名

河南營都司周之禮官兵二千員名毛兵營

都司董世賢官兵一千員名本道親率都司

來燕禧下家丁一百五十員名往山東協勦

妖寇於七月二十六日啓行三營陸續上道

劉營先三日去訖本道同周董二營及親領
家丁魚貫前邁行至東光縣忽聞景州告變
隨奉本院及真保撫院飛檄進勦遂於八月
初五日將隨行兵將星馳破賊蕩平妖黨已
經兩院
題叙在案比時山東營劉都司先期至兗毛兵
營董都司奉
旨戍景本道爲善後事宜料理數日先遣河南營
都司周之禮統兵急赴東援隨率家丁追上

於二十三日過汶上縣有署印縣丞張邦士
呈稱二十日有都司周之禮前至本縣西關
住劄共騎馬一百五十匹有都司管下中軍
姓蔣不知名令前站兵石國寧袁可久李存
讓黃得秀石之紀劉得勝汪進孝王得祿徐
世英徐賛明張元李之倫王應魁等進新橋
驛需索壓馬錢凌詈驛丞李萬化不忿縊死
等情到道本道即差人急拏被犯官兵則無
一人在者及細訪事情略知頭緒遂趕至新

嘉驛遇周都司詢問驛丞縊死緣由則云渠係久病身故至詢問中軍姓蔣者何人則云千總蔣玉林也至詢需索有無則云職行在前彼行在後全然不知本道答云爾爲統兵官豈有兵士索詐驛官自盡而付之不聞者且近來驛遞苦累異常署官遍處申愬後來上司查究誰執其咎計莫如斬一爲首者梟示驛門一則可以禁横卒一則可以肅軍行而周都司𠥶脇退避不肯從命本道竊慮軍方在行東援正急而畀狀未白先斬營兵恐非所以安衆心也俟東事告竣回津議處亦未爲晩及鄒滕既復兗冦悉平劉營兵士原係山東招募先曾奉部院批准寧家嚴限還津而周營原籍河南遠者千里不便徃還勒其即時上道本道率家丁先回至津等候於本月初八日接得周之禮呈文内稱本年七月内蒙牌命職前徃山東協剿妖冦督領官兵前徃兗州府鄒滕等處勦冦今巳平息卑

職於二十六日起身於二十八日行至東平州不意各兵口稱原與山東毛兵三營同來勦寇毛兵營景州留防山東營准假回籍河南兵壯已經勦寇少有微功獨往天津嗷嗷衆口卑職即傳諭中軍千把總等官嚴加約束外但各兵一心不肯前往欲盡法恐兵心不滿欲督行則勢不可挽思貳者無之柰何緣係緊急軍情不敢容隱理合預先稟報伏乞轉達等情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三軍司命全在將官而將官能否全在紀律都司周之禮統三千之衆不能逐隊成行令其後先星散致悍卒索壓馬之錢蒙殞官之議固已奇矣及至事竣師還又不克督率速歸沿途覬望甘為河上之逍遙罔顧軍前之期會伎倆可知溺職安解即景武之微績可書乃兖府之乖張莫贖且兵既離心歸將何用徒糜厚餉曷任干城合無姑聽其回籍生理原領安家銀兩移文彼處該管衙門追完解津另

行召募汝上原呈中有名人犯嚴提至津分別正法其都司周之禮或以貳勲寬其一面或以小誡令其大懲相應量度功過速行參處則軍法大申而後來知鑒矣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周之禮之領兵東援也在臣未任之前臣故不識其面目後因武邑盜起監軍來

督兵進剿而之禮與焉事平之後臣據

塘報且爲

題叙盖其時勝剿正急欲藉以鼓銳氣於方新冀廓清於旦暮耳豈期之禮東兵無法未著戰勝之能先干驛騷之議新橋驛一事駴人聽聞夫汝上原係極冲自有征妖之役輪蹄如織尤爲難堪查前任撫臣畢 所給之禮馬牌止於夫八名馬六匹並無百五十匹之多而部下各官敢行恣縱無端勒索虛張乘傳之焰致殞驛官之命雖云之禮前邁無暇反顧然使師行有紀獨不能戮一二不用命者以徇於三軍乃甘寂寂爲猫鼠之眠也

則之禮之威令可知已況其統兵回津行次
東平忽稱兵欲西歸勢不可挽此何爲者謂
功足恃乎則不若董世賢之於景州劉永昌
之於滕鄒也謂歸有例乎則永昌不過乘過
門之便世賢猶自作景州之戍也謂假可請
乎是必請之允而後可成行未聞不經請而
巳先潰也兵如泛舟各倏聚而倏散將似土
偶任自縱而自橫則之禮之威令又可知已
且軍中戰馬騾駝火砲甲仗爲數頗多爲費
不啻大兵既逸典守爲誰精銳業無可問器
械又委若遺不知之禮之罪何辭可自觧免
惟是各兵不候明文散歸原籍情殊可恨法
尤難容據監軍道臣之議謂當追其安家另
行召募臣恐赤棍無措終成畫餅今且移文
本處撫按限以十二月之內有願歸伍者姑
免深究如其否即追安家觧津以憑募補其
中千蔣玉林等官不能東兵致令生事汶上
脫走東平容臣逐一提到處治乃若周之禮

身爲主將而號令不行軍紀不肅伏乞
勅下兵部重加議處雖景州東兗獲有微績想亦
不能相掩也臣曷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催請兵餉疏 十月
題爲津兵兩月無糧脫巾可慮懇乞
聖明急勅該部刻期給發以濟燃眉事臣惟津門
一鎮草創新設地不屬於州縣責實兼乎水
陸自去歲召募至今陸兵五千水兵四千五
百而又有援兵赴防者客兵假道者大約二
萬餘人除前遣山東會勦四千未還今之張
哺而仰給於津者標營三千正營二千水營
四千五百江南營水兵新改陸兵一千福建

營三千新到淮兵營三千景州戍守營一千共計一萬七千五百而官不與焉其淮兵新到方請糧於戶部未報若各營并景州戍兵一萬四千五百蓋從來月月支糧於津者自十月以起戶部餉銀並無給發今且兩月矣臣向欲具疏叩

閽而餉司臣于　已差人從臣衙門索馬牌領餉臣謂其旦夕可到故未敢輕瀆

聖聰不意日延一日至今杳然臣於三、六、九日下營練兵見各兵有僅夾衣單褲者有餓病不能興者有迫而脫逃以去者甚則有不敢逃而自經以死者臣徒恃甘言相慰勞要之塵飯塗羹何以療饑臣受事以來各兵未嘗一日休暇建造營房按期練習各兵寂無譁臣亦與之約曰糧餉不繼本院之咎今兵既遵臣約而臣不能自踐其約即令各兵真願爲臣死而臣亦自當媿死況諺有之一朝無食父子無親何有於臣今天下所在養兵所在

急餉然或有郡邑庫藏可暫移貸或有事例
馬價可少挼濟津門原係軍衛非郡非邑臣
衙門廩費人役工食不過取給於節年屯田
籽粒之餘而今已一空臣且無以自給兵之
嗷嗷何處可相通融去歲冬間月糧偶爾不
繼前撫臣畢　不得已那兵部募兵銀一
萬七千有奇湊發取償戶部分毫未與及臣
今日募兵之銀盡矣曩嘗議請增兵五千後
不蒙
聖允臣亦罷念者正謂既無募資又乏新餉故不
敢以煩聒瀆戾然詎虞舊餉之缺一至此乎
臣之在津任人所不能任之勞受人所不能
受之苦常恐心血一空陰陽相犯必有溘先
朝露之憂然而手口拮据日夕不倦者毋亦
謂
主恩隆重時地艱難狗馬可竭何容自愛今當事
不念臣而聽其巧炊徒摶萬一庚癸一呼臣
罪滋大卽臣自分齏粉無恤其如

國事何爲此披瀝上
請伏乞
皇上速勅該部將本鎮冬季三個月月餉即日給
發少解目前之急如謂臣不能以畫餅果饑
兵之腹臣甘罷斥以讓能者統祈
聖明裁督臣曷勝激切哀籲之至
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再催兵餉疏 十月

題爲兵糧不繼臣愚束手懇乞
聖明亟勅該部蚤解倒懸以重危疆事臣日以津
兵兩月無糧具疏叩
閽意俟得報庶幾可藉目前乃詢之餉司臣于
云前次請餉本部止許三萬以當十月十一
月之支昨聞新餉僅得一萬又向舊太倉那
湊二萬尚不知何日始到臣爲透體俱汗錯
愕久之葢津門主客各兵月支餉銀二萬餘

兩今兩月弁發則非四萬餘金不可而數僅
三萬尚費那移何以結目前之局况十二月
又轉瞬乎臣見各兵嗷嗷不堪悉索製器買
馬之銀得七千餘兩復借海防舊營剩存臘
月餉銀二千餘兩又借福兵安家銀四千餘
兩又從蓉司主事郭　借糧料銀一千兩
又從清軍同知盧觀象借屯糧銀五百兩盖
合津城之衙門無處不請求無處不搜括然
後有此遂無米暫放然各兵尚以不得十一
月爲怏怏也即三萬率臨前借一償後支仍
空稍延數日便應與臘月共給臣安所得黙
缺成金之術以厭此萬四五千人之腹乎又
况淮兵索餉急如星火彼以前途久未領糧
衣食俱缺一旦給與便當二萬臣不令停舟
津門正亦虞其人衆餉多無可措處然六七
十里之地來亦誰禦倘相率而號呼城闉之
下臣將胡以應之津門名爲有兵而盔甲器
械戰船馬匹百爾缺乏臣日夜督工置造遣

官收買總之倚前六七千金爲命今一行借
出則匹馬不入百工罷局臣有束手待盡耳
夫師行糧從自古記之以堂堂之重鎮而無
數萬金之夙貯耤令奴虜叩關羽檄交馳徵
發朝聞旌旗晝動試問兵可無行糧否馬可
無草料否三軍可無犒賞否卽有韓白之籌
孫吳之令而欲得人之死力臣未見其可也
臣遭此窘苦憂心如焚念
國家帑藏空虛舉朝嵩目苟可勉支奈何以煩
聒取當事之厭惡而今勢已極矣力已竭矣
大聲疾呼非得已矣倘蒙
皇上憐臣
勑該部速發餉銀十萬兩窮冬可幸無罪如其否
臣七尺之軀捐以殉
國固自分之然如
國體何爲此不憚再瀆
宸嚴伏乞
聖明裁察臣曷勝惶悚流汗激切哀籲之至

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這兵餉緊急着該部作速處發

邊臣四難疏

題爲邊臣有四大難
廟筭無一可恃懇乞
聖明釋恃圖難以無悞封疆大計事盖國家封疆之事至今日而破壞不可言矣遼陽一役
祖宗數百年櫛風沐雨之土地盡淪於腥羶數百年休養生息之黎民半化爲侏儺九塞精銳空作無定河邊之骨四海膏血徒成東流不返之壑蔓延于今奢酋縻爛於西蜀安孽鴟

張於黔省荼虜蠢動於延鎮而自邁聞香等妖賊盤據蹂躪於齊魯之郊莫不攻城掠地喪師損威說者以謂此皆封疆之事封疆諸臣之責也夫人臣而職在封疆封疆有事安所辭責然臣靜言思之今日封疆之臣亦大有難焉者何言乎一曰人心難固自東方變亂加派頻仍流離困苦民不堪命故論畿輔津登之人心則日夜惴惴於奴之來而不固論腹裏奸雄之人心則日夜盻盻於奴之來而不固至於轉相傳播互爲煽動而惴奴之來者其怯難壯盻奴之來者其悍尤難制也一曰懦氣難振自承平日久兵不習戰東師數出動遭覆沒故見賊而遁者魂亡於奔北之餘未見賊而懼者膽落於風鶴之盛加以召募不精撫練無術則雖飽歷沙場難作三鼓既竭之銳而初入行伍尤難望一往莫禦之概也一曰格套難破精神有限既用之以調兵食必難分之以給應酬而譏讒可畏則

腐心於京朝津貴之撿點體貌相拘又耗神於文武屬吏之周旋一事動經數請尚虞異議一令不啻再三仍是漫應手口徒爾拮据軍政實滋廢墮其下交而一切申嚴已覺徵色發聲之難施其上交而都無照管且恐傲僻恣肆之賈戾也一日呼應難通兵無餉枵復何以荷戈戰無械空拳豈堪禦敵舟車非旦夕所成火藥寧砂土可充而錢糧隸於戶工給發竝無定規覥面懇請則二三十萬其取如携隔壑奏討即三四往返終不勝齒用之如泥似沙反覺多多益善徒為程薪數米未嘗少少見原急來緩應似狙公之賦芧大聲疾呼眞沿門之持鉢甚則功罪無分情緣為政赫赫譽起於交游寂寂名沉於孤介益至此而邊臣之難極矣兼此四難而封疆之展布不必問矣然謂其難遂不可轉乎臣不敢以為然顧天下皆知其可轉而皆不能為之轉獨

皇上能盡爲之轉而今日實未見其轉夫使轉之
早一日封疆早一日之寧謐轉之遲一日邊
臣多一日之束縛倘其因循如昨下茹荼而
不吐沿襲相安上充耳而罔聞嗟汎舟以汎
流井胥溺而胥沉臣殆不知封疆之所終也
頃者半歲之間邊外音塵俱斷關門警報寂
若有識方深不測之憂庸人且狃目前之安
況
皇上高拱大內諧媚爲逢將毋謂東土雖殘不過
偏鄙腹內雖動僅同疥癬行且睹蕩平行且
奏恢復金甌全盛夫豈足慮此必
皇上有所深恃而後可臣試歷計之恃兵乎南盡
閩廣西盡川陝調募非不勤也然而烏合之
衆能禁鳥鼠之竄否恃食乎上極
御帑下極雞豚捜括非不遍也然而江海之積能
當尾閭之洩否恃文臣武將乎巡撫印纍纍
監軍綬若若總副叅遊秩濟濟建置非有靳
也然而蟒玉之榮尚方之賜曾收一戰之勝

否恃寧前有西虜之守廣寧無烽火之驚乎
彼狡詐不常之性谿壑無厭之慾匪惟倏來
倏去莫保一朝之固抑慮小賞大索終貽難
繼之憂也恃朝鮮有犄角牽制之勢各邊無
携我助奴之虜乎彼積弱不振之國何策而
不恐跳梁不馴之衆覬釁而思動匪惟一臂
之效不可妄覬於海外猶虞不時之警且將
突發於近塞也然則
皇上之所恃其窮耶或者曰
祖宗德澤深厚有基無壞臣不勝手額大願苐者
祖宗朝時政未嘗有闕失也或又曰
皇上聖智天縱多福無疆臣不勝手額大願苐想
聖智中作用猶須倍奮勵也然則
皇上安得不釋其所恃而更爲之圖耶圖之維何
亦曰圖邊臣之所難而已臣願
皇上亟築壇而簡上將將勇則兵精足以衛民良
民無吾屬爲虜之懼而心固亟肆赦而寬征
輸賦寬則民安奸雄無藉口鼓煽之端而心

固亟罷遠募之詔使市兒行乞不得混入以
閭旌旗之色亟嚴訓練之法凡虛憍綿脆重
加汰處以精熊羆之選而又亟下之令曰閫
外之事君命有所不受爾邊臣其悉心料理
朕不惑盈篋之謗不問三違之咎毋疲心力
於照應卽朝議間有異同要須力求其是毋
為遷就毋嗟淹欝所屬故以虛飾相蒙不修
實戰者治無赦又亟下之令曰軍前脫巾可
虞徒搏無當爾各部其定經制於先其鎮兵

幾何餉幾何器械舟車幾何按籍而發毋後
期毋缺額朕不令邊臣苦庚癸之呼如以闕
供致悞軍機者罪不貸如是而後無不振之
懦氣無不破之格套無不通之呼應所謂轉
其難而使之易邊臣乃得鞠躬盡瘁無辭於
封疆之任耳然其吃緊尤在
皇上之執法蓋今天下所共患者無如議論多而
成功寡也金錢糜而着落少也兵無事而善
譟有事而善遁也此惟法足以制之故以法

課功何功功不速以法淸餉何餉不淸以法馭
兵何居常而敢譁於伍臨敵而敢潰於陣而
無柰有一種姑息之說深入於當事之膏肓
故
廟堂之法廢
廟堂之法廢而封疆之法不得不與之俱廢稍加
振刷便譏刻核畧行鋤治便議恣睢夫刑亂
國用重典自古記之今
國家何等時乃令邊臣處多㐫多懼之地而有
畏首畏尾之苦臣恐中庸祗以闒茸糜歲月
卽豪桀亦且心灰氣短褁足而不肯前矣頃
閣臣孫　　曾條議及之而未見舉行臣故
不憚撫拾臣叨
皇上非常之恩畀撫津門亦所謂邊臣而有封疆
之寄者不揣狂愚漫疏及此得毋嫌於自爲
但事勢急在燃眉若更爲緘口不以徼
皇上之寵靈他日試而不效誰實尸之倘謂臣言
大謬無當邊計臣願乘此未任之日早

賜罷斥免致覆餗亦
皇上所以自爲封疆計也臣曷勝激切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七月　日

此疏未到天津遣人馳上相知有謂未任言難恐涉規避後到任遂不便上及受事半載無語不應然後深悔當時見止者之非而自爲計之不審故附刻於此然此弊與邊事相爲終始卽當日言之亦無救於積痼耳

揭帖　附

天津巡撫右僉都御史李邦華謹　揭職接

邸報見

工垣郭黙于掌科有理學要在體認一疏責

備

總憲中多隱語職未及悉除與職不相干涉者職無容贅但有云逆知妖焰之職入便欲裁近郊之牙闘職思近郊牙闘非他過津是也職到任後有告職者謂

總憲曾發登津撫臣宜裁之議間有揣摩此語
似爲職地職因訝人情善疑
總憲公忠無私柰何遭此不白之疑掌科所云
其猶爲流言所惑乎其猶以職驚心妖焰不
敢前趦而
總憲故倡裁缺之說以爲職弛擔之地乎職當
道路不通之日紆回數千里觸炎冒雨重趼
前來赴任非逗遛觀望以趍裁缺之議者人
必諒之
總憲觸事納言原無所爲人亦必能諒之况職
任後
孫相國有裁通州之議
尹工垣掌科亦曾以此議見之條陳意豈有所
爲乎
總憲職之同里人職髮未燥時舉業道學之師
也何敢欺掌科掌科或以裁缺之說自他人
發之爲忠自
總憲發之爲私裁他缺則爲忠裁津缺則爲私

亦自無惟但職受事以來勉效心力未嘗規
避亦似可無煩掌科之揣摩耳倘謂職實
總憲門人欲藉此以坐職則職亦不敢辭矣謹
揭

撫津疏草

吉陽李邦華

條陳兵政疏

愚臣待罪五月兵政略窺一班敬陳行間實務
仰乞
聖裁以便確遵事臣書生也生長南土不習兵戈嘗
皇上擢臣撫治津海地非郡邑刑名錢穀之事毫罔
相關涉兵僅數千訓練約束之方微能亦堪表
見臣所以不敢控辭黽勉祇役然正惟郡邑原

題更代戍守疏

題爲春防正急戍卒宜更謹將津門第一勁兵發赴關前以備戰守事項歲廣寧失守山海震動徵兵之檄一日數十下而天津相距爲近盖嘗挑取一軍往而戍守前撫臣有半年踐更之議臣去秋初任正值其時緣山東會勦津兵全空雖尚有標正二營叅招募新兵殊未可用故不敢以防禦爲故事輕行遣發而關門秋防方殷前兵難撤遂遷延久之及

催餉疏 八月

題爲兵餉不續駕馭術窮懇乞

聖明

勅部速發以銷亂萌以存軍紀事臣嘗謂治兵之法無他謬巧但臨事而不逸於陣無事而不譁於伍即稱有制之兵然欲使之不約而自固不戢而自靜亦非難事也惟我有以安其身而果其腹即又何必縶其足而鉗其口萬一更有狂不逞之徒二三其念借端生釁則

無法也遂無可分任之郡邑而猥瑣鄙細盡憑手
之拮据正惟兵將原無多也遂無可簡拔之將
領而戎馬器甲率本寸心之區畫日乏再食之
暇常至戴星夜罕安枕之眠每起待旦臣才實
拙遲事無粉飾綜可得而更者不敢以疑畏消方
銳之朝氣事必漸而集者總期以邁往惜未雨
之寸陰鉛鈍無當於一割自知甚明迂愚偶畢
其千慮有懷輒抒謹將戎政急務逐欵悉數惟
皇上垂聽焉

一曰定兵志自有東事以來兵之見賊而潰者
志未定也臣初入津門聞各兵以守津爲詞
有言東征者輒譁萬一關門報警飛檄徵調
此輩驅之不前何所用之不幾同乘軒之鶴
乎夫鴻鵠志飛而翱雲外騏驥志馳而騰千
里若無其志與斥鷃駑駘何異故兵無強弱
志到力隨臣任後每日於觧驗新兵必先諭
以出關殺賊願者方令提鐓試力不願者不
收自是兵稍稍知臣意所在因下令營中樹

一出關殺賊之幟聽願者立幟下否則去之已而卒無一不立幟下者臣復限以細思三日各於冊內親筆花押已而卒無一不親筆押者當此令未布時人皆謂衆志難一一涉齟齬便苦收拾臣思無此舉則兵爲排優之戲餉爲塡海之沙故不得不於受事之初亟亟行之用以新其耳目悚其意慮蓋自是兵之精脆未可知然桴鼓一援或者可必無低佪於私家而逍遥於道路矣

二曰束兵身津門草創建鎮兵皆烏合雖存什伍之名誰識營陣之制欲合併訓練則襍處四外約束既窮呼號莫應而瞋目語難時懷躍冶人言兵爲民擾豈曰無因臣議建營房又苦錢糧夫力物料種種無措乃不得已捐臣衙門奔走之役率先畚挿令闔營介冑之士齊供版築亦有爲臣難其事者寔兵素驕逸未必用命然臣謬謂勞力原易於捐生負土寧難於對壘若今日不能令之從其易他

日又何以責之當其難惟是設法鼓舞多方勞來各兵乃欣然趨事每十房爲一連房處五兵二房爲一什十房爲一隊至於磚石木植採辦極艱臣一一自行督理而後五六千人之營房馬廠始以兩月而粗就即食鍋水缸皆爲經紀令什伍相聯兵將相識分綫合操舉足而是縱食貨必需貿易難廢臣將爲之設軍市不令以無故而窺城闉一步庶幾操練可施而兵民各適乎乃若錢糧每間費不及一兩六七錢而弘廠可久者以所用皆兵力故費省功倍臣非別有點鉄成金之術也惟是官房未建終是缺事臣以費無所出倍爲躊躇近因東事會勅監軍道臣來辦還事故兵餉銀一千五百兩原非正項聽臣支用頗足以竣此役稍俟春和便爲擇地建置庶幾一勞永逸之長計矣

三曰嚴兵律自古名將治軍未有不主嚴者故孫武之斬宮妃穰苴之誅莊賈盖兵律所制

雖貴弗假也臣入津查各兵籍貫茫無可考
日日報逃數數作賊而水營爲甚鋭意捕得
二人又有一自景州陣上逃者一爲刼盜倡
首者一朝下令悉誅之其情稍輕者割耳遊
營人心始稍稍震悚知軍法之不可以嘗試
也第非常之原臣亦不欲數施以來屠伯之
誚其後有犯僅以輕重細打然欲得其用必
難縱其奸今時日未久便覺狠子野心又復
思逞長此安窮鼻繩不入手中而覬此輩赴
湯蹈火之無恤談何容易且津門五方雜處
風澆俗險一種奸惡之徒慣造蜚語變亂黑
白顛倒是非熒惑人心加以兵無峻法訛言
一倡紛擾立見臣職專軍旅安得不戢奸未
然而使地方有雞犬不寧之憂乎故嚴之一
字終不敢諱火烈難犯人免死焉未必非兵
之福也夫寧惟兵小大將領束兵無紀習爲
偷惰猶鼠之瞯匪朝伊夕臣諄諄誡諭口血
欲乾若罔聞知近方得一二嚴整之將而其

下便苦束濕夫使法不行於官又安望能行
於兵此後中千等官絃轍不更急則託病解
職以求倖免者臣自有軍法從事之
簡書在盖國憲久弛人情積玩欲起沉痼之痾難
用温凉之劑臣斷不能事姑息僅以一罷斥
了當矣

四曰理兵械書之言征戎也曰善敹乃甲胄敿
乃干無敢不的鍛乃戈矛備乃弓矢利乃鋒
刄無敢不善盖未有自衛無具而但以徒搏
後精銳者臣嘗考
二祖以武功定天下兵皆鉄面鉄靴馬皆鉄甲承
平日久盡失其制津鎮草創尤爲無備驟行
製造物料既不湊手委託又苦乏人金錢滋
糜朽鈍罔濟臣爲躊躇憂煎計無所出乃於
衙門之内集諸匠作二百餘人以千總謝有
功監造而躬行督課每一械先造一式嚴督
不離頃刻以精好爲主式成而計工若干用
料若干較之往例無不一一以當二然後照式

製造不論工而論械所省無筭苐時日有限不克速就則又遣千總程德等直走山西之澤潞因其鉄炭之蕪而鳩工焉然猶懼遠難卒至也則又悉索先年備倭之餘一切朽甲殘矢委弃蠹蝕之物從頭整理寸鉄再成利械敗布盡充實用於是甲仗弓矢火藥神器多者踰萬少亦千百庶幾可供一軍之需遲以時日爾見完備而士卒不苦於空拳矣

五曰分操練兵之精不精係於操練之生熟世皆能言之而問所謂操練不過布陣列營分合奔走三四回吶喊幾聲放炮數十如傀儡之登場似嬰兒之學鬪如是焉已耳及逐一抽驗則執火器者不知裝放高下執鎗刀者不知身手步法執弓矢者不知遠近俯仰以此臨敵雖膽可包身安所恃而不恐恐則迸敗其所也諺曰藝高人膽大故壯膽之法無如習藝臣令營中每月以三日合操以餘日分練操即前所謂布陣列營令其耳聽金鼓

目視旌旗進退有序坐作無譁者是也然而不可以言練也練之法以火器爲一類弓矢爲一類鎗刀襍技爲一類火器有把弓矢有把把高不盈五尺廣不盈三尺非如今之比試故事也打射期於中鵠非如今之到把作數也鎗則以對刺而辨高下刀則以交擊而定工拙又非如今之單用無証也苐火炮弓矢爲長器鎗刀棍鎲爲短器長者能施於數十百步之外而窮於數步之內短者可用於尋尺之近而不能及於數丈之遠又必令人習二藝長短相兼始以一而教十繼以十而教百蓋前此營中匪但無精藝之兵亦且無教兵之師又匪但無教兵之師亦且無督師之將近多方招徠多方鼓舞乃有次第臣每以三六九日赴營中親簡校行賞罰假之時日定有可觀决不至令各官兵之悠悠居諸坐糜廪餼而無當於緩急之需也苐操賞之費毫無所出前任撫臣屢請不報臣今更何

言惟有百計節縮劑量以少示勞來而提衿
見肘之狀固難言之矣
六曰嚴逃補津兵之初募也南北東西之人無
不可與惟時亦報有籍貫取有保結然籍貫
止憑其口供誰暇辨其眞僞保結僅買之市
棍豈復包其後來所以逃竄相繼幾於月無
虛日試執原冊而追保戶即保戶已成烏有
若據報籍而問州縣則州縣盡稱亡是騙去
安家衣裝未已也又拐去器械本兵旣逃未
已也又誘去同夥臣眞無策而處於此今但
有隨逃隨補隨補隨查之一法臣訪得募兵
之弊有賄囑將領求進而不論勇力者有此
人代頂解驗而彼人食糧者有口念籍貫如
流而原非其質者臣置鐓教場每以三六九
日入營練兵即行招兵其來投者先令提鐓
而後令報籍南人遼人一概不收惟眞順保
河四郡始收入伍一面行文原籍州縣取結
第充兵之人多非馴謹里鄰親族常恐以逃

見累抵死不認者有之臣再三審實別令什長同本兵實文徑回本籍令其里鄰親族眼眼相見無可推調然後取州縣印結回報庶本兵將後之逃否雖不可必而逃尚有籍可稽終難漏網至於見在舊兵亦以此法行之先令百總查隊長次令隊長查什長又次令什長查伍兵顧中間有榆林宣府大同等處應募之兵一去即不可復追臣實莫能禁其足則有作長歌以發其良心嚴刺字以銷其逸志亦庶幾萬一之救藥耳

七曰重將權各邊巡撫皆有標兵精銳攸聚而總鎮所統別為一營津門亦有標正二營之號向者總兵張繼先在事臣問以營將優劣至標營不能對但云尚未識面安辨姸媸細察之總兵方仰鼻息於督撫標兵豈受約束於鎮臣頤使警報一傳大兵齊出標營亦聽總鎮調度其時將不識兵兵不識將器手未習胡能制勝不幾以封疆僥倖耶臣今將見

在津兵均爲二營其一名標營者以原題中軍程九萬領之其一名正營者以原任遊擊周義領之而新改總兵爲副將則兼而統之軍前有事兩營聞於副將副將轉聞於臣臣有行必下於副將副將復下於兩營其水營亦如之則標正無彼此之分而副將之權益重上下成臂指之勢而相與之脉亦貫臣反覆熟思未能易此第周義未註實缺程九萬以守備而領中軍似應加銜則恭候

勅部覆行酌議以重營務者也

八曰旌義勇臣六月赴任過揚州有友人郭孔陵叩臣所携親兵幾何臣語以未得其人苦乏募費孔陵因舉所善休寧布衣程宗猷監生程子頤者勇敢任俠子弟數百人皆以力藝擅名一時當事屢聘緣未得所依不肯輕出臣浪負虛名渠所嚮慕一聘可至不費公家一文臣知孔陵義俠有智略語必不謬乃以尺函遣千總張文煥往仍作書新安郡守

休寧邑令以禮促發然臣時業入天津但聞
宗猷等將次啓行遣官迓之不意妖賊之亂
滁陽一帶所在戒嚴遂有藉盤詰爲奸利者
時宗猷子願尚駐南京先發百餘人渡江而
池河守禦官果以妖賊相目拘禁數人於是
百餘人者深悔其褁糧赴義而反得妖賊之
名悉已散歸宗猷等僅携八十人就道間關
艱阻兩月而後抵津其技擊器械固津門營
兵所望而震焉者也臣念
國家數年募兵糜餉無筭宗猷等憑臣數行之
書不領安家不支行糧自製衣裝自携器械
臣給以火牌二紙亦不塡用寧自備長馬而
行卽此八十人之費已踰千金況其散歸者
尚百餘人乎臣喜得此義勇以壯軍中氣色
卽欲爲单
題一官而宗猷等力辭謂以慕義感恩而來第
願隨臣進退不求官達臣嘉其志而於心有
所未安勉給守備劄付顧邇時武職之輕幾

於爛羊此何足爲義勇勸所願
勅部一覆卽宗猷等終不受官亦令世間知
國家多事之秋尚有赴義勤王之民四海之大
必有聞風而興起者倘亦今日激勸人心之
一助乎
九日杜占役夫有一官便有一官之事有一官
之事便有一官供事之人人役何可廢也顧
將領各官有事未必能摧鋒陷陣無事頗習
於養尊市重往往占用兵丁少者數十多者
百計而就中便未勉有名無人目領月糈以
潤私槖此弊業遍中外牢不可破一遇査點
非詭開差遣疾病則臨期雇倩代替耳兵數
之缺實本於此臣衙門舊例每日亦用選鋒
六十人擺圍夜用八人執燈顧以爲壯威則
官威不生於兵也以爲防奸則大奸非兵可
防也而此六七十人者閑曠逍遥且倚衙門
而生事擾民害莫大焉臣一名不用悉發還
營以爲營官之倡卽三六九日下營訓練亦

盡屏儀從相隨不過數役然後禁將領之乘輿定跟役之多寡酌官爵崇卑之等審事權煩簡之宜除副總兵所轄者廣千人之中撥十人以給事其參遊定限以廿四人都司定限以一十六人守備定限以一十二人中軍千總定限以十人分司千總定限以八人皆於兵外召募不得以兵充數致空伍額而每月之初三必掣點各兵一次以驗虛實其逃故不報者重懲之時時覺察即兵有間缺餉無冒支亦庶於欺罔之故習稍爲轉移耳

十曰修馬政津兵五千馬僅千計而一歲之內倒炮四百加以東省會勦河南一軍所喪百餘而馬廐幾空矣臣爲此懼亟發銀三千五百兩遣官於口外市馬僅得二百五十匹而尚未中程買馬之難如此查向來兵苦無房故馬亦苦無廐霜天雪夜無非露宿馬之易斃實由於此及其斃也不過追肉臟銀三兩而一馬之費已損其十之三矣况赤身窮兵

三兩肉臟何時可完則有未完而迯者故者一總付之逝水甚則又更領一馬暗扣料銀以補前馬之肉臟而併後馬亦相繼而斃者倘不大爲更張歲報倒斃歲費買補安得有源源不竭之金錢以實此漏巵乎臣建造營房即於其傍造馬廄專設養馬官二員朝夕查點以六馬共攢一槽草料皆官親驗馬令兵養不令擅騎每馬置一小木牌總貯於將官之所有差則本兵領牌取馬無牌則養馬官不准發馬而馬腹可果馬力可惜馬自是可無瘦損其有以病斃者臣爲定賠馬之格每倒一馬議價十二兩合營均派每月於月糧內扣出即買一馬以補原馬之額其養馬本兵止追皮肉則今日八九百匹之馬即越數十年而長存衆擎易舉兵皆樂從惟是冬間草束宜預夏間放青當廣臣計津城三十里之外一望荒莽極堪放牧而顧踼馬於無所得草之地食既不克性亦不舒是宜於三

月以後青草漸茂令一兵領五馬而官督之
出就草塲但寧遠毋近勿害民田至九月仍
收還營每兵一名限於白露後取青草千斤
可供一馬月餘之用以佐買草之所不及斯
固馬政中必不容不議者也
以上十事臣之所已行者如農之有畔焉朝
夕經營不離職業之尋常臣之所欲行者如
農之望歲焉早夜引領總祈申飭之
明旨第兵雖無多而餉則宜足天雨鬼輸巧炊既
窘於無策馬騰士飽賈壯豈出於空拳此在
廟堂之上應有長籌當不令三軍指枵腹而呼庚
愚臣消渴腸於望梅者也伏乞
聖明裁察臣曷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正月十七日奉
聖旨兵政久弛這所奏各欵振刷鼓舞具見宏畧
依議行程宗猷等義勇可嘉併其餘都着該
部即行題覆



查叅罪弁稽延疏

題爲罪弁稽延可駭奸弁後期當誅懇乞
聖明速勅渡海接濟另逮正法事八月間管大藩
領餽兵回津乞糧臣惡其擅回具疏糾叅有
亟服上刑之語時已羈大藩於津候
旨而以中軍楊應暘領兵以都司文士銘監護不
意應暘偶病垂絕各兵不受士銘所統乃復
令大藩往然臣疏中原云到鮮之日兵有所
屬另行逮歸明正憲典不少寛大藩也及大

藩開洋有報過廟島有報臣以爲計日抵鮮
可無慮矣忽接邸報見登萊撫臣袁　海
上孤臣潛師久駐一疏內一段言管大藩逼
索津餉逗遛不進守凍皇城島等語蓋所據
者文士銘之申報也然士銘從無一字報臣
臣爲愕然卽差人往查去後嗣接登撫咨文
乃知大藩之遷延凍阻情形固眞而士銘之
後期不進罪狀尤甚也臣一面行海口都司
孫應奎再查士銘出海之期一面行監軍督
餉二道臣再查大藩士銘逗遛之故據餉道

叅政錢　會同監軍僉事來　呈稱文
士銘一援遼千總舊經院因閫兵無統以士
銘加銜都閫率師東渡爲毛帥聲援嗣後部
覆閫兵仍用閫將則士銘無尺寸之樹徽都
閫之榮眞厚幸矣本院因其倖獵職銜無可
報効遂以監護名色押管兵渡海優以厚犒
委之事權朝受命而夕就道銘宜何如報稱
者乃管大藩之兵以九月二十一日出海旋

復颶還遂於廿三日開洋東發而士銘尚縮朒津門逗遛不進其望洋蒐消視大藩尤有甚焉安能逐管兵之帆影而得不於十月中旬始追隨於廟島乎大藩既見士銘之船趑風疾走何爲二弁又聚首皇城而作守凍之計若大藩意在觀望難施催督亦應申明登撫加之紀律乃埋頭孤島直至風勁氷堅始有添糧之請斯果監護之責也乎津鮮渡海三千餘里給與三月之糧九旬中數日便風即可方舟彼岸乃延捱坐食欲比擬管兵之舊餉竟成何語士銘行時本道撥取管營水手十二名以供士銘之鼓棹見有大藩中軍揚應嵩開報花名在卷乃謂自僱篙師又將誰欺且士銘領船二隻皆購以重價官費修艙數十金何煩稱貸而肆造騙端也管兵初歸久苦饑餒所欠經年之餉津帑無應衆兵同聲請益聚蚊成佛未著鼓譟之形即正渠魁之典乃謂餉道不能過其窘辱此不過借

兵性之悍以寬監護無律之誅飾管將之驕以卸延捱不進之罪揑貸銀募役之說以與加添行月之糧貪而狡矣今先給三月之餉旣已糜食無餘而獻歲啓行之期又當於氷泮之後安得津門之銀源源相續以供此逐路逗遛之兵將乎或登萊撫院憫其孤懸海上量給三月之糧俟春月立促開洋責取毛營收管以結前案則本官之罪尚有可原倘再濡遲抗玩大藩士銘竝以軍律從事等因

又據都司孫應奎呈稱查得八月十九日都司文士銘前來據稱代管大藩營理營務比時錢餉道亦在放糧各兵不服士銘督東隨於是日回衛後管大藩於九月二十日督率各兵開至海口候風至二十三日五更開洋去訖文士銘於本日巳時方從陸路到海口其自僱頭柁與發行日期等情職實不知等因到臣臣因是而嘆兩弁之無法眞不可以常情論也蓋管大藩以戴罪出海文士銘以

監護蒙委一則宜有畏法之念一則宜有立
功之志其聯艅竝進豈顧問哉乃據大藩報
以十月十二過廟島去皇城島未甚遠也何
以遂弗進而前而必於守凍此其觀望逗遛
罪外益罪無可言矣顧臣所託以監護大藩
者士銘也令其同發以便督促匪令其留後
徐爲追遂也倘士銘朝夕不離即大藩逃遁
安施昔齊景公使莊賈監司馬穰苴之軍約
日中會於軍門及期穰苴先至莊賈晩至苴
遂斬賈以明軍法士銘雖武夫不知書應亦
聞此使大藩不速行則士銘宜督之督之又
不行則當急聞於臣別議處之未聞大藩先
已揚帆於海矣而士銘猶流連於津當得何
罪査士銘奉委以後僅一見臣雖給賞花紅
皆以瘡疾辭未嘗再面臣亦第信其偶疾耳
而其中軍官周嵒其弟文鑑日日來見特大
藩擇九月十八開行臣詰周嵒鑑亦日十八
同行藉令無頭柁缺修理試問八月十九以

後九月十八以前士銘何不亟請於臣而顧待大藩既去乃藉口於修艙之不足水手之不備耶夫海外行舟無分晝夜安有灣泊士銘如一意急公則必徑抵鉄山何暇追獲大藩於廟島又何暇追獲大藩於皇城然則大藩廟島之掛帆皇城之停舟固自遲留之實據而士銘廟島之追及皇城之相守寧掩次且之眞情至於大藩給餉七月原以償其役過而中巳半裁士銘給餉三月止以資其赴

鮮而原無不足此何可以例論而最可恨者捏稱十月初十方得從大沽出海尾大藩而追其後而不知十月初十臣正以巡海親在大沽並無士銘之跡何得作此臺語盖二舟之情臣知之矣在大藩夙不諧於毛帥而今復仰面故深懷躊躇因借阻凍爲規避之計在士銘原欲專統藩兵而今止押護又自愧失期故圖洩忿於脫卸之中夫臣之遣士銘也原以經略之擇人而使用之能爲大藩重

亦詎虞其縮朒不前先自輕以來大藩之輕
至共逍遥於海島之上而竟虛接濟之急務
哉總之坐糜月餉覬望違制二弁之罪不可
輕重查得大藩中軍楊應旹尚無恙其材自
足以統兵何必大藩士銘中軍周旹亦無恙
其人便足以押護何必士銘伏乞
勅下兵部轉行登州撫臣量給糧餉責令楊應旹
領兵赴鮮周旹押之以取獲毛帥收管為據
其管大藩文士銘俱行逮歸正法以終臣之
前議庶海外之望不孤而玩法之將知警矣
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該部即與覆行

分發淮兵疏

題爲謹遵

明旨分發淮兵以資防禦事臣接邸報見登津監

軍御史游　一本爲奉

旨奏報淮兵應援之期及奏船處餉之艱以懇

聖鑒事奉

聖旨這淮兵渡海分防前後月糧都着於東省題

留新餉內支銷不得分用帑金胡維寧着領兵

赴關增練應援見在天津三千兵着津撫調赴

緊要海口防禦該部知道欽此除不關臣職掌
者臣不敢及但所謂見在天津三千兵着津
撫調赴緊要海口防禦此臣責也臣莊誦
明旨再三曰防禦則非令此兵之無所事事逍遥
閑曠者矣曰緊要海口則非聽此兵之擇地
圖便往來自如者矣曰調赴則又不得令此
兵之坐駐津門而一惟臣之所置之矣臣思
赫赫
王言敢不詳愼而就臣所轄之海則南起鄭家溝

北至灤河中間海口之冲僻固臣頃所目擊
而足踐曾具疏入
告者也藉令舉三千銳卒投之緩急不關之地兵
心懈矣而於防禦何居臣熟計之大沽以南
定非狡奴入犯之路即哨探萬不可少而重
兵亦不必駐今之所患惟恐旅順三岔一帆
破浪則倏忽而達關前倏忽而窺津門耳故
與爲防於南無寧防於北惟是樂亭之馬頭
營灤州之銀行柳兩地相去不過二十里皆

冲區也查昔年倭患此地曾宿大兵今以三千人駐之亦非非常之原也况乎合之即聯艅一口不厭其多分之又唇齒相依不虞其寡或以月陀爲出入游衍之地則蔽靈盖廻於海外或以秦王島姜女墳爲上下偵探之所則呼吸常通於咫尺南則以三百人會哨於大沽月必一至而失期者罪北則以三百人會哨於南海口兵必咸集而不至者誅計無便於此者而說者曰大沽之北若塘兒上黑洋河淋漓河等處孰非要害柰何忽其近而騖諸遠而拘拘於馬頭營銀行柳也嗟乎此正愚臣之所積籌而深思者也今日防奴雖所在無一可緩而畢竟以關門爲最急盖關門震則內地與之俱震關門固則內地無之不固天津去關六百餘里勢同臂指詣共安危故臣嘗有言急關門乃所以急津門豈區區數千之衆私之近地便足自衛馬頭營銀行柳二地幸皆臣屬而去關僅二百里臣

念防津無若防關則此兵近津無若近關且自樞輔鎮關以來：：切綢繆業極周悉惟山海以內陸則撫寧一帶水則灤河一帶正為關門密邇之地不嫌藩籬數匝之厚淮兵水兵也銀行抑灤河也居常而艨艟相望旌旗蔽空即奸細偵知必寒膽於後勁之有備事至而徵發難已羽檄星飛即片晌揚帆可賈壯於先登之無惧此臣所以仰遵

明旨審量數四而始為定議者也至於師行則糧從兵由津發糧宜由津支第駐兵地方原屬永平里道實近非如津之相去數百轉輸為艱也津糧原無舊額永平總支新餉共為

朝廷之公事同出內部之解發初非有所趨避當無分於彼此則以後各兵月餉合令造冊於永平道移會永平餉司放給以免奔馳離次之患者也臣草疏已畢方欲親至獨流查點兵數之虛實船隻之堅脆與夫盔甲器械之有無多寡而都司蔣文士以各兵至臣從教

場中細加點驗官兵三千一十員名各兵即懇求較藝臣因其窮日往反百二十里之程時不能及遂止之至於查其船隻頗皆堅固堪用不必大費修艌其盔甲器械旗幟火攻亦多有備不煩補給惟俟春仲凍解之日責令鼓棹長行前赴汛地而已伏祈

聖明裁詧

勅部施行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旨這淮兵并船隻器械既堪防禦便依議派發仍不時稽查訓練務濟實用該部知道

自陳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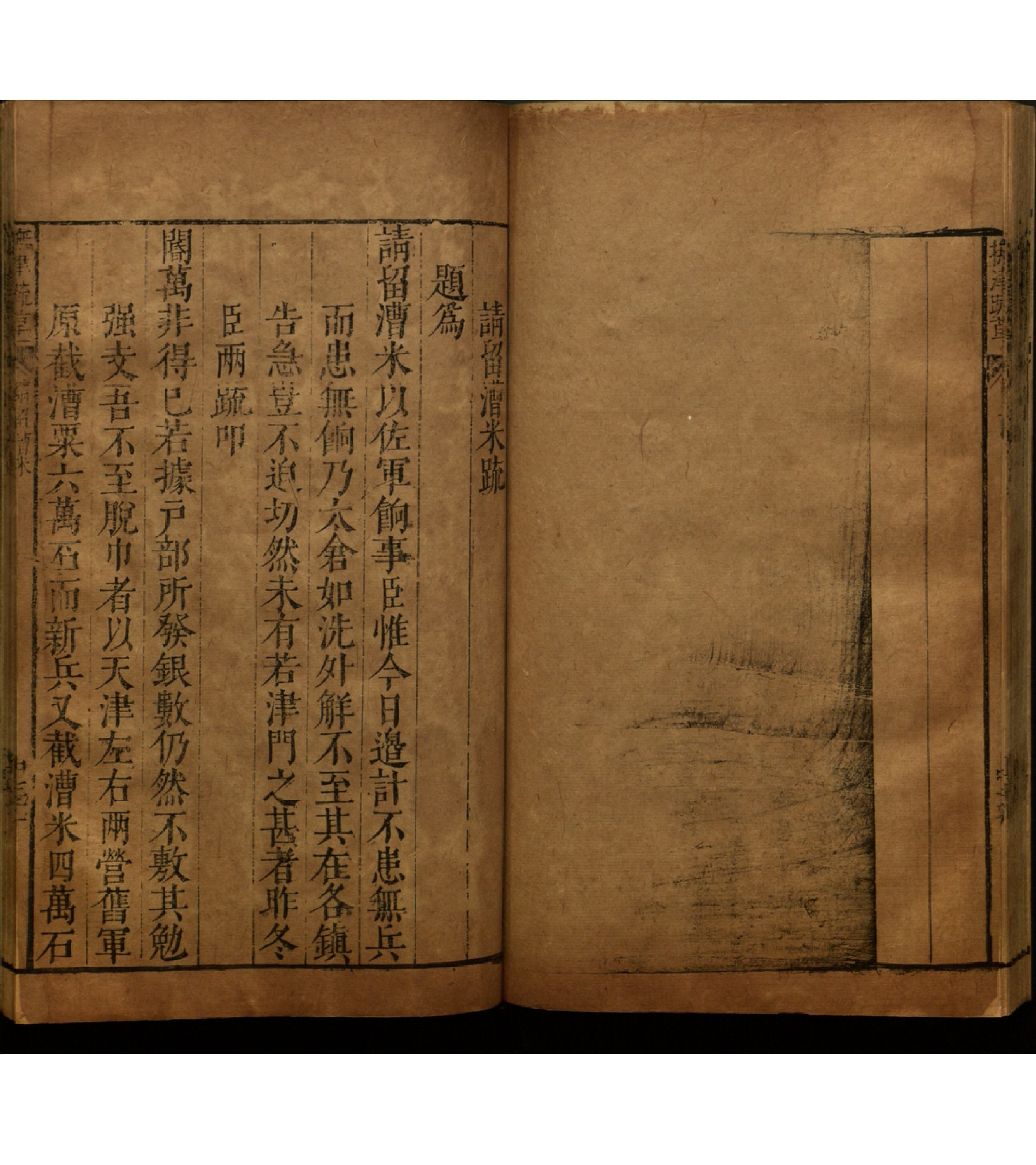
奏爲自陳不職懇乞

聖明

俯賜罷斥以重計典事職由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初授直隸寧國府涇縣知縣三十八年行取考選山東道御史巡按浙江四十五年陞山西叅議致仕天啓元年起補山東叅議調易州兵備二年陞光祿寺少卿旋陞今職伏念職通籍雖巳廿載歷官未彌十年作令罕赫

赫之長立朝之隆隆之譽賦才既拙每懷滄
素之羞涉世未深卒蹈履錯之咎况復授之
節鉞畀以封疆似爰居之駭鼓鐘若蚊虻之
負泰岱詰戎無術空丹許國之心滅賊未期
漫白憂時之髮誰謂鯨鯢不鼓浪海上之風
汛原自靡常矧茲犬羊正窺藩津門之綢繆
敢云皆預嗟居諸之惟邁愧尺寸之罔功適
屆計典之森嚴寧容尸位以倖冒平生循省
既瘝曠難質於獨知歲月虛糜卽褫斥敢逃

於
國憲伏乞
皇上察職罪狀
俯賜罷斥庶薰蕕無同器之嫌而精別烱官方之
鑒矣職曷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正月十七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請留漕米䟽

題爲

請留漕米以佐軍餉事臣惟今日邊計不患無兵而患無餉乃太倉如洗外觧不至其在各鎮告急豈不迫切然未有若津門之甚者昨冬

臣兩䟽叩

閽萬非得已若據戶部所發銀數仍然不敷其勉强支吾不至脫巾者以天津左右兩營舊軍原截漕粟六萬石而新兵又截漕米四萬石

逼臨無支餉兵或給小米則以一石爲率或
給大米則以五斗爲率而另行找銀故幸及
卒歲然就今計之除左右舊營軍不論外新
兵主客一萬八千餘人三月之餉放過米三
萬石有奇所存無幾正月而後瓶罍一空矣
耤令內鮮源源兵實利於得銀臣又安事持
籌其如時勢艱難方來盈縮未敢逆睹倘銀
米兩値其乏將調停爲之立窮胡可不慮頃
者巡漕御史趙　以漕艘回空之艱疏令

天津盡留五十萬石而苦無地可囤故督餉
侍郎畢　止議留二十萬彼三十萬者仍
令赴通上倉臣
請於此中得留十萬石此後給散兵餉月月銀米
相兼可以延至十一二月與新漕相續若用
之不盡今歲又可減截不必爲一成不變之
法蓋當貯藏罄懸之日而劑量於有餘不足
之數以上紓捉衿下鮮呼庚亦無可柰何之
計耳臣從衙門中理舊牘見前任撫臣有本

折蕪支之䟽行道覆議尚以兵不願米而願
銀爲詞臣今
請截漕糧於兵心寧無相拂而躊躇
國計不得不爾伏乞
勅下戶部覆加酌議能留十萬之米便減七萬之
銀盖於此有三便焉兵既得米即銀稍愆期
不苦枵復其便一米既多留即銀亦易措不
煩仰屋其便二十萬截留即船不久延及蚤
回空其便三想該部之同然不待臣辭之畢
矣臣曷勝引領俟
命之至
天啓三年正月十七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歸併水營疏

題爲水兵雖已成營信地尚無確屬謹酌議歸併仰乞

聖裁以肅戎務事慨自奴酋犯順遼陽蚤陷時

廟議恐奴長驅不專在陸而兼窺水故有津鎮之設以防海也而北人罕習海者於是調南兵若浙粤等營不一而足然皆陸續徵發出海津門曾不得藉半臂焉於是前撫臣苦心召募得肆千餘人分爲鎮海前後奇三營而題

都司孫應奎守備左之武把總林有實領之其奇營爲林有實所統兵號玖百後營爲左之武所統兵號千餘然一駐天津近城十里許一駐近郊四十里許盖去海近者八十里遠者百餘里於防海之義未盡也惟前營爲孫應奎所統者兵約千五百人泊舟大沽地屬海口臣親至其境見海口空曠四面無險南通登萊北接榆關盈盈一望浩淼罔際萬斛之舟出入數十百若晨星往戌戌巳亥間

倭寇朝鮮中土猶爲震動曾設一副將領水陸官兵五千艨艟畢具防守玆土名曰海防營自倭患既息前兵半撤而副將亦罷今僅除都司矣顧昔之防倭猶在藩籬之外且止東南一路而今之備奴竟在門庭之內又合東北兩途然則此地之不可無重兵無宿將豈待智者而後決哉都司孫應奎持重謹客前撫臣所簡拔克勝厥任柰兵皆烏合訓練實未而盔甲器械船隻之需亦緣錢糧無出

措置尚缺臣甚愧之夫以茫茫大海僅此扼
要卽千五百人一可當十猶懼緩急難恃矧
僅象人而用之幾何不以疆場僥倖臣低徊
躊躇不覺透體汗下適今不爲更張將月餉
空糜實用何裨臣愚以爲當合三營爲一營
盡發大沽嚴行挑選諒可得壯丁三千餘人
部署既定勤加訓練而臣爲親覈焉第各兵
兀坐海口外洋聲息何繇得聞查南北海洋
各長三百里有奇南盡鄭家溝而起口爲適
中北盡馬頭營而黒洋河爲適中今淮兵已
發馬頭營矣必於新兵三千之外再挑三百
益以舊海防營兵二百合爲一軍以駐黒洋
河又將江南營兵五百獨爲一軍以駐起口
往來會哨上下如織遇有警息小則領兵追
襲大則傳烽轉報而大兵整搠相待又急則
移會海防舊營卽便策應斯於臂指相承之
意呼吸相通之脉庶幾有當不至星散瓜分
罔相緊屬無事而詭冐歲月有事而觀望掉

臂也至於營兵旣合營將宜定計惟孫應奎
優爲之若後營守備左之武奇營把總林有
實銜其才品似非孫儔赴調別用一惟兵部
裁酌苐自津門以至大沽百二十里舊皆設
有烽墩烽軍而人煙或踈或密烽軍若有若
無何如將揀汰不盡之兵量留二三百名統
以一千總官遊哨其間亦足以備傳警而護
運艘緝河盜而安商旅伏祈
勅下兵部覆加查議倘臣言不謬將鎭海前後奇

營歸併一營卽以都司孫應奎統之其南之
起口北之黒洋河分兵駐汛碁置星列內河
巡緝另設遊兵而守備左之武把總林有實
別聽候用請
旨行臣遵奉施行將海口有重兵海外有哨探內
地有遊艦庶幾整餙有下手之處而海防非
空寄之名矣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催請糧餉疏二月

題爲汛防難緩月餉踰期懇乞

聖明

勅部速給以濟急需事臣自去歲十二月兩疏

請餉情苦詞迫兩奉

明旨戶部亦勉爲臣速發四月之餉臣屈指二月

以前庶幾無虞不足不意河南叅將翟子勲

營兵久戍山海乞歸頻數不得不議更番而

每一更番糧必倍給頃發山東劉永昌一營

官兵數僅二千然以二月廿日起行必預領
三月月糧則二千人一月而費四千人之餉矣
況官兵各有行糧成例具在則所增又不止
千餘人之餉矣且兵駐津門餉必兼米米之
所給減銀十分之三而以更番啓行勢難運
米則米數減而銀數加一加又踰千餘人之
餉矣向之所謂無虞不足者今悉計之而少
萬五六千金臣急促督餉員外于　請於戶
部葢二月初旬事也意早請必早至詎調今
已三月而前銀竟杳然乎據差去領銀官役
報稱掛號已畢而新太倉王主事傳示無銀
可領此寧其獨靳於津但津兵已急望梅之
想而太倉猶作蓄艾之見則臣將安措且今
何時也海上風候惟春夏爲此往彼來之常
期淮兵三千臣
題發馬頭營津兵四千有餘臣歸併大沽此皆
出沒波濤捐性命之重冐鯨吸蛟瞬之險豈
容揭腹而往臣爲竭日夜之力經營船隻料

理事宜既防各兵之逗遛又慮地方之騷擾唇
敝舌焦寢食俱廢而乃以無糧之故稽之河
干衆志難一羣口易譟該部倘亦爲臣計及
此乎又況在津主客官兵尚有出此七千餘
人之外而嗷嗷待哺者乎萬一天未厭禍海
防有警此數千精銳原恃之以固吾圉者而
一囘所倚臣罪不足誅恐令臣有詞矣伏乞
勅下戶部速爲處發二月巳掛號之三萬金更卽
速給三月應發之三萬金庶出海之兵不以
低囘妨汛務而在津之兵不以饑饉生洶動
臣不勝翹跂然臣因是而重有感焉師行糧
從自古記之
國家止急兵而不急餉如頃者臣
請截漕米十萬而部覆僅准三萬六千計口授糧
至六月而數盡矣以後部銀可常繼乎臣爲
該部通融其所不足而該部爲臣及斬其所
有餘臣口血已乾不能再呼懇乞
天語叮嚀接濟俾邊臣無束手待斃封疆之大幸

也臣呂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三月　日奉
聖旨這防汛各兵月餉着即與措發該鎮請截漕
糧准再分留五萬石本折通融支給該部知
道

十一月滕郤蕩平監軍僉事來斯行身履行間目擊情形歸言都司劉永昌氣肅風霆令震山嶽其麾下兵丁驍健非常勇敢當先臣聞之神色飛動至臘月而永昌果以全軍還營臣進之與語其志甚遠其識甚朗其氣義甚勇決但微有鹽車自傷意臣勉之曰

朝廷以東方有事附髀而思頗牧丈夫患不為傳介子班仲升毋患為唐易老李廣不侯也永昌欣然而去臣時方走書山海言於樞輔欲有所用之而樞輔業知其人但念破斧缺斨之後金瘡未愈重研未息一旦復責各兵以戍守似非人情故邊巡未便啓齒然伏而思之關門何地今日何時奴逆跳梁於河東音塵久隔西虜驕塡於關外刼殺時行藉令我有必勝之兵則奴可圖虜亦可馴如其否恐三韓之恢復未期而金錢不足以厭犬羊之谿壑也臣頃見樞輔疏調九邊家丁心甚服其得策第四外星散竊虞聚集之難驟即一

朝烏合亦恐器手之未調永昌兵僅二千其投石超距猛氣實類於貔貅而兵將素孚承使相安於臂指且臣閫之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故治兵揀將與其用而後試不若試而後用永昌勝鄒之後夫既有所試矣可謂習矣關門有樞轄之提挈撫臣之揀練桓桓赳赳想弗乏人然論試與習永昌亦可用矣當此春防正嚴之日人情洶洶臣何敢愛一永昌而不以爲關門佐緩急之需耶而或者曰山海甲士如林大將如雲永昌抵關未必能脫處囊之穎永昌去津便似巳失左右之臂奈何不自爲津門計乎是不然今天下共急一關門耳何有於津況津之於關呼吸相聯安危與偕寧得別生畛域縱使關前無需此兵而食芹之甘負日之暄亦自盡臣區區之一念豈有戾焉業於二月廿日發兵前往其糧餉稍稍加給益以犒賞俱如往例惟是去年翟子勳之赴關也前撫臣曾以遊擊

題加叅將并及其中軍加以守備奉有
俞旨見爲成例矧永昌平妖山東厥功獨著頃見
東撫
題叙有二級之陞則目前即先加一級與以遊
擊戎銜並非分外其中軍鄭廷選亦當樹功
剿妖叙疏有名相應量加守備伏望
皇上
勑下兵部速爲議行庶勞臣知勸而勇氣益厲乎
然而臣猶有請焉今之議者皆謂不苦無兵
而苦無將似矣然將非其人則兵苦多倘將
得其人則兵又苦少以永昌而僅將兵二千
殊覺未盡其才臣嘗欲爲之增募三千人并
入本營加之訓練則如蓬生麻如金入冶耳
目心志不約而自胥于將莫耶惟型所自出五
千之衆可當萬人他日以此軍爲前鋒以圖
恢復臣知永昌之必能辦賊也但臣株守一
隅錢糧無措心長力短躊躇中止然每見永
昌解補一二新兵無不精鋭又極嫺熟心知

此舉之宜急卽永昌亦言滕郊之役幾以兵寡深入後援不及而致僨非得五千人不能自成一旅獨往獨來時分時合今關門不患募兵之無費而樞輔撫臣又實憐才之有心當不令永昌之不暴所長也則臣計祗爲迂而臣言祗爲贅耳至於更番一節原有成議臣近已募集毛兵二千人以爲方來永昌之代而時之久近尚難預定一視關門事勢之緩急而臨期以

請若翟子勳戍守日久暫應回津休息亦所以體人情而需後用也統祈

聖明裁察臣咼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三月　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督發閩兵疏

題爲督發閩兵出海以資防守以備進取事昨歲閩兵三千初秋抵津以兵部題赴朝鮮接濟毛文龍而苦無舟臣時方入境受事重爲躊躇因思朝鮮牽制之議雖自有見而闗外防禦之計尤宜加審覺華島屹峙海洋地連寧遠似應增駐重兵以需緩急廣布遊艘以供策應倘奴果深入我得牽輕銳掠其後陣則勢必狼顧若奴果反旆我又麾艨艟暫離

近島則兵無血刃彼重趼疲奔命之力我開頭提使馬之能彼長驅而懷狐疑不决之憂我急追而操進退自繇之便然則閩兵何必於渡鮮而海外之遥應寧似近關之實着蓋嘗以商之樞輔樞輔不以臣言爲謬用是臣爲經紀其兵船隻内加重板外備遮洋易以堅桅增以巨錨蓋糜金錢三千餘兩而又爲之裁華其冗員位置其營伍嚴懲其逋逃査補其器械各各次第以待遣而樞輔果有調取閩兵以備防守之咨矣臣初心以爲即不能備寧遠之陸決不可不備覺華之水况今欲據首山之奇險何可不重覺華之呼應其督發各兵出海豈顧問哉惟是海上風信難定各兵必領兼月之糧而後可成行而臣前以淮兵無糧仰聒

天聽不敢頻數乃戶部所發之餉仍然愆期且閩兵出汛閩海去家不數百里而近尚有行糧今涉歷波濤遠在萬里之外言語不通貿易

皆爲土人所給用物彌貴支費彌多月餉彌
不足若據其本籍之例所需頗爲不貲臣再
三酌減每兵止加行糧銀二錢五分捕盗銀
三錢哨官銀八錢千總銀八兩守備銀十二
兩兩都司銀十五兩此不過僅半於福建出
汛之數然在福建猶月月支而臣無米室炊
止支一月至於抵關之後則有樞輔撫臣念
其遠征量爲增給旣用其力宜足其食想不
待臣詞之畢也臣爲此項無措思榆關之責

兵甚急而此中之遣發未期日夕輾轉不得
已與管餉員外于緯悉索敝賦百計那移以
竣是役乃於四月初五日發前營都司楊聯
璋領官兵一千五百六十員名船三十二隻
出海又於初七日發後營都司覃維皆領官
兵一千五百六十員名船三十隻出海臣自
至海口督發頋不期三次揚帆皆被風逆有
去關不百里而復返有行已三日而仍歸桅
纜損具多所損折重行整理耗費大甚至五

月初而糧又盡矣哀此征人能不痛心臣東貸西湊再給半月之糈始克長發早夜祝天願此行抵關勿復濡滯也至於二弁在揚聯璋英勇絕倫常思以少擊衆在覃維揩譽斂多矣每能乘機決策此皆當有效於時而因其才而善用之樞輔自饒駕馭舊例官兵赴關者皆有犒賞皆與加銜臣雖處捉襟見肘之局亦勉爲備花紅以示鼓舞而二弁陞職未久不敢妄覬加銜俟其到關之日另與優擢若中軍李忠張貴可當驍將之選勤勞已

深應加守備臣知

國家自不靳此一官以作海外貔貅之氣矣大都天厭奴惡授首非遥而各兵賈勇亦喜速效倘爲持久之計必議踐更之法此則在樞輔再行商酌自此兵既行津門水兵僅存三千若論臣急關私心不難盡遣但新募烏合尚不中程且海口要害亦宜留訓練以備緩急以需後用此不敢不併告之

皇上者伏乞
勅下兵部將楊聯璋覃維愷俟其到關之日另與
優擢而中軍李忠張貴授以守備庶士心爲
之一奮而滅奴可跂足竢矣謹
題請
旨
天啓三年　月　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歸併監軍道臣疏

題爲歸併監軍道臣員缺以一事權以省虛糜
事案據整飭天津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參
議兼按察司僉事來　呈據河間府承准
本道憲牌天啓三年三月十三日蒙本院憲
牌照得天津監軍道一官原爲本鎮新設百
事草創既有主兵之招募又有客兵之遣發
錢糧必掛號而後無冒破之虞訓練必督率
而後免閑曠之弊官評賢否必轉覈而後無

涸淆之患所關甚重未可謂無益於軍旅也
惟是邇來
朝議多主裁減此缺近樞輔有疏關上之監軍
且裁矣夫兵馬莫多於山海時地莫要於山
海山海既已議裁津門應否如舊相應酌議
仰道即將監軍兵道一缺細加擬議應裁應
留應歸併務期確然畫一勿得兩可以便具
題等因到道牌行本府承此該本府看得津門
要地也本鎮職要者也津門之不可無本鎮
即本鎮之不可無監軍以職要者必得職詳
者以上濟如兵馬糧餉操練官評一切事宜
職要者不得下階而理重臣之體統固自如
是今日議裁談何容易而議留又未免為
朝議所格惟是裁而實未嘗裁更有便於留者
宜莫如歸併之說苟得其人以兼理之則兵
備之未始不監軍也監軍之益有藉於兵備
也權歸於一而事無掣肘官有兼攝而體統
益尊職要職詳省官省費一歸併而無得之

矣等因呈詳到道據此看得津門自奴酋發
難以來特設重鎮兵馬雲集雖有原設津憲
道臣各有地方專司其一切新募主客官兵
選練調發綜核掛號與夫甄別官評振飭戎
務頗稱繁重是以特置監軍道一員料理今
山海各監軍俱從
廷議裁省而津監亦當議裁蒙本院憲檄至道
行府詳議有歸併之說甚為妥當顧昔之專
理監軍者在本道未任津道之先而今之併
理監軍者似欲在本道已任津道之後第本
道承乏此中時事多艱百務叢集雖有舊監
軍之名而復加以新監軍之事力小任弘其
何以戡且事在局內亦非本道所敢自議者
定奪出自憲裁等因到臣該臣看得
國家設一官必有一官之事從來戎馬紛紜雖
統轄有督撫專責有將領而必置一道臣秉
憲而臨之命曰監軍居則養其彈壓出則聽
其指揮葢其重也況津鎮新開主客煩雜事

務塡委前撫臣畢　不得已而
題設茲官勿論其他即如景武異妖撲㓕於突
焉忽焉之頃東魯劇盜掃除於爲蔓爲蛇之
日倘非監軍僉事來　身在行間雖令將
卒如雲如雨其誰能决機於呼吸而奏捷於
時月者矧綜覈糧餉澄汰品流檢點武備無
一不假手焉而謂此官輙爾議裁臣未見其
可也惟是天津故有兵備一道亦有海防一
營兵民並轄其來已久當監軍未設之先主
兵裕募曾以本道攝之而未見其不足及監
軍東征之後客兵漸遣亦曾以本道攝之而
殊覺其有餘然則監軍何必裁何必不裁第
併其事於兵道則事無廢而去其官之監軍
則官無冗況今日之兵道原是前日之監軍
將駕輕就熟器手無不習之虞而費省事治
國家收兼官之益固不得以道臣之遜謝而復
持築舍之紛議者也伏乞
皇上

勅下該部酌議即行歸併其監軍一道員缺不必
復除所有原奉
欽頒
勅印恭候
命下另行咨部
奏繳臣昌勝引領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六月初三日奉
聖旨是

請餉疏五月
題爲月餉不至三軍呼庚懇乞
聖明
勅部速發以免脫巾事臣叨撫津門鎮係接遞兵
無定數餉無常額惟每月向戶部關領而前
月未放後月難支此何可一日踰期去歲十
月餉銀不續各兵嗷嗷幾成鼓譟臣多方借
措軍心始帖今歲三月有陸兵之踐更有水
兵之出汛有閩兵之赴調月餉行糧蝟集待

支臣再疏

請留漕米搭放各役始竣乃不意閩兵三千屢出海而屢遭風颶徘徊經月又復告急臣恐兵勢動搖悉索管餉員外于　銀五百兩而別貸二千金益之乃得開洋抵關下此銀至今未報部取償也翹首五月餉餘補還前借而茲且六月矣臣所最幸者麥有秋而米價平所最不幸者米無價而兵不欲必銀米兼給兵乃相安今餉銀艱窘秪取升斗以塞其意此兵弗習於漕米既艱轉鬻徒資狠戾嗷嗷有口殊不堪道當此盛夏永晝赤日如焚臣未布弛操之令而使各兵荷枵腹之戈豈曰人情况日延一日已往者尚爲懸釜之炊方來者益作止渴之梅雖刀鋸斷斷安能弭沙中之偶語此臣所大懼也往者客兵咸集餉數頗奢偶值外解愆期該部處給容未易易今三四兩月水陸各兵之去津門者八千有奇即現在津者臣復嚴汰千餘所存主客不

過萬四千餘人每月僅需餉二萬金在臣得
之爲續命之丹在太倉出之特涓滴之餘即
少加通融要非大費躊躇而早行支放便可
立解倒懸伏乞
皇上軫念草創新鎮地方既無天雨之粟愚臣又
乏點鉄之術
速勅該部立爲接濟將五六兩月餉銀并發勿徒
以緩急不關令臣口血空乾無救於燃眉之
患也臣自惟履任以來僅將逈歲而催餉之
疏四瀆
天聽臣惟計臣厭其激聒旁觀訝其煩瑣即臣亦
自憎其面目所恃者
皇上重封疆則必不諱言封疆之匱乏愚臣守封
疆則不敢坐視封疆之決裂故直陳若此仰
惟
聖明裁察臣草疏已畢忽聞戶部發來五月餉銀
一萬兩以今帑藏罄懸之日錙銖皆恩臣非
不躍然而喜但各兵一月所需尚缺其半既

不能家給而戶周又不容此先而彼後厎分則傷少不足以療饑借奏則苦多又無從持鉢臣展轉終夕不知所出雖欲刱草不以上
聞求盈於兩月四萬之數不可得也臣曷勝激切

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六月初三日奉

聖旨着該部上緊給發

催請軍需疏

題爲軍需匱極臣苦莫支懇乞

聖明勅部接濟免悞封疆事臣惟

國家建官以集事也顧有一官之事必有一事之費倘欲因官而責事宜先因事而計費費裕而事不立咎不在事也有職其咎者官是官設而費不裕咎不在官也有憤其事者臣於是可知而不可言矣雖然事終不可廢也則言亦終不可已也臣請以天津一鎮爲

皇上陳之天津去
京師二百餘里向稱內地往雖以倭患建牙設
防不數年輙撤未嘗宿重兵也自奴酋擕難
遼陽失守剝膚之憂漸及
神京乃於天津開鎮而特置撫臣陳師鞠旅以外
禦海氛內護漕運其責豈不甚重時議募兵
買馬之費八萬兩取之兵部造船製械之費
八萬兩取之工部而今督餉戶部侍郎臣畢
實始受事焉然而就津計津未有他役

也亡何三方置之議起乃以天津登萊俱屬
經畧之提督經畧駐節山海登萊在千五百
里之外而天津在六百里之內則取給於天
津者易而招呼於登萊者難且登萊地處一
隅並非孔道防海之外別無策應而天津於
榆關為待援之囊於
帝都為㕑後之盾榆關急戍守則去年翟于勛以
三千往今年劉永昌以二千往覺華議犄角
則金寇既駐於前而楊聯璋單維堦復繼於

後甚則總兵毛文龍遠託朝鮮雖無糧潰卒猶多方以再遣凡軍器皮張必委曲而轉運舉他鎮之可一不可二者斗大津門無而任之此豈當事薄視津而獨相勞苦毋亦曰公家之役原無彼此苟利封疆惟便是圖耳前任撫臣曾未嘗辭拮据寧至臣身轍爾敢憚竭蹶急公謂何臣義所不出也顧臣之所自盡者心耳力耳計畫可以嘔血而畫餅寧堪果腹負擔可以忘疲而徒手何足搏虎則所

恃以佐臣之心力者錢糧也乃查前撫臣所領兵部銀雖稱八萬自募兵萬人買馬千匹借給月餉收買草料外所遺臣者僅一萬一千餘兩矣所領工部銀纔及四萬二千自造船百隻製械千數預貯釘鐵剩存油錨外所遺臣者僅九千六百餘兩矣從來未有以二三四兩安家而募兵一名者有之自前撫臣始從來未有軍器船隻寸量銖稱求免肩破者有之亦自前撫臣始視彼兵僅紙上之名

餉爲塡海之沙動輙數十萬莛無歸着者所節省何可量數然而局原草創事無因襲程薪數米厭費巳若茲矣臣最愚陋既無點鉄化金之術又無剪彩成花之能惟此二萬餘金勉強支撑乃意外之事源源相追朝鮮徵兵之復遣也雖曰月餉有措乃補給船隻則用價八百矣福建援兵之抵津也雖曰原自有船乃修艌出海則糜金三千矣即江淮一營七十餘艘三年未修豈堪防汛臣量爲處

給物料加以臣錨亦且數百金矣又况戍守更番遣發之煩費無筭軍器皮張鮮運之賠補不貲卽云率土皆臣津門固無可諉之責然而一切倚辦誰是津門恣取之槖乎臣所謂言絲不可已者此也然假令本鎭内修旣備餘勇可賈臣亦何敢不勉其如本鎭之抉遺殆有甚焉者兵無營何以棲臣爲造營房一千二百間因而造養馬之廐五百間因而造練兵之官舍七八所因而爲副將計衙

守爲遊擊都司計住居俾各免儹賃無恣科歛蓋費三千金以外焉而未也手無械何以練臣爲製三眼雙頭銃砲二千桿腰刀三千口鋒鎗二千柄弓矢千副火箭萬枝狼牙棒追風矛千執俾居不爲戟門之戲出不作空拳之搏蓋約費三千六百有奇焉而未也身無甲何以固臣爲監製精鎧六百副盔六百頂斗魔固甲六百具俾矢射之而折劍擊之而鈌蓋約價二千二百有奇焉而未也持無

盾何以禦臣爲造藤牌三百面挨牌八百面乃挨牌匪第爲挨牌用也益以拒馬之架四百副則分之人各爲禦者合之衆共爲禦似城而有脚似車而不輪可省推挽之勞而不殊車營之用此軍中簡便奇器約價不過五百有奇焉而未也攻非火何以克臣爲造滅虜大砲百位佛郎機五十位子砲五百七十提鉄子蒺藜各十數萬又製成火藥數萬餘斤貯之不用以待用約價二千有奇焉而未

也則出出三千五百金買馬以供陸兵之騎操
出二千金買船修艙以備海口之防禦出數
百金製旗幟以壯軍中之觀瞻又增造藤盔
六百餘頂綿甲五百餘副以供水師之冲擊
焉此臣建造之大概也而猶未也津門四面
城樓舊貯甲仗而連歲出海水兵取用一空
臣親詣檢查僅見塵土如阜一無所有爲之
悵悵已令人倒底盤搜乃得成弘以來破甲
敗箭殘旗廢械若干臣爲之躊躇四顧悉取

而更置之截長以續短增新以飾舊綴鉄以
成完於是有鉄甲一千五百副鉄盔六百五
十頂群蜂手銃二百一十餘單銃四百五十
餘鳥鎗二百二十餘火箭二萬一千餘竹箭
三萬二千餘將軍虎蹲盞口百子佛郎機各
砲一百八十餘位鉄鏡一百六十餘杆撒袋
六百副計值不下七八千金而所費整理物
價曾不能以十一僅可七百餘金焉此臣節
縮之大概也其他種種纖嗇如宴人作室泥

可垣棘可籬茅可覆柴可門得省即省至於
覔磚片於古窰無須價買覔廢舟於海外取
充監造迄於今材不勝用皆其力也此又臣
智盡能索之大槪也總計臣十月以來所支
銷錢糧較臣接管於前人者業已無餘今所
存者不過臣任後自請工部之四千金轉盼
立盡計將安出而身在事中又難歇手方早
夜經營接續繕造近又增募營兵一千名遠
募毛兵一千名
皇上試問該部此新募安家之銀曾從誰給臣之
訓練一日一操以爲常或一日而再或再而
三向以操賞請於部而不之應又不能廢
於是營房之勞來有賞比試之高等有賞水
兵之出海有賞陸兵之赴闘有賞逃兵之捕
獲有賞餙兵之監護有賞臣左支右吾時惟
仰屋幸以孑身無家日用菲薄而月廩之餘
俸薪之入盡佐諸費之不給且稱貸焉臣言
及此臣愧欲死而長此安窮惡知所終世但

知建一新鎮陸則兵馬若干水則船隻若干器械若干已耳試思兵雖募能無逋馬雖買能無倒船雖造能無敝械雖製能無損臣爲馬倒莫補旣責合營以攤賠爲船敝不堪亦思扣餉以艌修第馬可補而不可增也倘有急而議增非營兵所能辦也船可修而不可造也倘久之而議造非扣餉所能濟也又況盔甲尚未及半器械猶多不備萬一警報猝至怱亂如昨取償疆埸誰實尸之臣所謂言終不可已者此也

皇上如謂關門之綢繆已固近畿之布置已密值此帑藏空虛之日聊爲苟且歲月之計則天津一鎭惟所置之倘謂此鎭必不可少則乞

勅下兵工二部從長議處作何接濟庶令臣得勉支目前弗虞東手臣官名巡撫曾無一州一邑之轄而寄萬五千人之命僅憑獨撑獨拍之力以當朝不及夕之局積勞積鬱病入膏肓迫而呼天情非獲已倘謂臣藉口苦難意

圖弛擔則津門去
天尺五水陸通衢耳聞目擊道路莫掩臣半字涉
虛願削臣籍加之逮治以爲人臣不任事者
之戒臣無所憾臣曷勝惶悚流汗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六月十三日奉
聖旨津鎮原無轄局李邦華拮据修葺具見勞勩
這所奏錢糧着該部即與議處

議留海防營兵疏

題爲開屯本以濟餉因屯恐致廢兵懇乞
聖明
勅部酌議以求兵屯兩利事蓋自有東事以來兵
困於庚癸餉殫於括派
廟堂之上蒿目而憂以爲今日濟餉之窮者宜莫
如屯田惟兹天津遍處海隅土曠人希一望
荒菸說者又以爲今日可屯之地宜莫如津
故寺臣董應舉銜

命將事首及津門臣雖不肖急公之念寧敢後於人人去冬遠巡海上所過寶坻豐潤灤州樂亭之境見有可興屯者輒隨疏入

告豈津爲應舉所轄地而不欲其阡陌廣闢因陳相繼使三軍望而腹果哉然而就屯言屯要必兵有藉於屯而屯無所妨於兵庶稱兩利乃昨接邸報見寺臣請以葛沽兵二千爲屯用矣夫屯以二千人斯亦非常之原也其用物也弘其取效也必不可爲量數方來者裕

國家京坻之積省司農稌肘之苦豎千百年不朽之盛臣無任手額顧不審寺臣之意將令此二千人者以農兼兵耶抑棄兵就農耶若以農兼兵則如寺臣疏云春以供濬築秋以資搬運洪水暴漲以藉護堤此雖未言治田而耕耘收穫已在其中是則此兵終歲勤動不能一日釋畚挿負戴之役尚何暇操戈執殳修投石超距之業乎其不容相兼不待智者而知也然則勢不得不棄兵以就農矣而

兵爲臣職掌此兵之必不可廢臣請得而悉
陳之夫葛沽何地即海口要地葛沽之兵何
兵即防海重兵也先年倭寇朝鮮邊海戒嚴
始於此地設水陸兵五千人其後倭平所在
撤兵而
廟議猶以津海衝極緩急宜有備故仍留二千五
百人歲時訓練以戒不虞每年起二月至九
月水則發兵船出哨海洋陸則遣步騎防守
墩臺雖承平日久海不揚波未嘗敢廢弛今
遼廣繼陷寇在門庭
皇上方特開新鎮專設撫臣陳師鞠旅以扼其衝
顧可置此兵於不足有無之數哉臣查前撫
臣畢　蒞津之初以職專防海連疏叩
閽乞調兵浙直閩廣已慮緩不及事復行召募今
所調南兵盡遣赴關而新募數寡且烏合未
能遽精所恃者僅此海防舊兵耳若復歸之
屯田萬一鯨鯢鼓浪飛廉佐逆臣安得以空
拳作沿海四五百里之長城與言及此臣心

凜凜懼矣逞者屯馬御史左　矢心開屯
而苦無田師以海防兵媚於農疏册五十人
不踰年而兵備副使王弘祖毅然不可徑撤
回營彼固有屯田之責者而尚權其輕重不
以奉有
明旨而堅持之臣身任海防之寄袮不無屯而自
廢防海之兵雖曰莫非王事原無此畛彼域
之限然而各有專職難越典衣典冠之俎臣
即欲勉從寺臣何可得也夫躁前言則権局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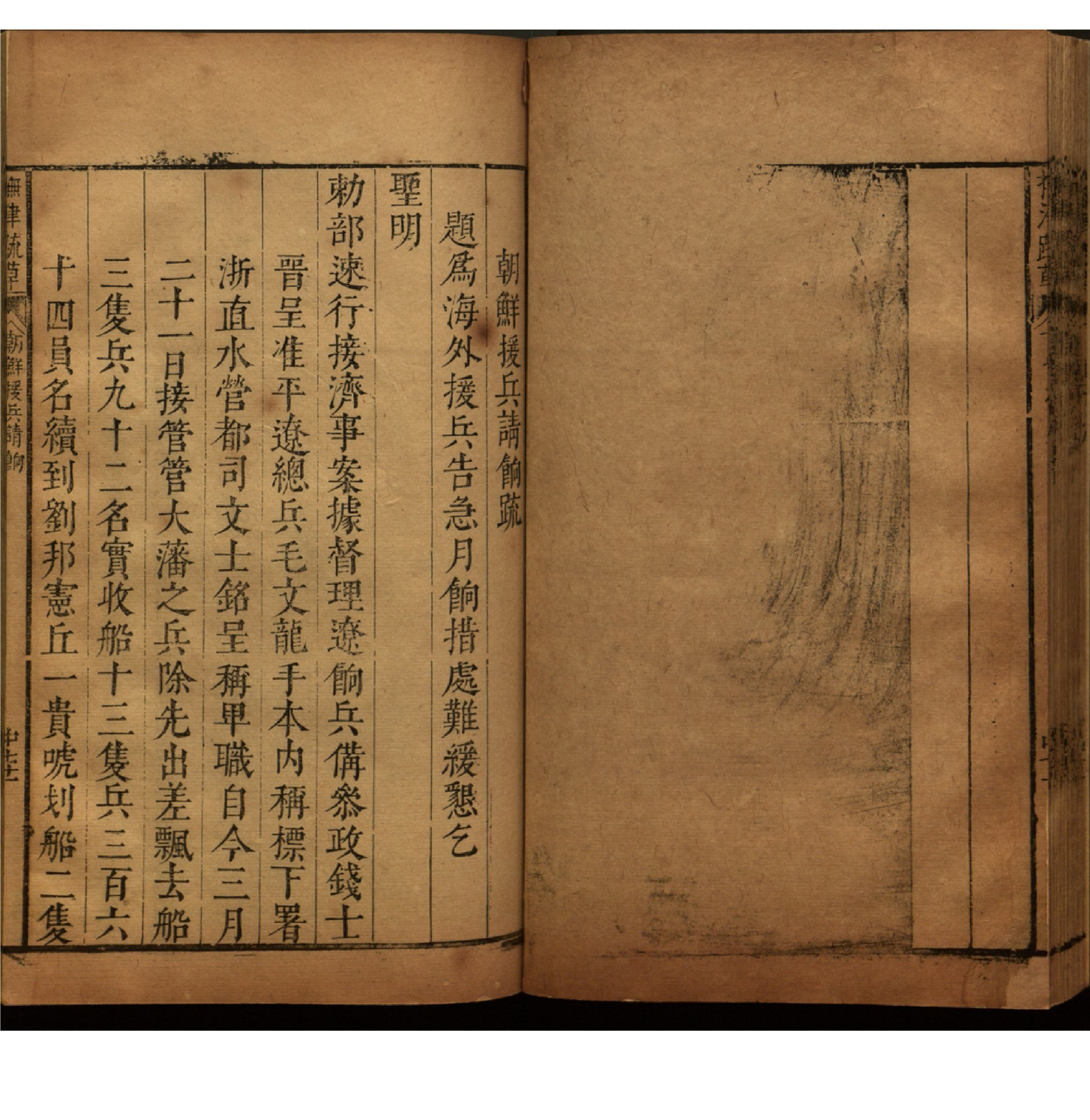
臣方求之於遠而臣今顧遺之於近躁後言
則道臣尚能收之於既逸而臣今顧不能留
之於見在然則臣之言得已乎不得已乎寺
臣宜有以亮臣矣伏乞
皇上軫念海口要害非兵不守
勅下該部從長計議仍留海防營兵聽臣訓練以
資防禦其寺臣董應舉所稱濬築搬運護堤
等事豈可無人但頃見按臣馬鳴起已題將
津軍七百名歸併寺臣應來歲之用或亦不

苦缺乏乎倘寺臣必欲得海防營兵則臣於
此更有三說焉一在募復原兵之額寺臣所
需止兵二千二千之外尚有捕盜者柁撩手
等役向不屯田寺臣無所用之而營中船隻
馬匹器械具在但得兵部照募兵例給臣銀
七八千兩增募二千人以抵原兵之數即寺
臣享其逸臣當其勞臣所不辭總期一兵還
一兵之額則兵去猶之乎兵存也一在抑除
原兵之餉兵既歸屯則餉從屯給其舊領額

餉當於部覆
命下之日即行住支聽臣酌量或暫抵各營之糧
或貯給後募之兵庶兵雖撥而餉未嘗撥也
一在仍完原屯之租海防營舊有屯田八千
畝歲收租稻一萬六千石今兵改為農用力
不分所屯滋多所穫滋厚而寺臣又神其鼓
舞則一歲所入抵還工食之外夫豈無萬六
千石之餘或慮水旱不齊臣愚謂法期可久
毋寧減為萬二千石查照歷來原定之值每

石稻價三錢交納戶部轉給天津以供臣衙
門廩餼人役之需蓋臣衙門各項經費原皆
取給節年稻穀若無此項又費戶部設處耳
此三說者於理於勢似無窒礙斷然可行倘
荷
聖明俯賜
俞允則寺臣獲遂所請臣雖溺厥職然一念成人
之美猶可暴白於天下也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七月十六日奉
聖旨該部併看來說



朝鮮援兵請餉疏

題爲海外援兵告急月餉措處難緩懇乞

聖明

勅部速行接濟事案據督理遼餉兵備叅政錢士晉呈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手本内稱標下署浙直水營都司文士銘呈稱卑職自今三月二十一日接管管大藩之兵除先出差飄去船三隻兵九十二名實收船十三隻兵三百六十四員名續到劉邦憲丘一貴唬划船二隻

共兵二十名并原帶經畧標兵四十六員名
又准征東都司王大鎮歸還原借本營額兵
張德等三十八名又奉批新補官丁十七員
名并未到捕兵魏茂陞涓等六十名已上通
共官兵五百六十十員名俱經呈報本鎮逐名
點驗過堂訖爲照前項官兵缺糧八月因而
赴津補支今自天啓二年十月起至天啟三
年六月止又經絕糧九月卑職體上恤下不
得不如議造請雖有找支短支增減之不同

然皆一一奉詳批酌無誤者照今通查各項
一歲之糧共該銀一萬三百六十四兩一錢
四分九厘內除管大藩報過本營逃故銀一
千零二十兩該大藩與卑職先後權借各官
兵用度今卽於數內扣還津庫實該銀九千
三百四十四兩一錢四分九厘相應一體請
給伏乞覆查掛號備達天津部院道司衙門
齋投告請等情到鎮用是專官都司黃廷諫
協同原差守備文鑑赴請速給以濟萬分急

用等因准此續據請餉都司黃廷諫等呈爲
恩全饑戍之苦事內稱毛總兵駐師朝鮮內
地發兵接濟如南北兩遊營兵衆原出登州
袁撫院所發其糧餉出自登庫江淮兵五千
名游監院所發亦領登萊庫餉其毛總兵之
軍兵盡屬遼衆其餉銀出自
內帑糧米發自津倉尚不彀渠食用若浙直營
兵去年蒙本道給糧委官督發過海接濟故
毛總兵思得此兵卽是天津之兵具文赴請

不意天津亦稱乏餉不能領給切思諫等不
辭萬里海濤往來虎穴只爲本營兵衆九月
絕糧號天求救若所請成空無論在鮮兵衆
卽見在數人且絕粒欲斃矣
國家募一兵其安家銀兩糜費一二十金尚不
得入伍成營見成兵士三載異域恐使經年
乏餉立視其斃乎伏乞恩憐救援轉申請餉
等因又據都司文士銘爲懇恩請給修船官
銀事據中軍守備徐潮音呈稱查得沙唬船

划船額有修船銀兩向𡚒給發自上年九月内天津出海又經歲餘不時差調務須堅固庶可破浪乘風相應及時請給官銀在津買料至鮮修理今將估過應修料銀二百七十七两五分另揭開報乞賜轉詳請給等情據此該本職看得各兵征防外國依船為家且分艅遠哨時值進剿倘有滲漏軍命所關合無俯循舊例照數賜給及時買料囬鮮修理各等因到道據此案查天啟二年十月内奉

督餉部院案驗為恭報饑兵得糧盡數出海赴鮮應援等事内開准本部咨專理新餉山東司案呈戶科抄出天津撫院李邦華

題稱管營月餉時勢迫於難已宜多方設處以免庚癸之呼及時更代以慰異域之望庶人心稍安等因具題奉

聖旨知道了其前後渡海官兵仍先期措餉運給毋誤接濟實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官兵渡海棲身異域觸目寒天委

應憐念兇又倚之爲牽制之用者乎旣奉
旨先期措餉運給毋誤接濟卽行文督餉衙門知
會及時備辦可也案呈到部備咨前來案仰
本道照依題奉
欽依事理作速備辦施行等因遵依在卷今據前
因該本道看得竊自廣寧繼陷毛帥孤懸海
外人以爲若存若亡而此際應援有無負是
得生失死自本院定牽制之局毅然請兵助
餉資其聲援卽如去歲管營遊囤之兵飭令

本道收合離渙曲處金錢仍勒各兵渡海以
資毛帥牛臂之用又奉
明旨令職先期措餉以免海外啼饑之苦職自惟
額派逐餉截漕帶運五十萬東兗淮揚召買
四十萬除東兗遭變未解外止計實糧七十
萬石山海運額猶患不足烏能分哺戍鮮之
卒頋幸兩年來濤道括羨裒然有二十餘萬
之儲糗遂以餉闢之餘盡出而餉毛營之士
然餉臣所能效者本色而毛營所急需者內

部之折色也折色到鮮歲不滿數萬以之養新募之遼卒尚憂不給欲其割而養內地之援兵知毛帥不能也津門新兵現額一萬五千名月糧告匱庚癸時虞欲於此外突增歲餉萬金以應海外不時之需知本院亦不能也今都司文士銘援登兵之例取給於津而不知四十萬加派之餉登萊截留於地方自有餘裕至若天津則一兵一馬一粟一芻皆仰給於內部豈可與登同日論哉顧今日在

本院誠不能爲無米之炊而在海外又豈容有不宿飽之卒據請糧官歷述各兵困斃無聊張頤待哺之情狀何啻秦廷之哭而忍不爲之求芻與牧立視其死乎合無呈乞本院立賜具

題照依毛帥號冊計筭本年月餉并修船料銀如數給發速令渡海接濟而明年折色則於津兵額餉外增發萬金附搭春運鮮船交付毛營給發免令往返渡海庶垂死之孤軍再

甦而異域之轂援亦壯矣抑職因念內地之兵瞞以重貲豢之臙餉手未接及而逬亡相續今驅此數百人于姝死之異域而曾不一恤其饑寒之迫身逬歸則律以汛地之誅守死則絕其資生之路以此而望人出死力以捍奴制勝萬不得之數也并乞本院於具
題外仍令都司黃廷諫守備文鑑賫文赴部訴稟得以蚤暮給發無使秋深浪險請命者不得東渡而望糧者徒爲眼穿也等因到臣臣

惟兵之不可無餉也在內地皆然而海外爲甚海外之不可無餉也在他兵皆然而浙直一營爲甚何則浙直一營即管大藩先年所統接應總兵毛文龍之兵也自鎮江告捷以後文龍駐鮮以來
中朝僅有此兵與相先後今爲時已三載矣登萊江淮之兵未有如其久者去年以十月無糧歸問天津業成必潰之勢臣與道臣錢士晉多方操縱計餉處船始得再遣所見饑餓

疲罷墮指凍瘋之狀令人心惻登萊江淮之
兵未有如其苦者故臣於恭報出海疏中爲
之議月餉爲之議更番良以
國家方用毛帥作牽制之實事豈可令此兵爲
度外之嘢餘今忽忽又一年矣更番旣未有
期月餉又無可告金閶夢杳腸斷異域之魂
玉關眼穿咽絕西江之水乃不得已復反而
索之於臣容知蕞爾津門原無錙銖之貯而
本鎮官兵方急庚癸之呼也哉但此兵原從
臣發今雖無遠近併及之弘力要不可負多
方計餉之諸責臣若弗言誰當言者則有據
實入
告以冀
皇上之處分而巳據道臣所述該營官兵五百六
十員名一歲共支餉一萬三百六十四兩一
錢四分九厘除管大藩存留事故銀一千二
十兩先行借給外尚當得銀九千三百四十
四兩一錢四分九厘而修船一項又須二百

七十七兩此之爲數原無虛濫臣豈不知太
倉如洗之日即千金尚費仰屋矧近萬何從
設處柰遠戍啼饑之衆即一日已虞譁亟況
經歲能無怨咨兵畧曰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朝鮮牽制之師方廣招遼人鼓舞來歸乃令
往援之卒怨恫無糧喪氣折銳所傷實多邇
者内地之兵偶一缺餉逃譟成風不可禁禦
而海外孤軍忍竟以待相提而論豈不稱難
又安得更新接濟且此兵出海原數二千本
以赳赳桓桓之旅而往來於鰲波駭浪之間
强半膏鯨鯢之吻果魚鼈之腹僅存此數百
殘丁眞可謂鋒鏑之餘生潮濤之剩沫臣每
念此實爲慘動倘復置之若弃其將胡以收
拾人心而希捷伐之雄圖耶又況
明旨煌煌原有先期措餉毋誤接濟實用之語想
該部籌之已熟圖之已預决不以臣今日之
請爲謬伏乞
勑下該部即速給以應得月餉修船銀兩以後倘

嫌其零星即
諭總兵毛文龍一體支給以免往來奔馳之勞風
波不測之憂庶三軍氣鼓於當阨之施而海
外獲收其應援之用矣
天啟三年八月初九日奉
聖旨海外各兵需餉更急豈可置之不理着上緊
給發其毛文龍所奏屯田鑄錢事宜還着再議
不得泛視該部知道

一切繩以三尺肅以軍令其孰敢不用命者而無柰措餉靡策所在告急遂令我無詞於兵而兵乃藉口以逞且譟也恭

國法爲之一頓人情爲之一玩方來者尤而效之益有不可收拾者矣誰保涇原之變不復見於今日哉臣爲此懼連月以來如坐針氊駕馭百端調停倍苦方日夜覬當事者加意存恤不謂望眼徒穿而各兵之一飽無期也

臣查五月之餉該銀一萬九千七百餘兩僅領部銀一萬兩竟掛欠九千七百餘兩延至七月初乃領銀一萬兩除找給前欠外所存不過二百餘兩矣六月之餉該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至昨七月終始領銀一萬兩并前存二百餘兩通給外又掛欠五千三百餘兩矣若七月之餉尚無分毫而八月之餉又在目前據向來本折兼支之例則除六月掛欠外七月該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八月又該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合前六月之欠共該

銀三萬七千有奇焉夫兵至一月無餉無不思迯者乃津兵豈不欲迯而猶幸未成迯也亦有半月無餉輒肆鼓譟者乃津兵豈不欲譟而猶幸未成譟也今時已三月餉幾四萬若復遲滯必使萬五千人皆有吸風飲露之術而後可臣竊恐不迯者終不得不迯不譟者終不得不譟至於不得不迯不得不譟而臣之法遂窮於無可施矣日者臣准總督咨文報有㤼餉迯兵臣遣兵出緝不三日而獲六十人以歸所獲隨身餉銀尚三十餘兩行李衣囊具在臣一一驗解客雲當時迯兵就縛劍在其頸藉令匿其三十餘金誰敢言者而各兵卒無所私臣念其知守軍法量行給賞各兵環而泣曰不敢領賞但求本等月餉臣爲之語塞而汗盈盈洽趾也夫東事一日未平則兵不能一日不用兵不能一日不用則餉不能一日不繼臣一歲之中催餉五疏豈不自揣煩聒顧念兵猶水也未溢而厚隄

之可引而東可決而西水乃為吾利也藉令小溢之小隄之再溢之再隄之及一朝大潰不可復隄而汎濫為害至於發屋拔樹而後悔其隄之不預晚矣今日之偶趾偶譟小溢耳夫安知不浸淫而為再溢夫安知不浸淫而為大潰故臣之所憂不在廣寧之東而在榆關之西也惟此津兵混沌之竅幸而未鑿正須及時接濟使但知有守法奉公之一路而不知有要脅囂凌之多機斯庶幾範我馳

驅耳乃必迫之以無聊置之若惡有則亦何以服其心而令恬然於鉄馬金戈之間哉向者六月初旬福建解餉銀數萬過津臣移咨戶部請留三萬以充五六兩月之餉計臣書語臣曰且令解進即行先發臣以關餉燃眉不敢執留及銀入而止分一萬倘當日臣以便宜徑給各兵雖未免獲戾計臣然餉本急務計臣豈不相亮而無奈臣實依違致茲束手臣雖內訟嗟何及乎故事每兵月給米五

斗至七月無餉勉加一石乃北兵得漕米往
往轉易小米而後食習之所成不可强也而
斗天津門米益多則價益下遂僅半其抵餉
之值今復無餉相佐而秋禾登場則漕米雖
有半價之名尚無轉鬻之路各兵有坐而待
斃耳輿言及此臣心如焚安得不體其必窮
之情而疾呼於會計之堂哉伏乞
皇上念士卒枵腹之難忍迸譟積漸之當防
勑下該部速爲議處但得及早接濟即米價甚賤
月給一石臣亦料各兵之無敢不遵然所貯
漕米原亦有限春間臣請截漕十萬部訝其
多容知今日反見其少若復爾悠悠大難將
作臣不知所爲計矣統祈
聖明裁奪臣曷勝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啟三年八月十一日奉
聖旨着該部上緊急發



修造城垣疏

題爲修造城垣以固重鎮議留班軍以襄重役事案據整飭天津等處兵備海防監軍山東布政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來　呈稱照得天津三衛地居河海之衝北則拱護
神京南則咽喉漕運地爲最重特置三衛官軍以扼其衝要軍以衛運城又以衛軍無城是無衛也剏邇來奴氛弗靖
朝廷方遣兩重臣督運督兵儼然與榆關相爲犄

角而城郭傾頹樓櫓摧圯無論寇至倉皇無可憑依以今鮮遼米豆積貯如山萬一不測誰執其咎本道自蒞任以來即殫思於興㢠起敝及登城四顧見其損裂已甚喟然嘆興問之故老則云此城自萬曆十二年大修以來迄今四十年所矣三十三年僅加修甃而功力未加無怪乎其頹敗若斯也本道隨委河間府糧馬同知今署海防清軍廳事務張懋德督同巡捕官紀國柱等周圍程量丈尺分別拆修剗修包修估計應用木石甎灰等項銀兩數目已經本道覆勘無異逐一備冊共約用銀二萬八千兩零當夏初即擬興役以霖潦連綿及至中秋已過又時將寒沍盖用功之候歲不過以四五月計耳且功費艱大燒甎營造需夫甚多查前卷十二年題留班軍在案即三十三年小修亦留班軍不赴邊防盡爲修城之用今事比三十三年五倍不止若不留班軍一應供役誰爲營辦且以

官軍供官役只給行糧不費工食所省不貲眞修城第一急務也今總計軍丁兩營除

題留屯田操練外每年赴關修守共二千餘名雖曰關門修理實爲緊要而津之與關孰緩孰急孰遠孰近不待智者而後決矣况歷經修築舊案可查此在今日萬不可已者再照此役旣與告成當以歲計本道旣身任始事若不竣役必不敢離津門跬步及署軍廳張同知老練敏達可堪協佐城工未完應留久任以臻厥成伏希本院俯念津地爲重則津城爲尤重即行

題留班軍及督令道廳非城工完局不得遷轉一面批行本道轉行府廳衛司逐一遵照修築事理尅期興工庶瀛海有金湯之固而軍民無緩急之虞矣其堪動錢糧除本道裁省快壯工食自三年四月始至四年十二月止可得六千二百六十二兩零而司庫妝貯備倭銀一千八百五十九兩七錢零稻穀銀六

千八十二兩零共計一萬四千二百三兩零
尚欠五千八百七十七兩零容本道日下動
支庫銀買辦磚灰木石漸次舉事隨行府酌
議設處另文呈請等因到臣據此行間准督
餉部院畢　咨同前事內稱據天津兵備
道參議來　呈報修築津衛城垣應用軍
夫物料銀兩數目內云尚欠銀五千八百七
十七兩有零緣繇到部爲照津門咽喉重鎮
錢穀奧區向來城垣圮損亟當修葺以資保
障本部院蓋嘗扼腕於中久矣今天津道奮
然擔當毅然修舉誠要地之永利而救時之
急務也惟是舉大役而動大衆當以財用爲
本今所搜括尚多不敷况修城原以衛餉則
重餉不宜輕城事切同舟安可坐視隨經牌
行督餉道參政錢　查刷天津淮津發運
晒揚及收存斛面餘米用資版築去後今據
該道呈稱遵奉憲檄查有各項截漕餘米共
可得二千石堪以協濟前來雖涓滴之無幾

亦征繕之稍濟合咨前去煩將各倉積存截
漕發運餘剩稻米二千石轉發天津道委官
查收在於城工支用施行准此該臣看得天
津三衛之設其來舊矣
祖宗朝所以不置州縣而置衛者以此地東臨海
西臨河南通漕粟北近
上都武備不可一日弛也而講武之家尤先需城
守焉蓋軍爲有腳之城能合能分而不能固
城爲不餉之軍可防可禦而不可踰天津之
有城也資防禦也往者煙火萬里尉侯四達
人不知城爲何物修城爲何事即有補葺不
過日月之計迄於今風雨之飄搖霜雪之凍
蝕城僅存其名耳臣昨歲履津任適當虜寧
震驚之後衆心凛如乃環視城外商賈輻輳
駢塡偪側而熟閱城中屋瓦蕭條半爲蒿萊
詢所繇然非獨以內乏高壇無址可棲實亦
以外乏堅城無屏可蔽故素封巨室率萃河
干一旦有急趨避奚所蓋城之所關如此其

不可已也况年來東夷搆難守在關鮮糗糧百萬貯津轉輸臣夥與督餉部臣蒿目而籌封疆之大計督臣亦數四躊躇以無城而切意外之隱憂城之當修又不俟今日始决也特苦任事無人經費莫措空焦囤圉之心難興版築之役今幸兵備叅議來　因民而動無懼非常之原寛期以需務成不朽之業據所議錢糧除道臣節省快壯工食六千二百餘金外他如屯稻之積鹽備倭之餘銀二項共計八千兩有奇雖津門儲蓄僅有此數但此城之修否其關於地方者甚鉅則此費之措處其取於前項者難嗇自應聽其支用至於原估二萬八十兩之數尚缺五千八百餘兩道臣似窘於捉衿然有督餉部臣助米二千石臣亦多方勉強助銀一千兩則此外所少僅十分之一二漸次計畫想亦不大費商量耳惟是料價雖出於金錢而工作必資之人力據道臣歷稽往牒凡有修城大舉率留班

軍應用夫班軍赴防不過修工修之山海雖
曰先其所急而遺之津門未免舍巳之田
皇上方以津門要害特設重兵若班軍不留修城
則與設兵防津之意將毋矛盾況軍止二千
爲數不多在關如飛海之鳧安足有無在津
則聚房之蜂殊有結搆又況城工雖大僅以
歲計今日可暫以供堂奥之用他日又可遣
以赴藩籬之急揆之事理通而不礙攷之舊
案信而有徵是在
皇上之一
俞允而已若夫道臣來　功高平妖屬有不次
之擢而自請竣役彌見任事之勇其糧官張
懋德歷俸年餘尚非遷期臣可不妨原務兼
爲料理此固
皇上所樂聞而臣當併爲入
告以徐觀厥成者也雖然臣尤有說焉津門城內
苦洼而多水城外故濠湮塞而幾泯其跡夫
水多則容民蓄衆之地寡濠湮則護城禦敵

之力薄雖有堅城未足恃也謂宜以築城之
夫半分而爲濬濠之用而郎以濬濠之土悉
運而墊城内之洼將見城中可居彼恩依城
以爲安者必相率内徙而城乃益實外濠既
濬郎有慿城以恩逞者終隔越難近而城乃
益固一舉雙善無以踰此夫城與池其相依
而不可偏廢也從古然矣臣謹會同出鎮行
邊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少傅兼太子太
傅兵部尚書王　督理遼東糧餉戶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畢　巡撫保
定等府提督紫荊等關兼理海防軍務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張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彭　巡關監察御史潘　具疏上

請伏乞
勅下該部速爲覆議將兩營班軍准留二年以竟
城工工竣之後照舊赴防其兵道參議來
准其久任庶與工無掣肘之慮趲事無二
三之志津門永賴不拔之基而

畿輔東南屹然成一大保障矣臣㫖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九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營將患病更置疏

題爲營將久病未痊合行更置以重軍務事案

據整飭天津等處兵備海防監軍山東布政

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來　呈稱蒙

本院批據河南前營參將翟子勳呈稱職見

年六十二歲原籍河南宣武衛百戶歷陞王

祿店守備陝西掌印都司真定遊擊以至今

職天啓元年六月內奉河南兩院委領募兵

三千一十七員名前來續奉兵部派守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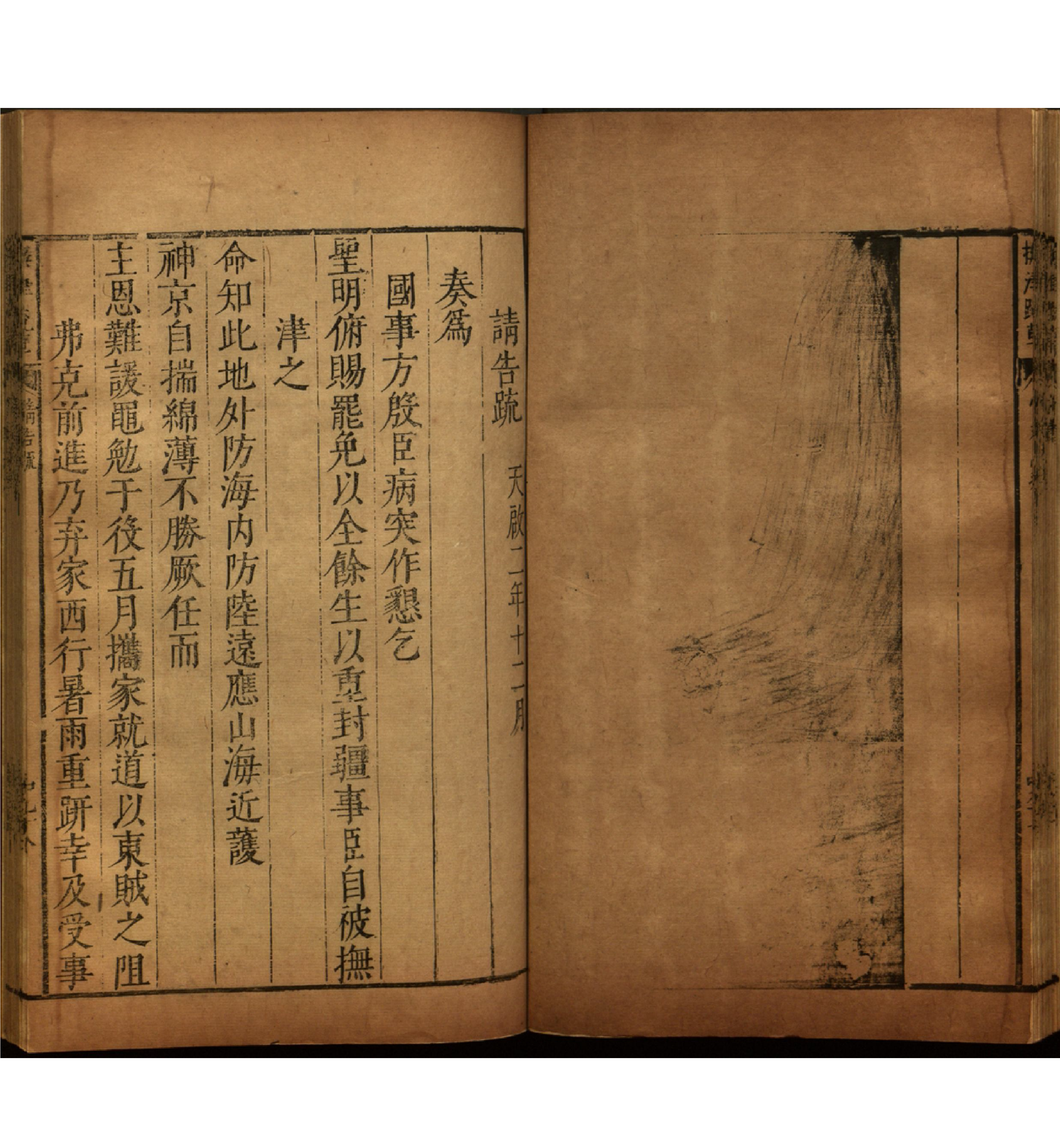
防禦天啟二年二月內轉發山海晝夜修防
不息勞苦一年有餘積勞以極致得癱患迄
今一載有醫官汪國泰甄季夏調治不痊方
敢具文呈報未蒙詳示職今晝夜着床燈火
不息時常痰火壅塞命在旦夕且年近六十
有餘勢埶一身恐作異鄉之鬼呈乞俯批道
府查職病果真俯賜生還職雖沒世感戴等
情具呈蒙批仰天津道查議報蒙此隨行署
兵糧事管糧同知張懋德查勘去後續據該
廳呈稱看得河南前營參將翟子勳領兵赴
津市肆不擾更番戍關踴躍獨前蒙前院
題授加銜以旌其勞正本官樹立之秋圖報之
日也但防守最久勞瘁居多因患痰火醫治
不痊卑職親詣勘驗面赤手戰氣喘涕流知
非假託之症雖云兵將相習可以臥理而擐
甲執兵何等職業似未可責之病夫也相應
准其回籍調理俟病痊之日另行調用等因
具詳到道據此看得參將翟子勳之戍守天

津素稱蕪勇赴防山海歷盡勤渠誠武弁之
翹楚邊塞之干城也乃緣久染痰火醫藥罔
效屢經具呈乞休情非獲已且同知張懋德
親詣勘驗見其病勢阽危原無假託相應俯
從令得早歸調理俟痊可之日再行調用或
念其舊勞量與加銜其遺下該營兵士另委
帶署聽候本院咨部選補統領庶病將得以
生還而營兵不虞散逸矣等因到臣臣惟戎
馬非坐嘯之務韎韐無臥治之體參將翟子

勳領兵赴防原駐天津非有關城之寄也一
旦廣寧告陷榆關累碁津門奉檄發之
旨而子勳爲策應之首雖其慷慨急公義不避難
然在風聲鶴淚之日未免意氣承當中情弗忌
剏初有半歲踐更之議而後以山東會剿無
兵可代致令窮年遠戍艱苦備嘗病所從來
矣今歲四月子勳歸自山海臣見其容貌詞
氣不勝愁促微蕪其狀蓋所統各兵不柰久
困殊有逸志子勳以競惕之性日夜恐約束

之難施而奔潰之罪戾也蒲懷憂鬱難以告人病所繇劇矣臣非不欲早爲具題但本官與各兵上下素孚官去則兵心益搖所以遲之數月以休息遠役之名恤兵勞以准假調理之說寬本弁正令休息者浸忘其苦而安於伍調理者漸復其常而善厥後則固無所事更置爲也乃今兵志之杌棿已定而本弁之痊可無期是雖欲不允其去不可得矣既經道廳勘驗呈請病有實徵詞無假託若子勳者所當聽其回衛痊痾另用者也惟是營將既缺勢必推補第恐人地不相宜兵將不相調一番紛紜無裨戎政臣看得本營中軍守備雍大綬堂堂偉幹勃勃英風拊循殊有令譽敦篤尤堪遠致蓋自子勳卧病以來該營巨細事務俱出本弁料理威令素行機宜多合若令本弁代子勳領其衆彼以駕輕就熟之能而有彈冠振衣之遇其淬勵鼓舞必倍可觀但本弁守備賓俸已踰一歲之

半而屢叨薦剡將及遷轉之期且本營舊領
以叅將而今僅領以守備勢不可行必進本
弁一級之擢庶事權重而衆志益肅耳伏乞
皇上
勅下該部將叅將翟于勲准其回衛養病所遺員
缺即以中軍雍大綬量加都司職銜補之統
理該營其中軍員缺容臣於本營千總內擇
用則官爲器手之習而兵歸銜勒之常其所
裨於軍務非淺渺矣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啟三年九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請告疏　天啟二年十二月

奏為

國事方殷臣病突作懇乞

聖明俯賜罷免以全餘生以重封疆事臣自被撫

津之

命知此地外防海內防陸遠應山海近護

神京自揣綿薄不勝厥任而

主恩難諉黽勉于役五月攜家就道以東賊之阻

弗克前進乃棄家西行暑雨重跰幸及受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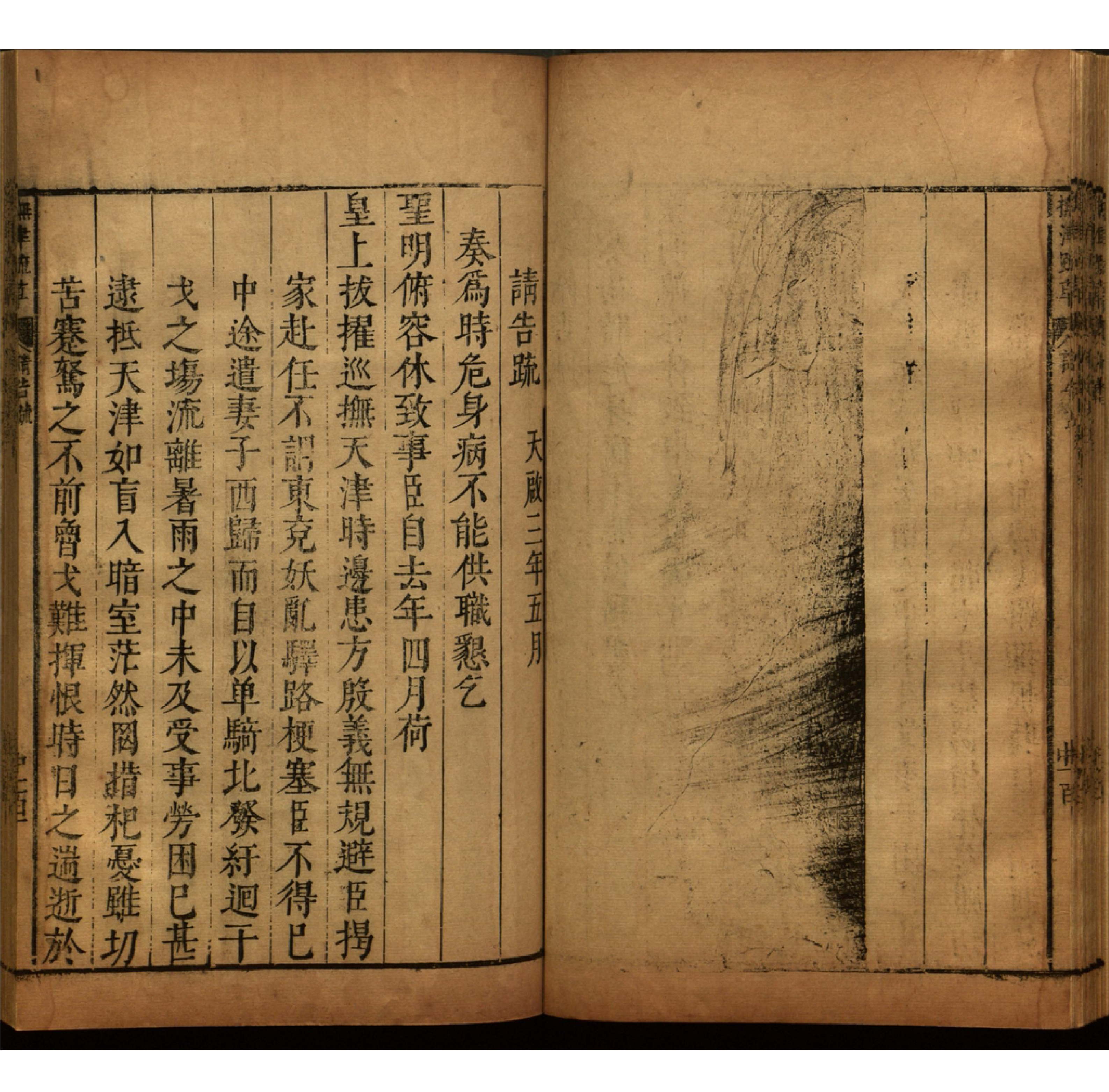
見兵民雜處未有寧居將不知兵爲何物兵不知練爲何事且景州告變鮮兵逃歸臣腐心區畫日無再食之暇夜無安枕之臥此地方兵民所共見也有勸臣以節息者臣對曰

主憂臣辱心所不安且

皇上不以臣不肖起之田間寵以踰淮兗則兗耳何敢有愛卽每得臣父手書倚閭諄切臣心雖痛臣口難言一段鬱苦病固隱隱在湊理間矣及海上一行景色淒楚歸而攬鏡鬢毛都改時覺胃中作痛或以爲饑餓大過之故而臣質素強漫不介意近因月餉不繼百事叢脞鬱火上熾自知不免於病果於本月

日早出教場練兵寒氣透肌竟日無火亭午已不能堪勉強終事及暮抵署胃痛遂甚盤旋躑躅求死無路臣父臣弟皆患此病每一舉發合室倉皇必用阿魏鬱金等藥攻之而後稍差臣依方製用復不甚效臣蕭然一署孑然一身妻子親朋無一相隨僅有煢煢

二三愚僕見臣狼狽止知涕泣儻不幸而一
息不續上有未報之
主恩下有未訣之老親臣烏乎可瞑即幸而不死
而奄奄氣息寧足以坐嘯於將卒之上所以
披瀝上
請伏乞
皇上俯念封疆任重臣病甚劇速
簡能者代臣放臣生還儻不即塡溝壑臣得料理
藥裹苟延性命長依老親以歌詠
帝德幸之幸也臣曷勝激切哀籲懇祈之至
此疏到京因奴酋攻劫十三山人言邊防緊
急不宜告病遂不果上



請告疏　天啟三年五月

奏為時危身病不能供職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事臣自去年四月荷

皇上拔擢巡撫天津時邊患方殷義無規避臣揭

家赴任不謂東兗妖亂驛路梗塞臣不得已

中途遣妻子西歸而自以单騎北發紆迴于

戈之場流離暑雨之中未及受事勞困已甚

遽抵天津如盲入暗室茫然罔措杞憂雖切

苦蹇駑之不前魯戈難揮恨時日之遄逝於

是憂鬱相煎夜不交睫雖復凌霜踐冰於海
上之巡行衝風帶雪於營中之訓練未敢言
病而病實潛伏臘月終痰火一發頗覺狼狽
業欲草疏乞休友人貽書勗臣謂春防伊邇
邊烽漸急寧以死殉
國豈可言去臣聞之汗流洽趾投袂強起自春
徂夏理糧餉勤較閱除器抹馬手口荼將而
又遣陸兵以赴闕整水師而出海心有所至
而病有所不暇顧亦妄謂勞苦餘生或爲造
物所矜憫不至大漸詎期今積病日深勢莫

能支也蓋臣秉質畏熱少時每值夏月當風
而臥就濕而坐以致風濕中於經絡曩臣家
食時曾一舉發人理俱絕幸以高醫得瘳醫
言慎守伍載方無後憂故臣素多樓居今海
國卑濕衙齋無樓如坐井中於是濕浸筋骨
腰脊毒楚艮弗可忍每服除濕之藥未免傷
燥又覺鬱火上炎時作暈眩兩耳雷鳴日夕
無休臣子身天外匪惟兄弟妻孥不及相隨

亦且親戚朋友無一爲對㒺首白雲思老親
之倚閭驚心沉痛懼大命之朝露㠶㠶家僮數
人徬徨無策惟有涕零臣非木石其何能堪
况戎馬倥傯原非臥理之局而策應緩急夫
豈坐嘯之能臣病繇濕積既不但如風露之
偶侵則醫難率療安可覬於旦暮之速愈若
不早圖謝事臣性命之憂僅止一身而封疆
之事關係
宗社儻有鈌誤誰實尸之爲此瀝血上
請伏乞
皇上察臣憐臣
准臣休致
亟簡才望前來代理臣得生入里門延醫治病儻
不即塡溝壑與臣父共歌
渥德況
齊天爲願足矣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此疏到京適闖門更置巡撫相知者謂請告

恐涉規避又不果上

奏辭推陞　新命疏

奏爲鷩聞

新命揣分難堪懇乞

聖明

俯容辭免事准吏部咨該本部會題照得兵部添設右侍郎余　陞任員缺已經題奉

欽依照例會官推舉除科道官例不推舉外臣等

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公推得

天津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邦華保定

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　俱堪任前
缺伏乞
聖明於内
簡用一員恭候
命下行令欽遵到任管事等因天啟三年閏十月
初九日吏部尚書趙　等會題十二日奉
聖旨是李邦華陞兵部右侍郎欽此欽遵備咨到
臣臣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臣章句腐儒迂庸拙吏
皇上不知其不才起之田間昇以節鉞去夏被
命適當廣寧潰後風鶴皆兵臣以天津迫臨大海
一水盈盈與奴共之力固弗勝義無他諉乃
於東妖披猖之日单騎履任不謂草創新鎮
事罕因襲贅疣陋局勢難展錯臣雖食不下
咽寢不安枕疾病不問醫藥拮据茶將者一
年有半而心血碌碌表樹僅僅訓練徒勤未
必一可十而十可百糗糧數匱常虞呼不應
而應不時嘗房可摟顧恐懷土而成逸馬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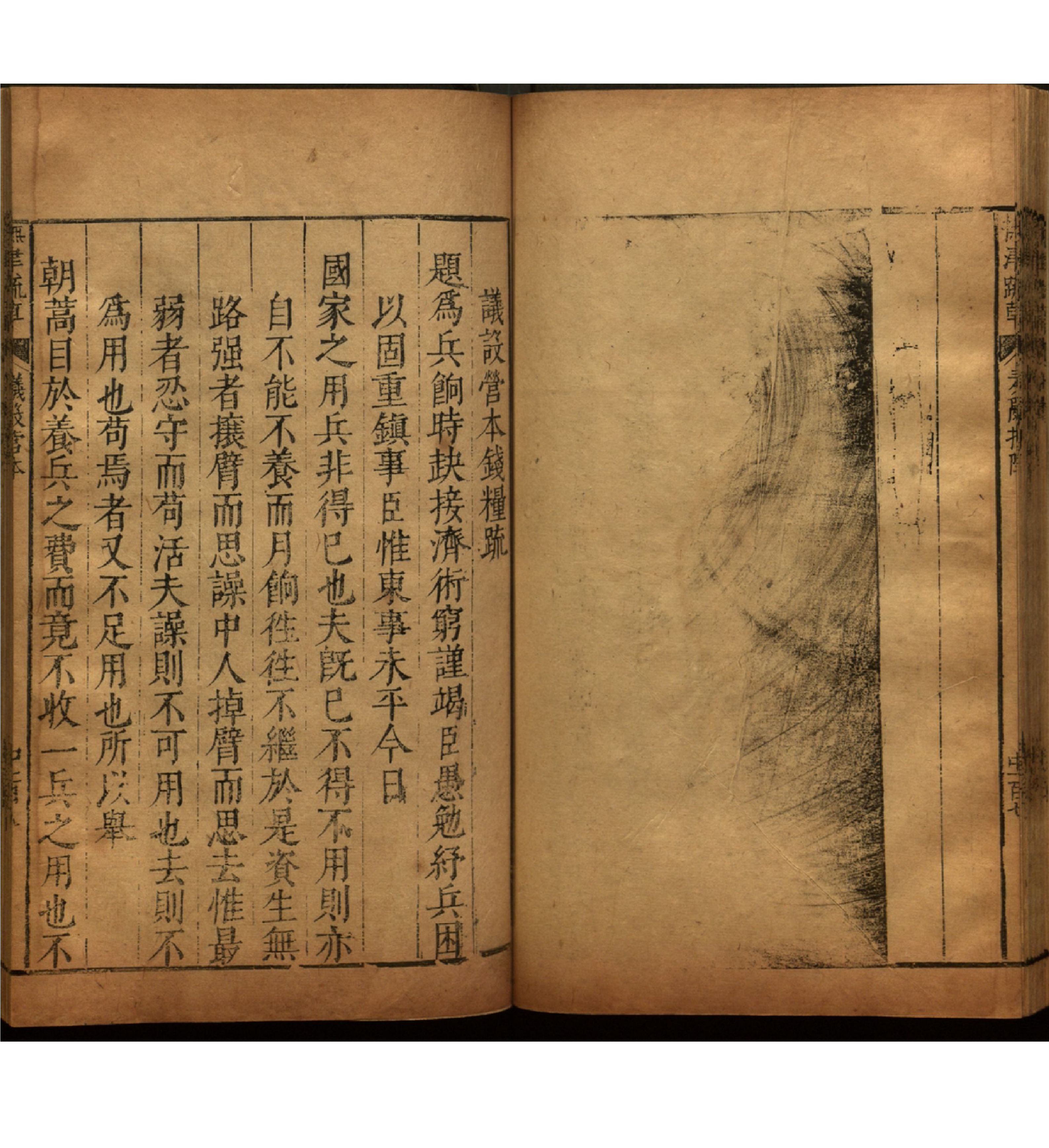
粗修獨苦上駟之莫購巖隄防於海口雖舳艫相望恨長鯨之未殄勤策應於關前縱水陸齊驅將平胡以何日祗覺心長而才短無柰責鉅而力綿歲月惟邁功效幾何方懼吏議之無逃乃蒙樞貳之

特授循資以進則內媿閱歷之尚淺採望而登又深懋名實之不副夫司馬統六師以平邦國而左右侍郎必將才素儲於夾袋庶足以供

主者之採擇必甲兵不穷於胸藏庶足以佐

主者之調度而臣雖嘗躬親戎馬之勞[illegible]非有尺寸之長似茲重任其曷克堪況[illegible]在側不勝我獨形穢之羞而糠粃居前將令人有食昧之誚此臣所以踊高蹐厚不能安於心者也且臣自九月以來緣積勞而成病因感寒而增劇濕痰流注於腰脊轉側靡寧欝火潛伏於脾胃咳嗽見血雖復旦夕勉支業已銷磨日甚而孑身遜託於海濱老親倚閭於天外遊子之念何恝故國之夢時縈徒

以封疆多故未敢乞身而此情此景人所共
知近樞輔孫　有併鈇之議既奉
明旨卽與覆行臣之本願但覬弛於負擔歸而以
醫藥延餘生以丘壑供菽水伏乞
皇上收回
成命
勅部速覆併鈇俾臣得回籍調理長娛老親庶
國家無濫遷之官而愚臣安止足之分矣臣
任惶悚激切待
至
天啟三年閏十月　日奉
聖旨李邦華既簡任樞貳着遵旨卽來供職不得
推辭巡撫事務既議歸併着督餉官兼管該
部知道



議設營本錢糧疏

題爲兵餉時缺接濟術窮謹竭臣愚勉紓兵困
以固重鎮事臣惟東事未平今日
國家之用兵非得已也夫既已不得不用則亦
自不能不養而月餉往往不繼於是資生無
路强者攘臂而思譟中人掉臂而思去惟最
弱者忍守而苟活夫譟則不可用也去則不
爲用也苟焉者又不足用也所以舉
朝蒿目於養兵之費而竟不收一兵之用也不

寧惟是餉不繼則將領之法雖嚴不能奪各兵謀食之時故訓練有所不及施而練不以時則兵技不精餉不繼則督撫之令雖重能弗憫三軍枵腹之困故請討未免於過激而激復不應則士氣益餒以不精之技就餒之氣乃欲驅之向敵不幾以封疆僥倖哉此固各鎮之所共苦而尤莫甚於天津天津鎮本新設兵多烏合其相率而應募者爲愛糈也而

廟堂之上每視此鎮爲贅疣呼之彌疾應之彌徐臣待罪一年且半其兵餉之按期而給者僅去年之八九兩月耳此外或遲一月或遲再月甚則有遲至三月者臣催餉之疏一歲五上而咨催不與焉藉非百計截漕得留十餘萬石之米以佐後時之需其逃竄鼓譟豈在山海通州下然繼今以往漕米之截尚未議也部發之餉又萬萬不能先於昔也以萬五千人張口而待朝不及夕寧盡餅可療之饑而

苷詞足果厥腹臣所以躊躕四顧而莫知所
出也茲當離任悉查臣任內程薪數米之餘
錙積銖累之數分毫不關正項者約得銀三
千兩臣儲之營中名爲營本每遇月餉踰期
聽各兵以應得之餉爲質暫相借貸少緩須
臾餉銀一出即便補償不得長借但查客兵
餉厚水兵在遠皆不必及惟陸兵揀練有素
似爲可用若不恤其困乏將望望去之而臣
櫛風沐雨之辛勤盡付東流故此銀僅及陸

營弟銀雖已具而虞始慮終不得不周臣悉
計之約有數端宜防之於預者一曰禁貸官
蓋官挾面情求貸必多所假于官者厚而所
施於兵者薄雛雉而飼虎飡不得之數也故
貸官宜禁一曰禁貸民蓋民間利重守者易
狥徒益典守之囊而祗損接濟之實丐餘而
飽壯夫亦必不得之數也故貸民宜禁一曰
酌所貸之額凡人情迫而求濟何暇爲留餘
不盡之思但六千之兵分貸三千之金人無

多數若源源而與山林何以給野火勢將顧此遺彼轉生怨望是必定之爲限踰者勿應庶幾人無越思乎一曰裁所貸之息津門俗澆凡兵貧民間一金月必取息二錢故有工於牟利者專放兵債欲盡行禁革益令兵窘於無措而聽其倒索兵之皮骨幾何堪此朘削今官錢原不責息但每兩月取息三分歲可千餘金量以百五十金爲典守者奔走書記之費而餘盡可復拓營本一歲之後裁爲

月息二分永無苛征庶幾人沐實惠乎一曰定執事之官營官非乏也而官之賢不肖無常去留久暫亦無常錢糧一經其手清結未易惟天津三衛故有世職聽用臣標下令擇其家之裕而行之醇者委令掌管設立簿籍按季查算歲終必併本息全交無缺然後或仍管或另委時出不測庶幾無耗費之患乎一曰杜詐冒之弊兵以六千安得人盡熟識而所憑止方寸之楮數行之墨即索金如探囊

萬一有奸徒冒名求貸何以辨之今將標正選鋒三營各設一鋪凡兵有求貸止投本營之鋪毋許錯亂必赴本營千總官給與印記然後發銀葢千總所轄不廣面面相親設有假借立可覺察庶幾奸欺弗售乎大都臣之此舉名以恤兵實以寬

國惜也括餘粟於瓶罍之罄求餘瀝於升斗之水爲力甚勞爲濟無幾臣實有所未慊弟念兵政弛墮之日又以餉之不繼激其譟潰終歸無用不若借此當厄之施爲聯屬之計而又非出於司農之金錢不過愚臣尺尺寸寸之節嗇或者亦不盡孟浪而無當乎臣生平爲吏迂愚自喜初任南國再巡浙省各有捐存以爲地方垂永利今茲之役猶前志也查前任撫臣畢　清儉節約原有千三百金之積以付臣支臣封識如昨今併缺仍歸前撫方來亦必更有積餘前人不言而臣乃必以自明也媿矣伏乞

聖明俯察臣愚
允其舉行將兵困可以時甦而津門一鎮當可長
免於脫巾亦封疆之幸也臣曷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啟三年閏十月　日奏
聖旨只所奏兵餉具見節省曲處苦心俱依議行
該部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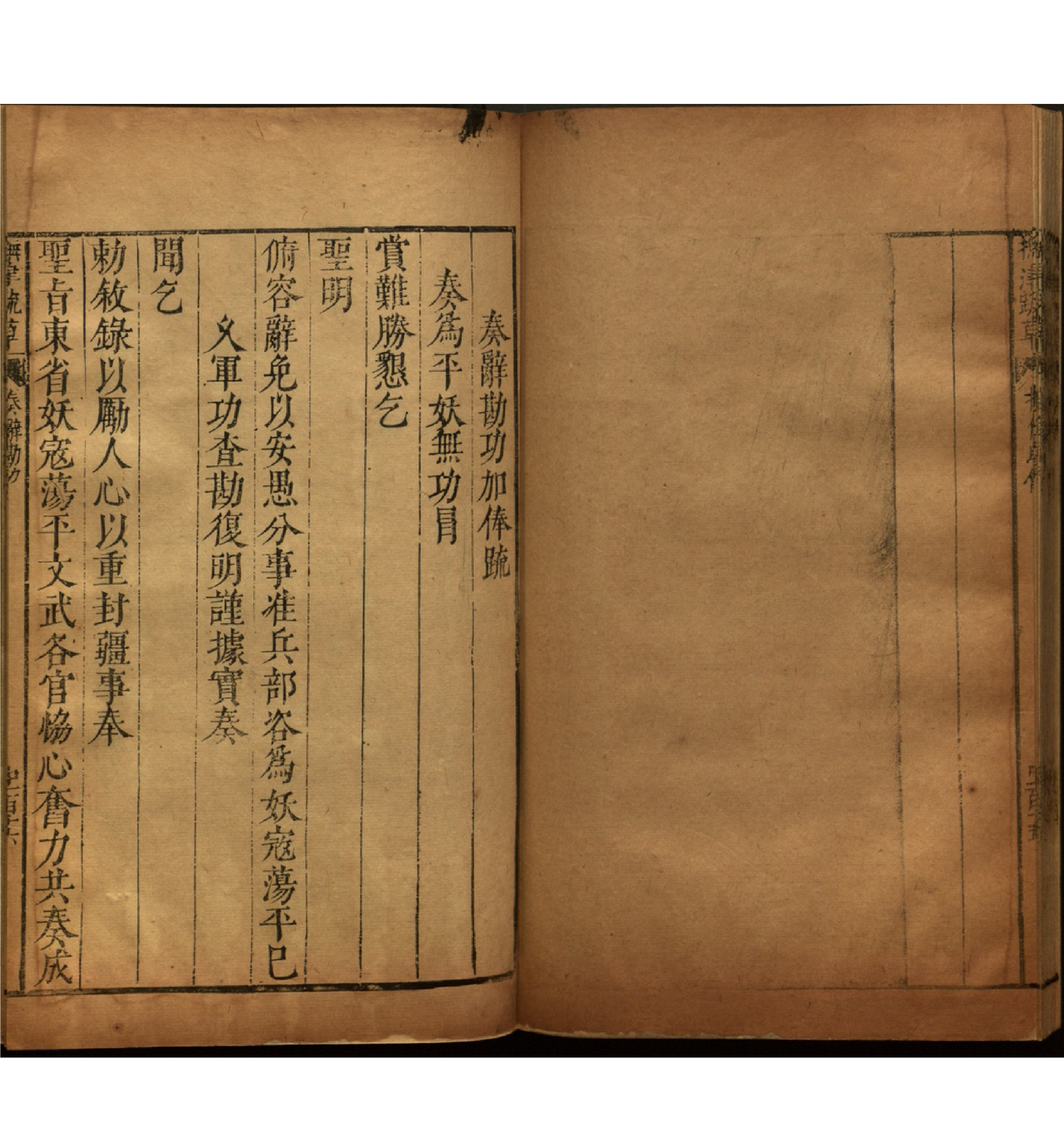
捐俸助餉疏

奏為捐俸助餉事臣奉
皇上命巡撫天津忝封疆之臣也封疆之臣急在
封疆今日封疆所最急者孰踰兵而養兵者
孰踰餉故司農蒿目於持籌舉朝嘔心而畫
策外則司府州縣竭蹶於征輸內則封樁罄
林畢殫於搜括臣身在局中目擊時艱愧無
以塞庚癸之望而果貔貅之腹乃不得已而
求之清餉嚴扣尅之禁酌本折之宜餉雖清

矣而不能益也又不得已而求之節餉汰老
弱之衆重隱占之法餉雖節矣而省無幾也
散金結客空懷報國之心輸粟實邊奈非素
封之子眞有躊躇四顧而不能即安者惟是
臣履任以來見敷天同讎之義無人不奮大
小臣工咸均後食之思即臣同城而居者有
督餉之大臣業於去冬捐俸助餉臣比亦勃
然有志而時危地險力綿任重一官去留旦
暮莫必所以逡巡而罷今幸東夷蟄伏苟延
歲月臣有俸可捐雖滄海一粟泰岱山一[illegible]
而臣之心不可已臣之分亦無所逃査諸臣
捐俸率以一年爲期臣去年八月起至十二
月終應得俸銀以窘急無聊盡行關支惟今
歲正月以後悉貯在部然僅十一箇月不滿
一年而柴薪未領可以挪補臣將柴薪銀補
足去年支過五月之俸而今歲歷過之俸則
盡捐助餉亦不敢拘定一年之數蓋在諸臣
捐之於履任之初不得不自爲限制以示無

忝竊而臣捐之於去任之際故直須盡佐公
帑以效其涓滴妄意三空四盡之日欲爲
國家寬度支即錙銖不厭其微而爲軍前免脫
巾或絲粟亦適於用伏乞
皇上
勑下戶部將臣任內全俸扣出充餉庶微臣疆吏
之責可塞而區區憂時之念亦紓矣臣曷勝
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啟三年閏十月　日奉
聖旨覽奏捐俸助餉具見急公知道了該部知道



奏辭勘功加俸疏

奏爲平妖無功冒

賞難勝懇乞

聖明

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事准兵部咨爲妖寇蕩平已

叙軍功查勘復明謹據實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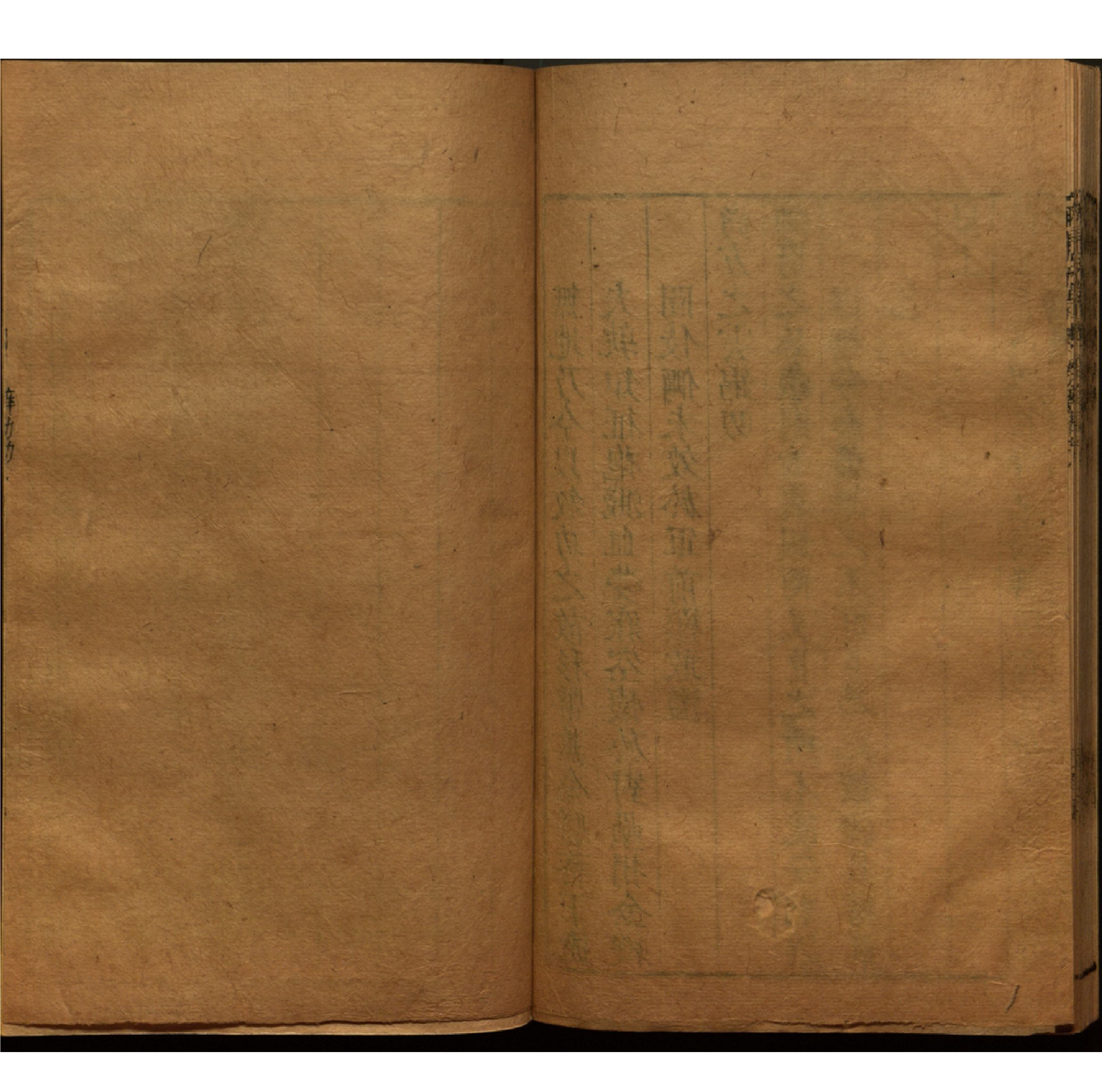
聞乞

勅敘錄以勵人心以重封疆事奉

聖旨東省妖寇蕩平文武各官協心奮力共奏成

功朕心嘉悅李邦華俟直隸勘功疏至併從
優敘欽此又於閏十月十五日接得邸報兵
部一本同前事奉
聖旨畿輔妖寇蕩平文武各官協心奮力共圖勞
績朕心嘉悅李邦華巳經陞任着加俸一級
賞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欽此臣不勝感激
不勝惶悚竊念
朝廷有激勸之典功雖薄而必酬臣子有靖獻之
悃賞無微而可冒去歲八月初臣方履任時
山東之妖寇正圍披猖而武邑之蓮賊相
蜂起津門之發兵徂征者前撫臣畢　臣
雖時有調度職掌宜然無足異也其後劉承
昌先登於滕縣董世賢奏捷於景州雖皆津
之兵將然適有天幸臣無與也臣待罪撫津
一年有半拮据荼將非不甚劇迄吏部會推
臣兵部右侍郎臣猶以勞而罔功竊懷跼蹐
具疏控辭用明本志今併勞亦烏有何以言
功功既未著何以膺

賞童而習之止知敬事後食之義仕而忘焉茸心
尸位素飡之恥則陞俸一級臣之所不能安
也向者三月間
皇上特眷樞輔勤勞
軫念關門將吏
欽須內帑越格
大賚臣以
勅載贊理征東兵主策應緩急亦叨
恩賜鏻段一疋銀四十兩雖逐隊祇領尚覺措躬
無地乃今以敘功之故彩幣兼金駢蕃下逮
夫孰知征袍濺血夢寐空懷於對壘捐金縱
間伎倆未效於軍前顧敢濫
尚方之雲錦叨
御府之珍藏則表裏銀兩又臣之所不能安也語
曰無勞而獲謂之不祥臣爲此披瀝具辭伏
乞
皇上
俯鑒臣愚容臣辭免庶無功者可安於其分而受



賞者乃益知所勸耳臣曷勝戰慄待
命之至
天啟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平妖有功敘賞已有成命不准辭該部知道

撫津公移

查取將領賢否檄

爲軍務事照得治兵之法必先選將津鎮原係新設所用領兵將官皆經前院甄別而使近巳槩登薦剡計無不可獨當一面者第道路傳聞中間轂實並存者固多議論參差者不乏毋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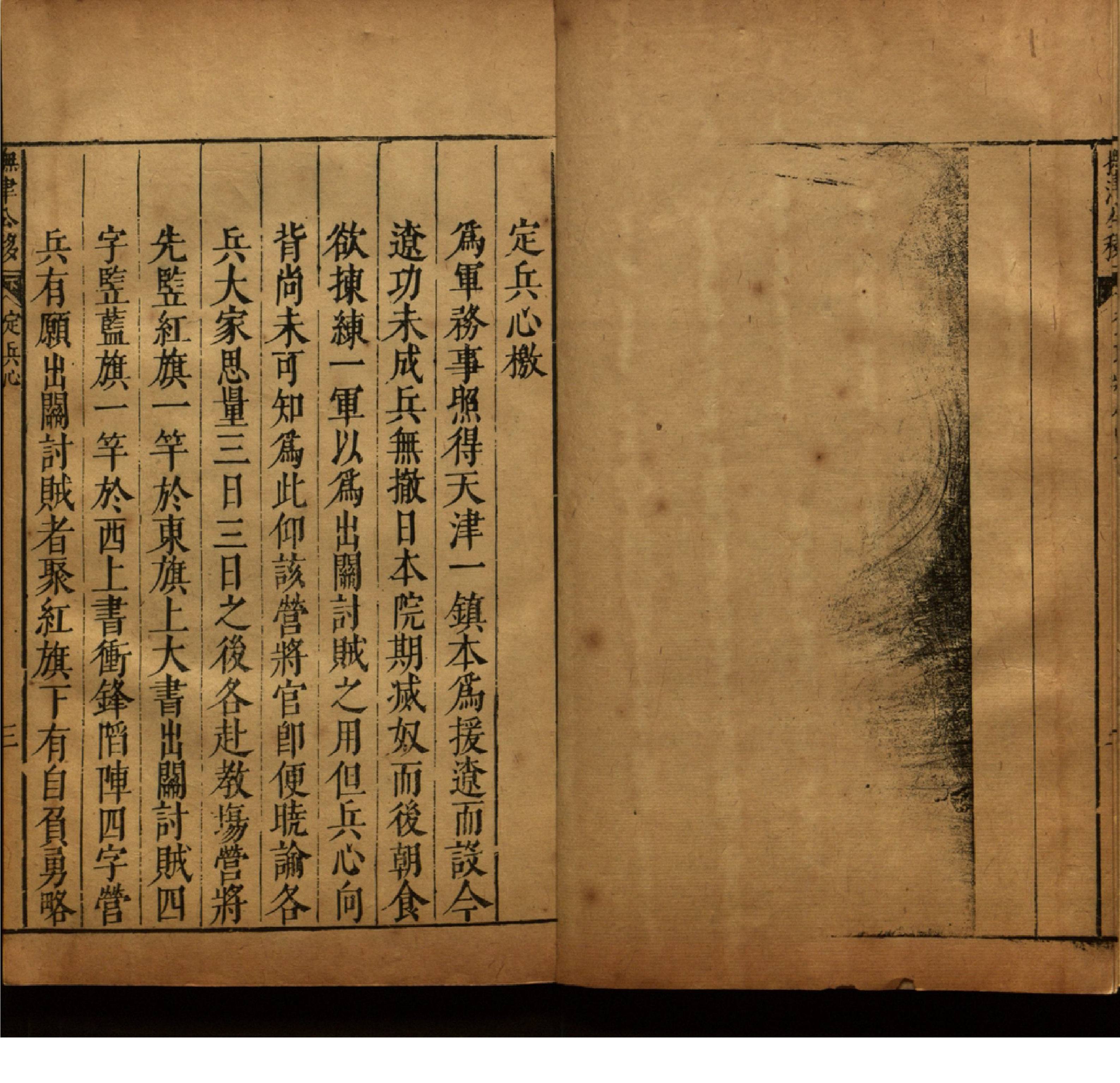
神京擁護榆關策應何等干係勿論儐帥儒帥之積弊亟宜洗滌即儒雅翰墨之優游鮮衣怒

催發淮兵六月餉檄

爲謹遵

明旨分發淮兵等事據江淮營分守馬頭營地方遊擊翁應玄呈稱本營官兵防守馬頭營信地永平道親臨本營點閱官兵俱係實在隨移文請討四五六月錢糧至今未發而官兵朝夕饔風引領以待發餉而后舉火衣甲器械俱各典賣無之珠粒桂薪赤身忍餓軍中號泣震天卑職亦爲飲淚乞移文永平道知

馬之虛飾少年輕躁之氣習儇猾浮誕之市井總無當於今日之兵政爲此合行該道卽將各營將官不論欽依加銜聽用現任自遊擊都司以至千百總分爲四等或應大用或應留用或應酌用或應罷斥各註於本名之下實以事欵不必考語陸則合標正兩營爲一類水則合新舊四營爲一類一如考案之式勿拘官之大小惟是最者居前殿者處後勿遺一人勿涉兩可定限三日內具報以憑參酌施行



定兵心檄

爲軍務事照得天津一鎮本爲援遼而設今遼功未成兵無撤日本院期滅奴而後朝食欲揀練一軍以爲出關討賊之用但兵心向背尚未可知爲此仰該營將官卽便曉諭各兵大家思量三日三日之後各赴教塲營將先竪紅旗一竿於東旗上大書出關討賊四字竪藍旗一竿於西上書衝鋒陷陣四字營兵有願出關討賊者聚紅旗下有自負勇略

超群可充先鋒素苦無人識拔者聚藍旗下
聚定之後營將逐一將紅旗藍旗兩項姓名
速具手冊二本一留本營一報本院各兵仍
於次日再赴教塲該營將官出前姓名冊令
其自押一花字於本名下其有先日已聚紅
藍旗下而次日不願花押先日未聚紅藍旗
下而次日願求續收者俱據實再一揭報本
院庶便於此再加考驗分別糧格查補器械
另嚴訓練要使教成一支勁兵緩急可恃毋
令人笑順昌八字軍爲無用也速速



查馬匹器甲檄

爲查核各營馬匹器甲以肅軍政事照得自有津鎮以來買馬除器月無虛日近聞各營馬匹不充器械不備此錢糧不足之故自當請補以充營伍爲此仰本官卽查該營現在之馬今尚若干是否堪供馳驟現在之器有無足用是否堪備攻鬬須從實覈說如馬匹可騎若干不可騎若干倒過若干器甲可使若干不可使若干實缺若干一一開明其現



在者解院親驗然後轉給限三日內册報毋
得遺錯未便

留兵勦妖檄

爲軍務事據河間府景州申詳併該州曹鄉宦等呈詞俱稱七月念九夜武邑縣紫塔村白家屯等地方有白蓮多賊于洪智等放砲舉火殺人祭旗以紅巾爲號所至村落擄其壯丁脅其婦女掠其頭畜用車裝載運至老營一日間景城西搶擄十餘庄初二日漸偪州城鄉官青衿分宿于四門夜不交睫大聲疾呼斗大之城何處尋兵然賊黨日增擄掠

日衆再進數日恐山東鄒滕之變再見於畿
輔懇希速發節制之兵數千名擇良將統之
前來勦除勢急燃眉等因據此看得山東妖
賊狂逞奉
旨會勦天津已發兵五千精銳一空今撫屬地方
有此異變援勦宜急而標正二營寥寥若行
盡發殊非居重馭輕之意東省屢捷之後勢
同破竹諒亦不藉多兵所有毛兵營官兵合
行掣回爲此仰道郎便督令毛兵營將官董
世賢統領官兵一千員名刻期前往景州相
機勦賊本官仍將到州日期馬上飛報本屬
萬分緊急軍情毋得時遲未便

發兵勦妖檄

爲軍務事據河間府景州申詳併該州曹鄉
宦等呈詞俱稱七月念九夜武邑縣紫塔村
自家屯等地方有白蓮多賊于洪智等放砲
舉火殺人祭旗以紅巾爲號所至村落擄其
壯丁脅其婦女掠其頭畜用車裝載運至老

營一日閘景州城西搶擄十餘庄初二日漸偪州城懇希速發節制之兵數千名擇良將統之前來剿除勢急燃眉等因據此看得山東妖賊狂逞奉
旨會勦天津已發兵五千精銳一空今撫屬地方有此異變援勦宜急除備行監軍道將毛兵營官兵六一千員名調掣去後尚不敷用合議再發爲此仰本官即便督令選鋒守備駱舉將原管家丁三百名再選壯兵三百名凑足六百名之數多備馬匹責成駱舉統領前往景州相機勦賊務要整頓齊備器械鮮明與正兵營官兵合爲一營聽監軍盧同知節制調度務要盡心竭力以勦
王事俟有功績定行破格優叙事屬萬分緊急軍情毋得視爲泛常時遲未便

約束進勦各兵檄

爲軍務事據景州申報白蓮妖賊在該州地方倡亂焚刼漸偪州城已經牌行監軍道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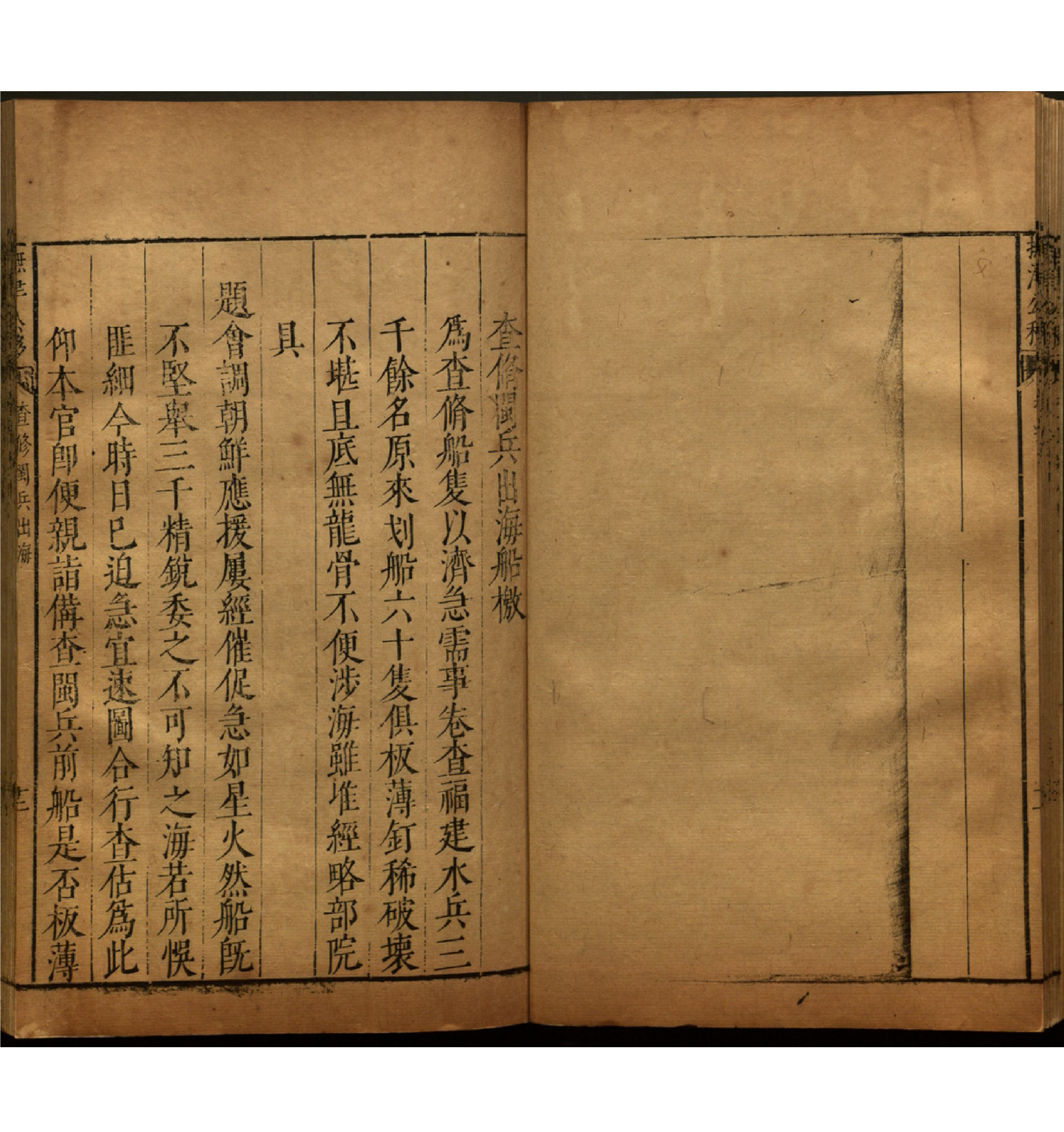
取毛兵營官兵勦除去後誠恐各兵因見掣回沿途騷擾合行禁約為此仰本官即便諭令各兵恪守營規行則魚貫止則林立務期秋毫無犯遇敵奮勇當先以圖報効方稱有制之兵待事完日從優犒賞但有在途搶奪人財物衣服強入民間內室及擅取一草一粟等項者輕則聽本將遵照軍法綑打一百割耳遊營重則申報本院提解斬首示衆將領中千等官約束不謹申令不明一體究治決不輕貸



練鄉兵檄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武邑之賊雖以重兵勦平然黨與繁多憫不畏死近留兵戍守景州正防竄發而大軍所止荆棘生焉亦豈地方之福第令有司不以無動爲大之說自甘玩愒未雨徹桑彼百姓各有身家豈肯聽賊蹂躪不思爲守禦計者本院曾於南都見一縣令簡練鄉兵三百名皆極精銳所用錢糧皆自設處此三百兵者愛戴縣令眞如父母遇

有緊急人人効力昨鄒滕盜起前縣卽屬比隣賊數數言攻刼至今卒無杌揑可知天下事存乎其人若出於實實修備固圉之心寧以爲民而反得擾民之譏者爲此仰州縣官吏卽便召募鄉兵嚴加訓練多則五百名少則三四百名聞有警則聚之城中無警卽任其散處練則給以口糧器械不練則聽自營生業時當農忙則放之歸農其家有急則許令給假或免其徭役以示招徠或間示不測以神鼓舞此在賢有司觸類而通自有妙用無俟本院之諄復而所在皆有勁兵盜賊爲之屏息亦惟諸有司之循蹟誰能掩之通限一月內報召到鄉兵數目二月內報團練有無成兵三月內報成兵人數多寡愼勿視爲故事虛文塞責地方有事輒呼號告急事平之後又養疏相視也取具遵行緣由報查毋得遲違未便



查修調兵出海船檄

爲查脩船隻以濟急需事卷查福建水兵三千餘名原來划船六十隻俱板薄釘稀破壞不堪且底無龍骨不便涉海雖准經畧部院具

題會調朝鮮應援屢經催促急如星火然船既不堅舉三千精銳委之不可知之海若所悞匪細今時日已迫急宜速圖合行查估爲此仰本官即便親詣備查閩兵前船是否板薄

釘稀破壞不堪應該作何脩理加添龍骨逐
一備細驗估應用某項料物若干費用錢糧
若干約於何日可以完工如不堪脩亦要明
白毅說應該作何議處作速詳報乘時脩理
庶濟急用毋得遲遠未便

賃船安兵撽

爲查脩船隻以濟急需事行據天津兵糧潘
同知呈稱查得𨶹兵划船六十隻板薄釘稀
委不堪載見有首尾破裂者有腰節損壞者
有桅杫折傷者至於底板似紙水滲其中約
二三寸則隻隻有之此斷不可輕用者也方
今官兵屯聚各船不便查估合候明示令其
移居岸上或暫撥糧船搬運家具庶空船便
於驗看而用功不至後時矣等因具呈到院
該本院已經詳批去後爲照𨶹兵出海業已
數本
明旨今暫駐津門不過爲船隻未便耳本院新任
亦疑其藉口逗遛卽行管理軍器潘同知前

徃估驗委云板薄釘稀不堪出洋即當及時脩理以便督發但各兵無處安挿船不能空未便估脩移之岸上又慮爲久安之計爲此仰道即查運糧空船有無見在河干者量議賃資取爲閩兵寄頓之用俟脩理完日閩兵復歸原船出海庶時日不致久稽而軍務得以蚤竣矣速速詳報勿遲

搭蓬安兵檄

爲脩理船隻以濟急需事照得福建水兵划船板薄釘稀不堪出洋久已行令修艌但覔欲移置運糧船上而事體窒礙今當作速會計岸上搭蓬應用使費若干一面先報併將水兵划船六十隻一面估計應用其項物料若干約費錢糧若干逐一議明詳報以憑批發立等修艌毋得遲遠未便

發銀福兵搭蓬檄

爲修理船隻以濟急需事據兵糧廳呈詳會同福建水兵營都司楊聯璋查該營實在兵

三千九十八名划船六十隻往大直沽地方
王家園河下搭盖蓬房以備風雨其蓆葦木
料每兵給銀一錢共該銀三百零九兩八錢
緣繇到院據此隨該本院詳批闗兵搭蓬以
便修船此不可時刻緩者仰管糧廳即動支
原寄庫支剩銀如數速發繳去後擬合行查
為此仰本官即查糧廳解發銀兩作何給散
各兵搭盖蓬房有無完備應修前船作速會
同兵糧滸同知估計銀數亟行料理務期堅
緻如法庶便出海之用查明報院以憑給發
物料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催修船檄

為修理船隻以濟急需事案照先據兵糧廳
會同都司楊聯璋搭盖蓬房修理船隻緣繇
到院已經發銀料理去後未見回報擬合行
查為此仰本官即查各兵搭盖蓬房有無完
備其應修前船作速會同兵糧滸同知估計
即日速報以便給發銀兩及早買辦物料乘

此天氣和暖上緊修艙以爲將來出海之用
毋得再遲未便

議闖將去留檄

爲軍務事照得闖兵之設原議防守天津嗣
因毛文龍鎮江之捷意其力能制奴故急行
接濟而闖兵便
題出海矣止緣三千人衆無船可載本院入境
以來多方措處其如運艘不至修艙船隻之
物料無從買辦延至於今始令各兵搭篷暫
息起船估脩卽晝夜併工然出海之期必不

能及自當在次年二三月間另議無疑矣客
兵久居地方相關不得不任爲料理乃查其
統領將官一爲都司楊璐璋一爲都司覃維
階雖兩弁各有所長然兵權宜一勢無兼統
難望蕭蘭之相下安必平勃之交驩况二弁
縱無爾我而部下袒分左右積漸以往兵心
異向事端必多非二弁之利卽非地方之利
也若不去彼就此便應分營各轄而所部將

官、大冗亦當酌議爲此仰道卽便查議本營
二將應否一正一副應否一去一留應否分
爲左右兩翼各行統領以免兵心搖曳其部
內將官旣上有都司下有把總應否又設守
備每總領兵三百人是否兵少官多應否裁
減一一查確詳報以憑具
題施行事關緊急幸勿遲延須至牌者

處置逃兵檄

爲乞憐遠戍枵腹事據浙兵營中軍守備楊
應鬥具呈前事爲照水兵出海前赴朝鮮奉
旨策應毛總兵雖糧餉缺乏只合請討豈得擅歸
且查監軍梁副使原牌明云急拏逃兵則逃
者其實心而無糧者其藉口也情節甚重法
無輕貸但據應鬥再三禀稱原兵八百餘名
一名不敢他逃今漸至大沽查驗可知除楊
應鬥羈候外爲此仰本官遇有浙兵船到一

面査其人數姓名陸續飛報若果以糧盡而
歸別無異志姑令各兵在船候糧本官暫行
統束不許一名私自登岸俟本院議發行糧
即速出海少可寬罪仍發兵船四處巡緝但
有逃者即便拿來正法不許賣放故縱違者
軍法從事毋得違錯未便

處船檄

為軍務事案照遼餉道呈稱楊應咢上年渡
海船壞數隻文士銘見有家丁亦應添船以
便渡海等情據此已牌行鎮海前營孫都司
擇撥船隻去後今鎮海水兵戰船無多不便
撥發合行知會酌買為此仰道即便查照前
詳批註楊應咢等合用船隻聽該道給價酌
買不必再詳待買完船隻開價呈報以憑查
筭施行毋得遲悞時刻未便

處船價檄

為軍務事據遼餉道呈稱蒙本院批詳前事
查得標下浙直營中軍楊應咢上年渡海船

壞數隻文士銘見有家丁亦應添船以便渡
海等情到院該本院已委該道酌買船隻督
催出海去後所有船價合行急發爲此仰本
官即于工部銀內動支八百兩給差去委官
漆爾誠領送遼餉道收買船隻督發楊應㫷
等渡海援遼毋得遲悞時刻未便仍將動過
銀數報查須至牌者

防範逃兵鼓譟檄

爲軍務事照得管大藩所領各兵海外逃歸
法本無赦本院念其無糧不加督過特行餉
道處糧再遣適據千戶漆爾誠報稱各兵與
餉道講糧不合洶洶不平殊爲可恨爲此仰
鎮海前營都司孫應奎統領部下兵丁會同
後營守備左之武并海防營都司賀虎臣各
統大兵前去海口一聽餉道指揮如逃兵敢
不遵依處分即便盡力勦殺本院蒞任之初
法在必行各兵有功另行獎賞須至牌者

處置逃兵鼓譟檄

為軍務事照得朝鮮回兵雖以無糧為名然擅離信地法紀有碍本院憐其饑困不加深求行餉道酌處銀米此皆戶部原無欵項不知費多少商量各兵全不知恩乃敢肆行要脅即云舊餉不足曾不思汝往朝鮮是誰發遣汝餉原該支於廣寧廣寧既失便該支於山海何為問之天津今天津出為處餉汝尚洶洶豈此間萬餘重兵無柰汝六百人何乎本當嚴行查究姑念饑兵情廹為此仰叅將管大藩再行開諭仍每船與哨隊長一二人前來聽本院分付管大藩即自親押同來毋得遲悞未便

監護逃兵出海檄

為軍務事照得管大藩領兵出海亟須押護查有經略差來都司文士銘原議出海前赴朝鮮所携守備材官家丁數十人可任重寄已經撥給船隻動支廩糧合行遣發為此仰都司文士銘即日起行與管大藩兵船齊發

直抵朝鮮取監軍梁副使收兵回文差的當
人役轉報毋得遲悞未便

催兵出海檄

爲速催官兵渡海事照得管大藩擅回各兵
已經筭給月糧增修船隻委官押送一一完
備業具疏奏
聞雖尚未經部覆而各兵之出海無疑大藩之領
兵亦無疑矣今數日之內各兵製辦衣裝修
艌舊船相應竣事但天風日高海水將氷若
不嚴督出海無期向來一二倡首譟兵既已
得人即宜速解處分以免觀望爲此仰道即
查該營各兵衣裝曾否製辦舊船曾否艌完
的以何日祭海何日開行速速具報除本院
另牌嚴催外仍差人守催并諭文士銘一路
監護毋得零星不相照應其兵倡首譟兵亦即
審確速解處分以結前局勿遲時刻未便

查覈器械檄

爲軍務事照得標正二營逃兵不惟糧餉所當截日住支即器械亦應繳還乃各營具報有云拐去者有云現存者拐去旣無可追現存又不還庫將來招補又行請討然則此項置造何時而已而將官逃一兵落得一器不亦利哉甚可怪也擬合亟查爲此仰本官即便根查各司逃亡兵士共有若干已補過若干未補若干原執何項器械現在何處下落

緣何不行解報作速備細查明一一呈解中
間如有侵欺指稱逃兵拐帶者即據實蔽說
以憑從重究追不貸毋得遲違未便

查兵械檄

為催查逃故兵丁器械事照得天津鎮係草
創器械一節委難精利每查問兵將皆謂所
給之械全非禦敵殺賊之用然所費錢糧良
已不貲本院履任之初查點軍庫寥寥數件
心甚憂之故創立局房令携來家丁自行監
製不用局官第一時豈能就手而各營請討
紛紜頗苦應接不暇因念兵數有定其脫逃
病故者所執之器寧盡與其人俱往而各營

竝未見報曾於批詳中再四叮嚀查辦雖間有辦到不過一二其漠然不應者實多若不力行清查將造作何時告竣且不論局匠之煩苦無已物料之採辦惟艱今內帑外帑無非空乏之安得有天雨鬼輸之金錢可以取如携而用不竭耶爲此仰本官即便查該營自設立以來前後共收領過器械若干共逃故過兵丁若干已報拐去器械若干現今補完兵數若干存留未繳器械若干一一開載不得含糊除已前積貯逃故兵丁各器械限三日內盡數繳呈外自後每報一兵逃故即送一器械交還本院其或隊長百總千總有敢隱匿者查出定以軍法重處決不輕貸先將遵依緣繇報查毋得遲違未便

起建營房取用營軍檄

爲軍務事照得兵不練則不精而練兵必有其地故工不居肆無以成事兵不在營無以習耗今津門各兵絕少營房類皆四遠寄住不近教場將官既猶鼠共眠以講武爲故事各兵亦借口散處以就練爲桎梏徒糜月餉曾無實用今當以建立營房爲第一義看得演武場地最高爽又極寬闊別無水患堪造營房但物料雖出於官錢而工作舊資於營

軍爲此仰道卽便轉行左右兩營將卽各撥
軍丁一二百名前來應用如果各衙門占役
過多本院當先自裁減以濟公務以次及於
各衙門照數暫裁俟工竣之日又可應役事
在速行毋遲時刻未便

分辦木石檄

爲軍務事照得蓋造營房不徒安兵亦念汝
等皆遠人在此賃房多費故蕪蓋官房以便
統兵訓練爲汝省錢但今天氣漸寒工力浩

大物料難辦本院日夜焦思不能速就爲此
仰本官各自設法尋問木植磚瓦等項物料
具數來報以便給價買收卽泥水一項亦須
尋覔本院不吝錢糧只要工料湊手蓋衆擎
易舉假如汝等自造三間房屋何等容易今
營房一千五百間事體煩難必須分任方可
成功各宜悉知上緊遵行毋得視不切已悠
悠廢日未便



防護運艘檄

為運艘守凍預防宜急事照得天津為漕運咽喉兼以新餉所聚河干軍民船隻頻於櫛比往歲運事期蚤此時船皆抵關獨今年以東盜之梗船過甚遲而天津於截留五十萬石外又議加截二十萬石目今建囤不暇糧難卒上而刻日河凍船皆坐守鱗次膠窒風火堪虞匪惟數十萬之糧關係
國儲亦且數千號之船關係地方本院為之寢

食不安為此仰道即便差官速查空船驅逐
南行不許停留時刻其有糧未經收者亦令
二三十隻便為一幫中空十餘丈又另起一
幫毋得仍前接連緊靠如遇冰合船旁多鑿
冰井以便取給每船仍責令多置戽斗十餘
枚緩急有恃此言雖迂而意外之防不容不
周想該道必有同心幸勿視為泛常也切切
須至牌者

節用簿由

為歸併動用錢糧以便稽查事照得本院并
書吏門皂等役供應及紙劄公費等錢糧原
皆議有成數無容增損却不足用此外並無
紙贖至於操賞正經亦無分毫額設訪之前
院舊用事故等銀大非得已及支用欵項分
簿各載此那彼移頭緒多端頗藏奸弊大難
稽查合行歸併為此仰司即將發去循環文
簿二扇內將本院原額每歲廪給等銀共計

二千五百一十一兩二錢分爲四季則每季
該銀六百二十七兩八錢又一季分爲三月
每月該銀二百零九兩二錢六分六釐以作
舊管其每月收到事故等項若干開一總數
以作新收然後以本月之內大如操賞交際
小如下程酒席衙役工食多者十數少者錢
數不論何項支用俱儘於前舊管內動取取
完卽以新收事故等銀繼之謂之開除如支
有剩餘則爲實在萬一無餘又勢不得不那

借則再添借支一款以便下月劑量補還每
月終送簿一覽庶各項數目一見了然不費
查考且値此窘乏之日勉爲無米之炊觸目
驚心亦愈知節省不致越支以貽後來不補
之咎本院性素淡薄又不携家飮食衣服極
其簡陋每月廩給所需不過數金其餘儘可
以佐公費柰路當要衝舟車絡繹禮節繁猥
疎漏獲戾除揭囊稱貸捐廩捐俸皆昭昭在
人耳目此外別無神輸鬼運之策只有一味

僉書聊結此一官之局以自手之所入爲自手之所出其前任所交各項銀兩一毫不許輕動即有贏餘寧留以待後人盖此地此官日難一日本院逆知將來措辦之苦决不減於目前故爲此斤斤將事正艱靡支愈甚江河莫挽付之浩嘆須至簿者

查海防錢糧檄

爲軍務事照得國家設一官必有一官之支應如衙門修理廩糧紙扎人役工食何可一缺津門初開重鎮名爲海防雖有道府州縣統轄之稱然人多贅疣相視官評吏治刑名錢穀一毫無所干與所轄者止天津三衛耳而三衛亦不受轄查從前衛𠫼貯有海防營屯田稻穀變價及征倭餘銀積數不少又有三司餘稅原供上下衙門修理故前院軫念

民艱凡一切公費廪糧下走代耕之需毫不
派之郡縣概從此中支給曾幾何時而項項
告匱查厰所豁則以衛帑原無專屬故西撫
得而取之驛傳得而取之允隷於津城各衙
門又皆得而取之十羊九牧事無綱領又少
成規至以本院衙門修理百金之費亦罔所
出而議派之州縣且勿論州縣不必應即應
矣而數月之後公費廪糧何處持鉢前院所
謂足支三年之用者何至本院遂化爲烏有
也事已至此夫復何言修理一項本院惟有
自行措處免派州縣又成畫餅第將來之計
亦須及早酌議爲此仰道即查稻穀變價備
倭餘銀二項除取去借去者勿開外現存多
少實數應否歸一專屬如不足前院所議三
年之費更當作何措處作速議詳以憑裁酌
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定將領人役檄

為軍務事照得津門將官向皆養尊處優自本院受事禁革乘輿儀從近聞此風已息本院甚喜諸將之善變也但占役之獘天下皆然牢不可破夫已居官任職而無一牛馬走相隨豈但非情亦且非體本院豈不念之第

國家養兵原求一人得一人之用令其出力滅賊而乃畜以奴隸空糜月餉想諸將之矢心

君國刻意功名者亦必有所不安本院今為爾等

設立人役以便奔走差遣之用但不能多總
之爾等只看本院行徑何等省事亦必不厭
其少既有此輩人役一切不許分外役兵令
其安心習學武藝敢有仍前妄用一兵定加
褫斥重究已經出示曉諭外擬合就行爲此
仰道卽便查照单開各官人役以襍役爲名
總其人數并月銀多寡移會餉司支給仍嚴
諭各官遵照派定人役不得分外輕用一兵
其各役工食作速酌議妥當詳報以憑施行
毋得遲違未便



淮兵經過檄

爲軍務事照得淮兵赴關接濟誠不可缺防範亦所宜周畏而遠之則各兵不免饑寒之患懼而縱之則各兵又有騷擾之虞所貴預爲料理免致臨時周章爲此仰州縣官吏即將發去告示在於官兵經過處所張掛曉諭仍須加意照常安插凡米一升錢幾文飯一碗錢幾文麵一斤錢幾文以致魚肉酒菜各定時價即秤斗壺碗俱用官號每飯店幾家

編一差人專管候兵到時差人檢點先交銀
而後飲食免致事後爭兢大出告示俱以奉
本院憲牌爲名隨到隨遣勿令逗遛地方如
有不遵約束者即飛馳報院以憑拿究俱毋
違錯先具遵行緣繇報查須至牌者

委官養馬檄

爲設官專養馬匹事照得兵馬二字原不相
離故設兵必設馬馬不膘壯而以臨戰陣兵
無所恃譬則魚之失水其何以生天津開鎮
屯兵去歲前院買馬八百至今死亡過半本
院每日見倒馬文書至心如刀剜前者行各
營將堪騎馬匹另開而以瘦損馬匹開報到
官委官喂養後見原開瘦損者倒死反少而
原開堪騎者倒死反多良繇兵皆貧寓那得

馬房尅減草料不顧馬命故本院銳意盖造
兵營卽盖馬房令馬房已就但若以馬付兵
其扣尅糧料如故也其喂養不時如故也其
馳驅無常如故也馬豈有能長存者爲此仰
本官會同其卽便專管養馬一事以後發營
之馬不論新舊許兵養不許兵騎每兵各置
小木牌一面上書馬齒毛色總貯於營將之
所如遇本兵差操然後摘取一牌許令騎坐
非有公事各兵止於煑料鍘草朝夕喂養或
遇本院考試馬箭亦令騎射考完卽歸原廐
其喂馬之法亦如前養瘦馬之式養馬官自
將豆料二升煑熟秤其多少輕重而令營兵
各領二升煑熟臨時對驗若不如數卽係扣
減開名送本營將官責治如營將護短另呈
本院倍責本院每月兩次驗馬養馬官將馬
編立天地玄黃一二三四字號另具一冊以
便親驗肥瘦如日有長進則養馬官爲功如
日見瘦損則養馬官爲罪其合用獸醫亦從公

另舉一名以便隨營看驗調治各毋違錯

教練鄉兵防海檄

爲軍務事照得本院巡行沿海至塘兒上熟審要害與大沽無異而無兵居守殊微防禦之跡查有加街守備鄭登雲係地方著姓先年曾統練鄉兵出哨防海本院已

題入疏中責令照舊修復海防合行委用爲此仰本官卽便查照先年事規將附近鄉兵編列成伍分派出哨等項事宜南至大沽北至黑洋河與官兵會哨凡海上有警卽便飛報

仍令各兵備辦器械火藥以防海賊近口之
用本官亦須聚集各兵常加團練雖曰爲
國出力然爾地方人等皆生長此中輕難動移
嚴行守禦正以自爲俟有成績另加陞賞合
具依准及開造鄉兵姓名文冊前來呈報以
憑給劄舉行毋緩須至牌者

撤防撤

爲軍務事照得景州妖平責令都司董世賢
戍守其地以防竊發本院原疏止限三月今
幾十月矣論地方之人情或願居守或願撤
去論官兵之稟報則止願撤去不願居守本
院已再四貽書鄉紳竟不能決而近來餉米
無支轉餉姝艱新募蝟集統領難分安堵無
稽人漸厭兵則都司董世賢之稟揭所稱若
不速撤功無償而罪必懲者亦其苦心苦口

不得已而直抒者也此事惟該州與民相近
與兵日狎自能熟知人情本院已與商酌未
見回覆爲此仰道卽行州議兵不得不撤而
撤中光景撤後事宜一一酌妥作速報院以
憑
題知施行勿得延緩

查覈數營兵籍貫檄

爲軍務事照得標正二營各兵召募之初原
係烏合籍貫不確輙行收伍經今年餘逃過
甚多毎行州縣追拿盡是空文回覆並稱無
籍可稽情極堪恨法苦難施本院於召補新
兵雖已設法查籍而現在舊兵未加嚴核逋
逃之弊終不能免爲此合行該營卽便轉行
中千官毎司先查百總隊長然後令隊長查
什長令什長查伍兵卽將發去名冊令各兵

親自口供是否相合如果無異限三日繳報以憑盡數分行各州縣取結仍曉諭各兵此番如隱匿眞情不以實報者俟州縣回文至日即以詐冒兵糧綑打一百棍刺以天津營兵四字於左右面上令其終身不能脫逃法在必行毋得遲違

申禁纔越檄

爲申飭營官纔越文移事照得營務以將官爲主凡一切文移自下而上本院到任之初即有此示後因營缺主將有中軍帶署營務者有千總帶管中軍者事未歸一所具文移姑准批行今該營既有主將其中千等官不由本將竟呈文移事屬纔越合行申飭爲此仰本官即便轉行該營中千等官以後凡有一切兵馬文移俱報主將轉呈本院以憑批

發不許仍前纔越但不得因此稽延時日如
有纔越責在中千倘或稽延責在主將至於
迸兵不行緝拿僅以一報塞責尤爲非法巳
示五名不獲定行查究不貸取具各官遵依
緣由報查若照詳文書須另具書冊以便存
照毋得遲錯未便

酌定副將事宜檄

爲軍務事照得津鎭新設副將一切事體與
總鎭異倘不先行議妥未免臨期窒碍項准
部咨亦曾有行而未經欵列恐有遺慮爲此
仰道會同天津監軍道卽便查照後開條件
逐一議定詳院以憑叅酌咨部幷行各營施
行毋得遲延未便

計開

一總兵之下爲副將副將受制於總兵者常也

但天津原設總兵今雖改副將事權仍與總
兵無異倘一屬保定總兵則事權不得自專
且此地去保定六百餘里文移往來何等費
事卽本將亦不勝僕僕矣應否咨部爲請專
勅專印
勅內應否道破止屬天津不屬保定撫鎮庶官有
定守而柄無旁掣乎
一副將統理新舊水陸各營已經本院
題疏但與各營主將往來宜有一定禮節文移

上下宜有一定成規查海防舊營原設副將
其禮節亦彷薊鎮事例合加查定若文移不
行營將未免稱大徑行猶須斟酌蓋體可通
融而權須專制不得不一詳定也
一副將見本院原有帶府銜不帶府銜之異不
帶府銜行跪禮帶府銜與各道同禮此勿論
已至本將與各道各廳往來更須酌定成規
或轎或馬不宜參差
一副將人役本院已疏明於各營支用但當定

以更番之期惟是到任有執事公案什物之
類原無定額今宜裁酌若夫此項錢糧向以
總兵專管一營偏累至極而剩兵之名嗷嗷
至今未息今當出自何處時日已迫不容緩
圖勿又蹈前轍俾科斂四出也
一副將原無衙門前者總兵在此屢次播遷今
議建造固所不逮即暫時棲止亦僅有一小
察院而過客絡繹何處即次或借運司或賃
民房亦不得不爲周旋以免臨時倉皇也
以上事宜皆係現前急宜酌議者此外或
有未盡該道併議回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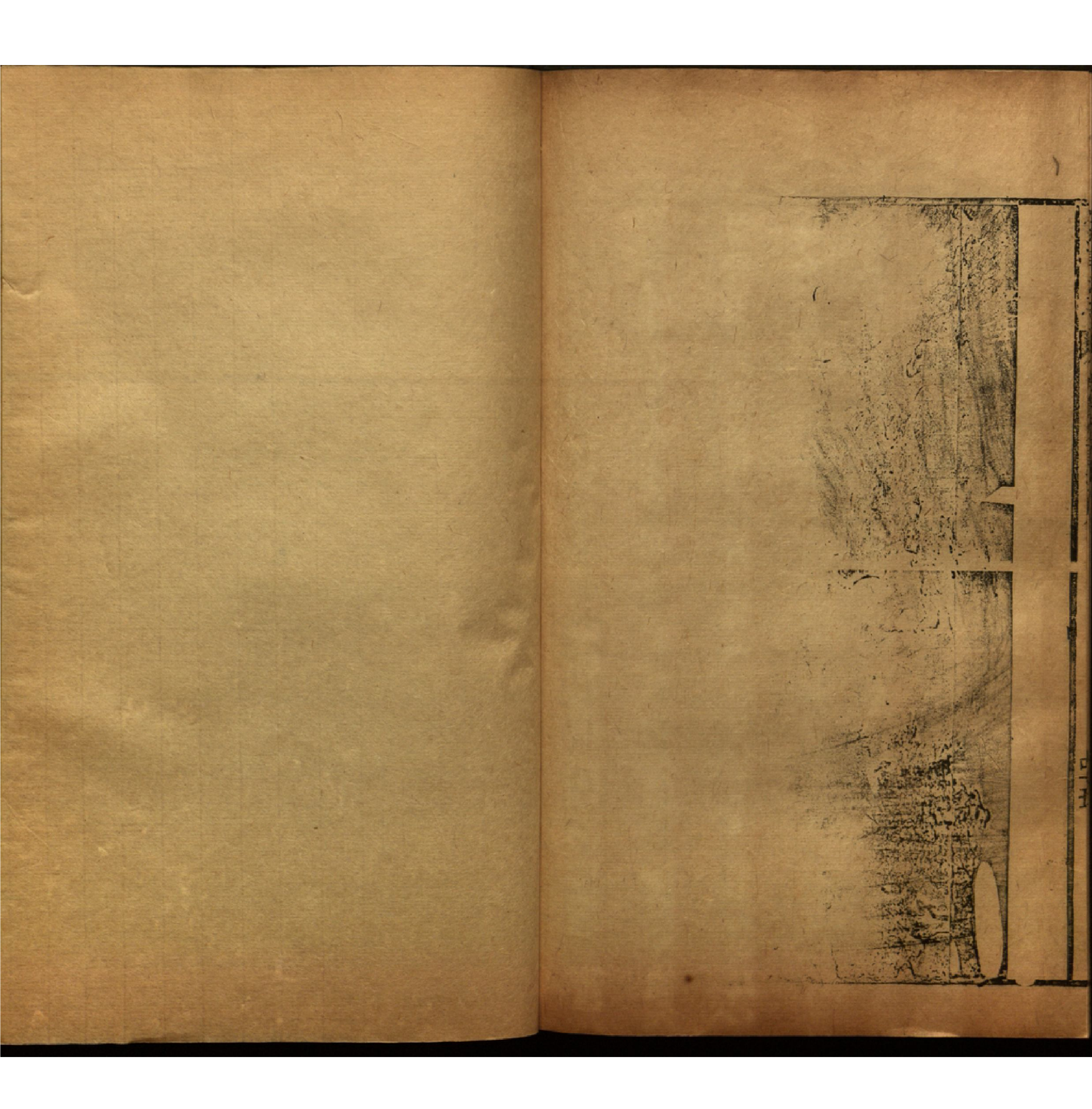
申飭庇護迯兵檄

為軍務事照得天津設鎮所募各兵不過順保眞河四府雖當時草創未暇於各州縣取結然豈眞無根之萍不可着落者年來各兵數有脫迯本院行文原籍緝拿十九空回並不起解及差人徑拿則又十常七八皆在原籍獲出然則前日之空文回覆豈非明作逋迯主乎甚且有迯兵已獲而中途奪歸强納衣裝以圖抵塞者恐有司仁慈亦不應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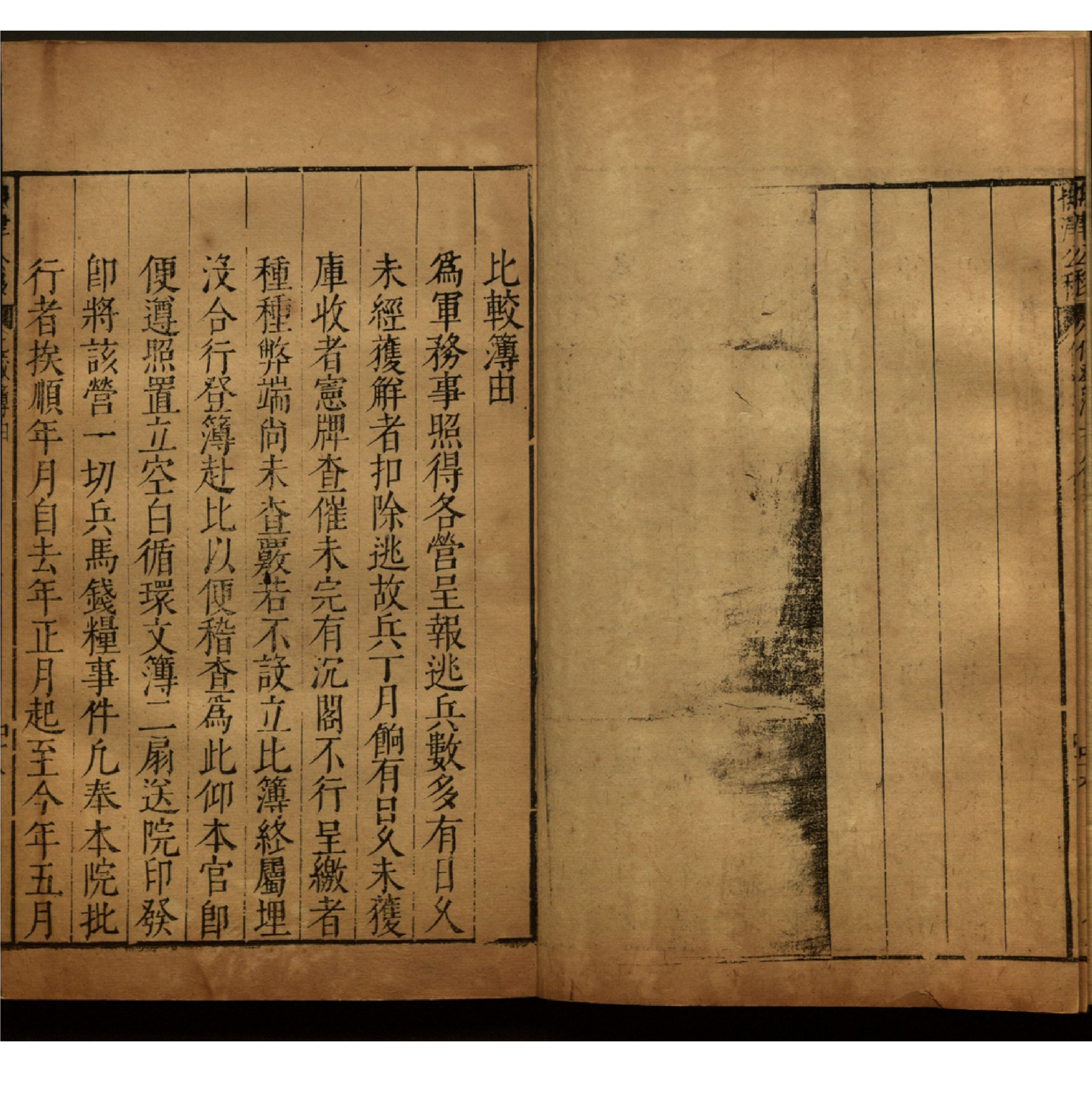
之斋施也至扵新收各兵行文取結率稱並無其人乃令什長管押來查又復人人有着總之不過避逃兵之累而扵急公之義慢不關念諒亦賢者之所不出也爲此合行遍告諸州縣之賢者以後遇有本院牌提逃兵勿聽差役賣放勿聽吏書沉閣勿僅以衣裝了故事勿庇匿本犯使他遁若仍以空文回覆而本院别差捉獲其在河間所屬印官徑行条處外即外郡州邑弁髦

國法本院或得而問之者不敢不預白也幸惟

體亮



會餉司乞發四五六月分錢糧接濟等情到
院據此卷查天啓三年四月初八日先准戶
部咨同前事等因內稱淮兵發防樂亭縣馬
頭營灤州銀行柳等處地方以屬永平欲本
部發餉於永平餉庫支給月糧但查防兵自
應隨地食糧今淮兵既防永平地方相應即
於津餉開除於永餉內增入再劄永平餉司
俟淮兵到日查給月糧併知會津撫可也呈
堂奉批准劄行奉此案呈到部咨會本院准
此已將津餉開除外仍備行該道移會永平
餉司支給去後今據翁遊擊具呈前因看得
淮兵四月餉銀本院既已開除於津門自當
支領於永平同是公事寧容推諉為此仰道
查照原行即將淮營官兵應支四月月糧遵
照部咨移會餉司支給施行毋得違錯未便



比較簿由

爲軍務事照得各營呈報逃兵數多有日久未經獲解者扣除逃故兵丁月餉有日久未獲庫收者憲牌查催未完有沉閣不行呈繳者種種弊端尚未査覈若不設立比簿終屬埋沒合行登簿赴比以便稽查爲此仰本官郎便遵照置立空白循環文簿二扇送院印發即將該營一切兵馬錢糧事件凡奉本院批行者挨順年月自去年正月起至今年五月

終止除已完者免開凡未完者逐項詳開如
某年月日一件爲某事奉本院批詳云云如
牌票則云奉本院憲牌云云　明開前件其前
件下粘小僉開何故不完若本年六月初一
以後則不論已未完一概開上已完者即于
前件下實開某月某日申繳未完者上緊催
完此後凡奉到本院牌批一字不許遺漏如
有遺者以增減文書議罪毋遇季終將簿塡
明總結以上奉到若干件已完若干未完若
干差承行書識賫赴本院聽候親查完欠分
數輕重比較毋得違悞取究未便



查逃兵盜刼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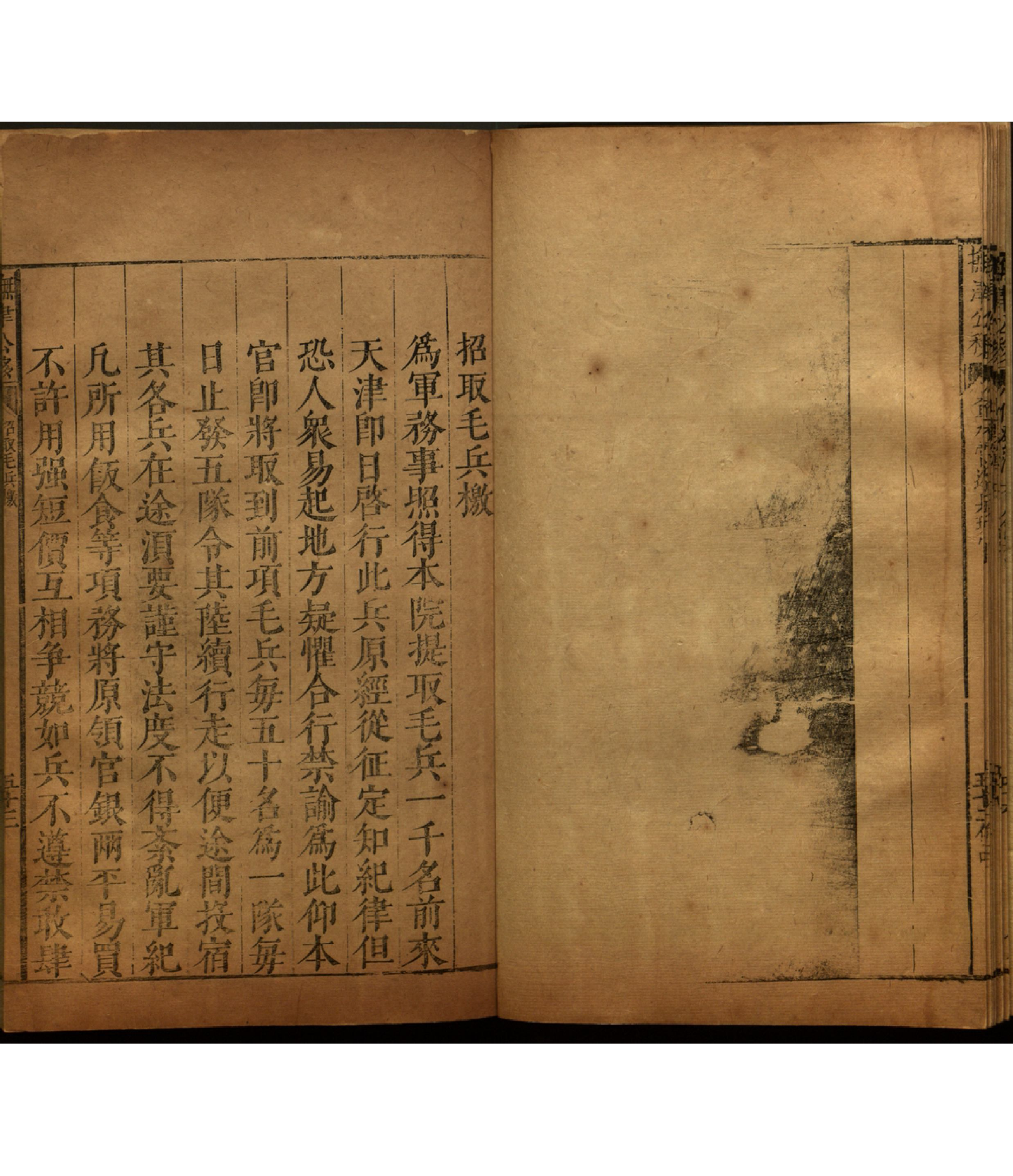
爲軍務事照得近日關内關外兵丁藉口無糧逃亡頗衆甚至挾馬而去動以千百所過地方搶刼一空昨聞静海青縣之間即有受其害者此中各營雖未見有此景象而人衆弊多豈能盡察自歟操以來已經一月兵馬未加常點安保無大膽宄徒乘機離伍生事擾民除行文静海青縣挨查去後合行嚴諭爲此仰本官即將該營兵馬時加嚴查要在

出其不意如臨點不到定須嚴究下落勿得聽其支吾混過若有犯盜情節速行呈報以憑軍法行事毋緩

查水營逃兵玩官檄

爲軍務事照得兵不離將即一官一卒出入有度乃稱節制鎮海向有三營從來糜餉幾及十萬不但
國家未收半臂之力且未成一軍之容本院於此茹茶莫告不得已而合併一營以爲事權專一稍稍更其故習乃將領漫不經心統馭失制上下紜紜愛憎無常以致中軍千總各行其意如領散兵糧一事並無成規大家借

名上城恣爲遊樂遂使悍兵無統擾掠地方
糾衆脫逃防範既踈捕獲全無問誰領兵一
概在衛似此異變尚不星速申詳而視若泄
常僅以稟報豈欲塗人耳目耶該營主將可
謂溺職之甚矣本當
題參姑念衆係烏合獘由積習爲此牌仰該鎮
即飛查鎮海營逃兵實有若干名就各部中
擇一部之逃最多者就一部内擇一把之逃
最多者將該千把總綑觧本院正法其餘聽
候獲逃多寡以定罪案以後該營教練差遣
事體該鎮須爲擬議一定成法詳加整頓即
兵不能精且求似兵即官不知兵且求似官
本院前此優容有故今後再難寬假所有該
營舊日陋規宂兵夙弊悉心清刷盡行發覺
以憑本院痛加更始勿得草草以重地方之
害以貽識者之笑切望切望



招取毛兵檄

為軍務事照得本院提取毛兵一千名前來天津即日啓行此兵原經從征定知紀律但恐人衆易起地方疑懼合行禁諭為此仰本官即將取到前項毛兵每五十名為一隊每日止發五隊令其陸續行走以便途間投宿其各兵在途須要謹守法度不得紊亂軍紀凡所用飯食等項務將原領官銀兩平易買不許用强短價互相爭競如兵不遵禁敢肆

搶奪及遇晚宿歇擅入民間內室者押兵官
徑行綑打遊示重則綁解本院以憑梟斬但
所過州縣鎮集有司正官亦當曉諭居民照
常平交勿得藉口刁難并關門閉戶使兵無
求食安宿之處反滋多事須至牌者

修築河堤檄

為趂時修築堤岸以防水患事案照運河岸
關天津一方保障本院以教場營房廹近河
干亟宜修築已經備行去後緣該道新任公
出文移稽遲復委聽用官袁夔珠督理仍行
左右兩營派撥軍夫恊力修築迄今月餘除
本院所派營房各兵修築過半而其餘尚未
興工葢因營軍與地方夫互相推諉以致躭
延時日事屬緊要合行亟催為此仰道查照

往年規則即便撥派軍民夫各一百名亟加修築仍行立限報完毋得遲悞片時其受水最衝處須加捲埽巳行給銀買料但須高濶堅固以防水患不得虛應故事潦草塞責其稍直口一帶皆係緊要地方併行管河官親勘加修如或不戒責有攸歸須至牌者

給餉檄

爲給散月餉事照得兵以餉爲命每月所入常有先期借貸者有懸釜俟炊者而給餉之官乃狃積習之陋規屢行無名之扣尅不惟虧兵亦大猾法本院每於驗封發覺責治然夙弊竟難盡洗此無他以給散之不得法耳爲此仰天津鎮即便轉行各營今後領出餉銀營將不必經手但令中千官與取百總隊長聚集一處將所領大錠逐一秤名各記實

數於原錠上叉完總查庫拆若干共筭每兵
該扣折銀幾厘然後將前銀挨司鑿鏨均分
各司千總又照隊分給隊長眼同細分包封
千總親驗驗無差訛中軍官逐司抽驗數封
無異然後各隊各爲一封一司總爲一匣千
總標封收銀管隊專執鑰匙次日解院驗後
該鎮即同營將當堂唱名給散其兵有老弱
不堪者即於此處三面揀汰其逃故兵丁各
照原名分銀不得總行扣出候散完各兵之

後即以原封還官如不遵此法者查出各千
總重責革事中軍并究不貸

申嚴夜巡檄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時入寒冬小民已難於治生而營中一種游手惰棍衣食無資必相聚而爲盜賊其所竊掠未必能及於巨室大家而每每中於单籬薄壁之良民獨行背負之孤客除行三衛捕官緝拿外所有各營兵丁合行嚴防爲此仰天津鎮卽便諭令標營正營兩選鋒中千等官每夜嚴行夜巡置簽掣點次早報知如抽點不到者必須查究來

歷明白輕則本將責治重則解院處分毋得
狥情縱容取究未便

禁借戰馬檄

爲軍務事照得標正選鋒騎營所蓄馬匹原爲征戰之用卽下營操練本院猶恐跑傷屢行誡諭乃近日訪得各營官擅將戰馬私借各衙門官吏騎坐甚至一去數日不還致馬傷損深可痛恨除示諭外合行嚴禁爲此仰
天津鎮卽便諭令標正選鋒騎三營中千等官以後凡有挾勢借馬卽行稟究不許曲狥如有顧惜情面容隱曲狥者該鎮查訪的實

指名報院以憑責革若馬有損傷定坐賠償
夬不輕貸

撫津公移

吉陽李邦華

束將示

軍務事照得本院職專治兵尤急束將計汝在事諸將皆前任撫院所委用其規條約束服習已久當無煩本院之叮嚀告誡者然新任之日亦宜有一言以示遵守諸將毋以爲文具也如約則前進路長惟汝自致不如約則三尺法嚴亦惟汝自取當

入營教練示

爲軍務事照得本院蓋造營房漸有次第其已完者須先擇吉入營以便訓練馬亦歸營以便喂養本院即嚴霜層氷其三六九日定下教場決無改期汝等勿謂天寒自古用兵多乘雪深數尺風高如箭如李愬之平淮蔡許褒毅之平哈客皆是極苦之際乃成不世之功人情習於安閑則難經勞苦習於勞苦便視如安閑今後將官務要打起精神督率

國步如此艱難邊務如此緊急本院內盟幽獨外矢天日决不敢任愛憎爲用舍假寬縱徇體面所願汝等亦各盡心營職庶免後悔所有約條開具於後

一恤軍士

治兵宜嚴所不待論然非有恩以結其心則雖畏而不懷亦不用命所謂恩者豈真費汝錢財不過通人之情恤人之苦無妄辱詈無輕杖責無頻數差遣藹然有家人父子一體相視之意至於殺賊乃不得已而用之則各兵未有不感平日之撫恤不思圖報於一朝者古大將有爲小卒吮癰而得其死力可爲後世法程諸將不聞乎若任性恣睢不能拊循士卒者訪出定罪不宥

一公處已

盔將官身在軍中衆目所視衆手所指一事不公人皆見之有如假鬼名以冒月糧占驍健以作親丁散兵餉而行扣尅買疲馬而報

虛價憑喜怒以爲好惡借生辰節令而索常
例有一於此各兵必且背相非毁誰肯聽其
指使然此是將官積弊牢不可破本院體訪
極密犯者央無輕貸

一勤訓練

兵無遠志不過取一日數分之口糧爲衣食
計故偷惰乃其固然而勤敏百無一二若將
官皆有功名之思亦與之猫鼠共眠戲豫荒
日不行訓練或貪小餽遺准令告假或故示
寬厚意圖剩取勿論臨陣難得其用不可僥
倖以成功即本院時加考驗全無進益豈盡
責在兵而將官能脫然乎今後以兵之精不
精程將之練未練倘仍狃舊習輕必綑打重
則褫斥

一調共事

汝等諸將或上下相臨自有體統比肩在事
各有專職然精神須是貫通議論貴於諧合
雖意見間有異同不妨商確以求歸一若上

挾勢以凌下下盛氣以抗上甲懷忌以害乙
能乙肆毒以傷甲功此軍前之大病而從來
僨事皆此之由今後各將官自將其平日所
相契相信不論見任未任稟爲一单限五日
內投遞本院以便酌量委用庶齟齬之端先
泯而協恭之效可致矣

一堅立志

世無倖成之功名那有怯戰之名將若不出
萬死一生之計斗大黃金印安能坐致年來
東事屢蹶各將領之在官者不過捱日延月
苟且竊祿抑亦身在軍前夢繞故鄉若有此
便宜可討本院亦何事遠親棄家孑身赴任
千辛萬苦豈反愚於汝輩耶今後須立定主
意勇往直前如古人所謂不斬樓蘭誓不歸
庶有志事成天必相之倘或心三意兩站脚
不住則從前官爵祿廩皆是白騙不如早自
央斷免誤封疆大計

一戒鑽營

人心不古慣走倖門而武弁一途鑽刺尤工夫當太平無事之時桴鼓不驚卽有驍勇英雄之將無以自見其奇就是闒茸齷齪之徒亦可藏匿其短借力吹噓漸躋高官往往有之然巳貽笑於乘軒之鶴矣今何日乎將之能否上關
朝廷之封疆下關本院之要領而乃因竿牘之游揚徇請託爲收錄自誤誤國無一而可汝諸將各宜洗心滌慮勿萌此念時方急才果係當關猛虎吸海長鯨本院之求諸將更甚於諸將之求本院若本院妄收一人鬼神陰殛汝諸將一涉營幹定行重處不但斥罷已也

一嚴約束

近日軍政不肅兵士最慣鼓譟其初不過一二黠猾兇悍之徒倡首而兵之無識見者相率從之如蟻聚羶千百成群及問以鼓譟何事尚有因訛傳訛不知來歷者此皆將官平日聯屬不密稽查不勤號令不嚴之所致也

所事一敗倡首之兵何曾得逃法網而本管將官受累尤重令後總哨官每逢五日十日不係訓練時分必一親巡本部兵士營幕船隻察奸弊均勞逸訪人情諄諄誨諭以安靜守法如兵士有欲陳言者即便酌量可否代書情節轉呈
本院以憑處分其黠猾兇悍者必預行點破以懾其跳梁之心而醒衆兵之迷倘戒諭不悛又不早折其萌至於有犯同伍俱坐將官以約束不嚴加等處治

一省冗牒
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自古記之本院原不厭條陳不惜應接但條陳亦必實有所見不是勦襲舊話禀白亦必事關正經不是瑣屑細微則本院聽之無倦何嫌竟日酬荅乃武弁非深明大體者多不省事或本無寸長而妄談兵機連篇累牘費人目力或些小事件而跪禀辯說剌剌不休耽延時日或事應轉詳

而蓦越本管妄行申請或片語不合而輒行造欵希圖揭害紀綱所以不立衙門所以煩襍獘實坐此今後各將佐官但以馬步技藝之優劣爲高下不在條陳其營中一馬一兵小事隊什聞於總哨總哨聞於營將酌量可否宜轉呈者轉呈宜處分者處分不得一概向本院衙門溷擾至於將官不才本院自有耳目若動輒開单投揭信口揑誣必罪不宥衞官有事定從掌印指揮申詳有以白頭文投遞者查究但營衞主將亦不許刁難壅閉違者責有所歸



約兵示

爲軍務事照得遼事用兵先後五年調募遍於遐方轉輸困於内地而朝廷未收尺寸之功總由兵以不練而膽怯將以無法而志玩以玩法之將馭怯膽之兵每到臨陣手忙脚亂大家一走竟不可問歷數往事

國家之無法極矣曾不思四海九州椎骨剜髓措辦錢糧以養各兵各兵不耕而食不織而衣

養就氣力將以何爲且各兵殺賊則人人提後脅糧則人人向前月餉少有不繼擁衆勒輙鼓譟雖未必處處有此事乃各兵個個有此心是何國有恩不博汝等絲毫之用國有法反縱汝等慓悍之習乎本院叨撫茲土旣專防海又兼策應水陸並重戰守交急其不能無法而治可知然本院必先以法自束而後以法束諸兵凡軍前事宜如戰船盔甲器械火藥糧餉馬匹等項一件缺乏非法也本院自當爲汝及時料理汝衆有苦樂不均勞逸不平願欲不遂屈抑不伸而本院若罔聞知亦非法也自當爲汝盡心體恤至於如此相待而又一切仍舊不守紀律不加精勇無投石超距之能無沖鋒陷陣之氣無滅奴報國之志則本院不負將卒而將卒有負本院

勅書內所云官兵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之語恐不能苟且姑息長成驕惰矣莅任之初合行榜諭各宜悉知毋貽後悔須至告示者

陸兵除軍中操練欵目另聽該管衙門請詳
外所有合行約束條件開具于後

計開

一師克在和各兵離家從軍俱要殺賊立功若
與同事之人平時不相和睦臨陣誰肯幫助
今後總哨曉諭隊什隊什曉諭衆兵專以此
爲第一義務使人人和氣如同一心若間有
不平只合稟本管處分毋許爭鬬爭鬬即係
理短涵忍即是理長中間如有不堪化誨者
寧速去之勿致敗群本院即以此定將官之
優劣不專在訓練也

一同隊如一家一人犯法一家受累凡有奸弊
定要互相覺察小則勸改大則出首若小事
勸而不改必報本管處治若大事互相容隱
事發同隊俱坐

一各兵力秇不同食糧自難一律但力雖天定
秇有進退若止據見在賞罰賞不過銀錢罰
不過杖責其原食上糧者必且謂永無減短

漸以偷惰而成生疎原食下糧者亦將謂終難自見不加習學以求高強今後除本等賞罰規格外凡原食上中糧者連罰二次便降下糧原食中下糧者連賞二次便進上糧法在必行各宜猛省

一兵法最貴肅靜各兵凡入操演耗一如臨陣對敵要各啣枚不許諠譁說話此軍中第一緊要事務千總官每於臨場密使人查看凡兵無枚者卽便扯出綑打四十棍隊長連坐

勿恕

一各兵有凡事出頭倡首倚強欺弱倚衆欺寡脅制本管傲戾放肆不遵約束故違軍令者斬

一各兵恃強姦宿良家婦女者斬離伍宿娼在營聚賭耗費財力者綑打一百貫耳遊營

一各兵有毀踐民間房屋者綑打一百追賠修理

一各兵有強奪民間財物者斬偷盜者計贓輕

重分別究治即飲食菜蔬柴草之微必罪不
宥

一各兵有因市買貨物用强揹價許被害人赴
告計所虧物價輕重科斷追賠究治

一各兵有造歌謡説鬼神摇動人心及無故驚
吽訛傳邊關烟塵事者斬

一各兵有酗酒喧嘩生事及唱悲鄉曲調使人
悲愴者綑打一百枷號示衆

一各兵在營最宜謹慎火燭如或不戒以致燒
毀營房者罪如律延燒者斬

一各兵所領衣甲器械如初時有不便使用者
堆改給給後務宜愛惜如無故損折遺失者
綑打一百追賠

一各兵所領馬匹如初時有羸弱不堪騎坐出
征者堆改給給後尅減粮料與夫喂養不時
水草不調以致馬無病而漸瘠損者重治追
賠

一各兵出入途遇文武大小官員俱要下馬譲

道不許橫直亂衝如有觸撞踐踏即倉巡甲職亦徑禀本管將官重責四十棍致傷者加重另議該管將官不許護短以致官兵得肆

一號令不分明責在中軍武藝不精熟責在千總器械不銛利責在百總奸盜逃走不首報責在隊什長此法既定按實舉行決無輕貸

水兵除操練開泊常規聽該管衙門揭示其一切事情禁約應與陸兵同條者照前遵守違者俱照陸兵行法此外另有數款關係重大者開列于後

計開

一水兵原以防海即泊船河口非取水打柴不許上岸閑遊設遇有警一時下船不及每致悞事開泊公事上岸必赴中軍船禀明如或故違重治不恕失事者斬

一船之進退全或舵工撩手二人若舵工非其人常致使風不正遭淺悞事撩手不用命常致挨着賊船又行擦過此二項水手責成捕

盜哨官嚴加揀選一到失錯本犯軍法捕盜
哨官連坐

一海上哨探最爲緊要訪聞各兵懼賊只在近地挨閃不敢前進一步所以聲息斷絕不知陸哨猶恐虜騎追趕疾如風馳難於脫走若大海茫茫一帆可避何乃畏賊如虎不肯用命今後數哨並發但一哨得實諸哨皆以逗遛究罪本院另有耳目決不令汝等得以通同作弊共相欺詐

選將示

爲考選將才事照得津門兵本無多將則不少夫爲將於平時苟能不尅糧不冐空不占役即稱賢將而今戎馬生郊非復輕裘緩帶之日宜有臥薪嘗膽之思倘上之不習於三略六韜營陣奇伏之法次之不習於弓馬技擊冲鋒突圍之長則雖廉不染一文公不用一卒但可以安兵心而終不可以鼓兵氣當此干戈擾攘調遣無時兵既欠精將復不堪

亦何貴於徒糜軍糈而無裨緩急也耶本院即有破格作興之意其將安施爲此合行示諭水陸各營將官俱限於本月二十二日齊赴本院過堂考選如天津三衞指揮千百戶及聽用各官有自負奇杰欲圖一試者亦准與考以便甄別去留選拔異才旣使淹鬱者有上進之路亦令闒茸者無冒濫之階各宜悉知

募補水兵示

爲軍務事照得天津招募水兵俱係遠方烏合比因隆冬饑寒勉投水兵苟活目前旣無妻小又鮮居止是以旋招旋逃爲數頗多當初募兵之官不查的實混行觧驗殊可痛恨合行示諭爲此示仰鎭海各營將領中千等官知悉務要遵將各兵加意約束仍令什伍互結無容逃走一人如一人有逃伍什俱坐領過月糧盡數派追今後遇有缺出亦不得

妄行招募無籍流棍希圖充數自取罪戾如有募者必須的有妻小住衛日久保戶熟識結狀可憑方准收留若保戶不係土著及原無身家亦不准保倘仍前混收以致再有逃走原募官定行從重究治坐追逃兵食過之糧决不輕貸

募補陸兵示

爲軍務事照得各營呈報招募陸兵籍貫中多詐僞及至拐糧脫逃無處追究徒糜錢糧罔裨戎務除已往姑不咎外合行示諭爲此示仰各營募兵官知悉以後凡有招補新兵不許收留外省之人即招隣近各府州縣亦必確有都啚住止籍貫及現有妻室者仍取的當保戶觧驗庶便移文原籍查審的實方准着伍收糧不致溷入流棍虛月月餉徒滋逃竄若募兵官朦朧容隱查出定以通同月餉軍法從事决不輕貸

定兵糧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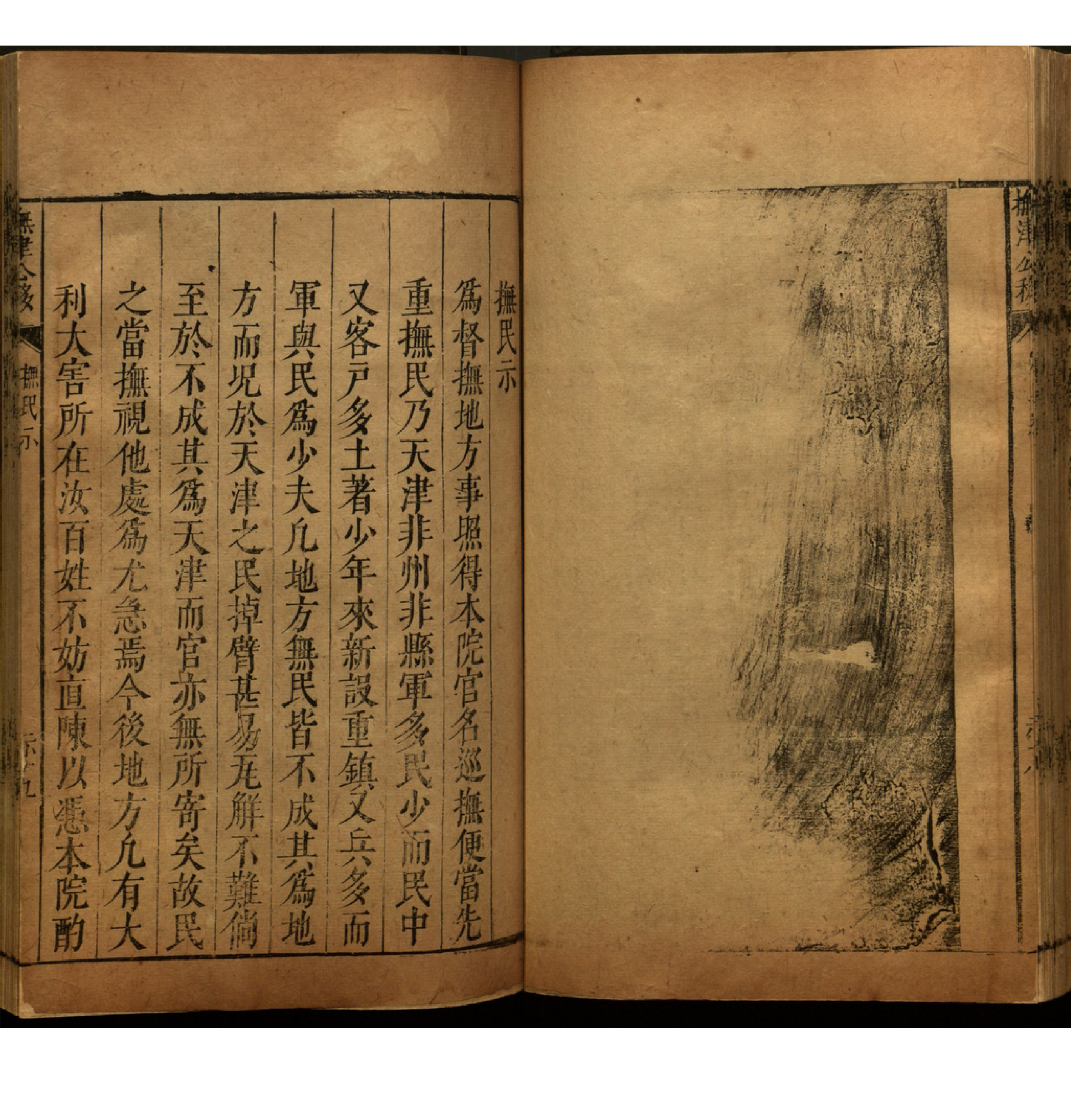
示仰標正二營各兵丁知悉自九月以起各兵月糧除原食一兩五錢者照舊支領外其餘俱以一兩四錢爲率不分三等俟後考驗另定高下特示

爲軍務事照得標正二營官兵食糧原有三等此非故爲厚薄想亦當其投兵之日驗其力有强弱藝有巧拙不得不行分別但近來久未比試高下無辨於是食糧少者嗷嗷有

不均之嘆故本院所以出示與汝等以一則
之糧汝等既食上糧定須勤練俟營房成後
本院每月以十八日理堂事以十日下教場
考兵丁以二日驗馬匹兵之技藝精熟者照
舊食上糧如考兩次居下者即降下糧若後
來又能奮發精熟又准復上糧總之本院不
惜糧之厚而求兵之精若考五次居下者即
行革去其領馬各兵亦以馬之肥瘠定糧之
高下如馬日瘦損兵即降糧若能喂復亦准
復糧此法一定斷無改移各宜悉知

給糧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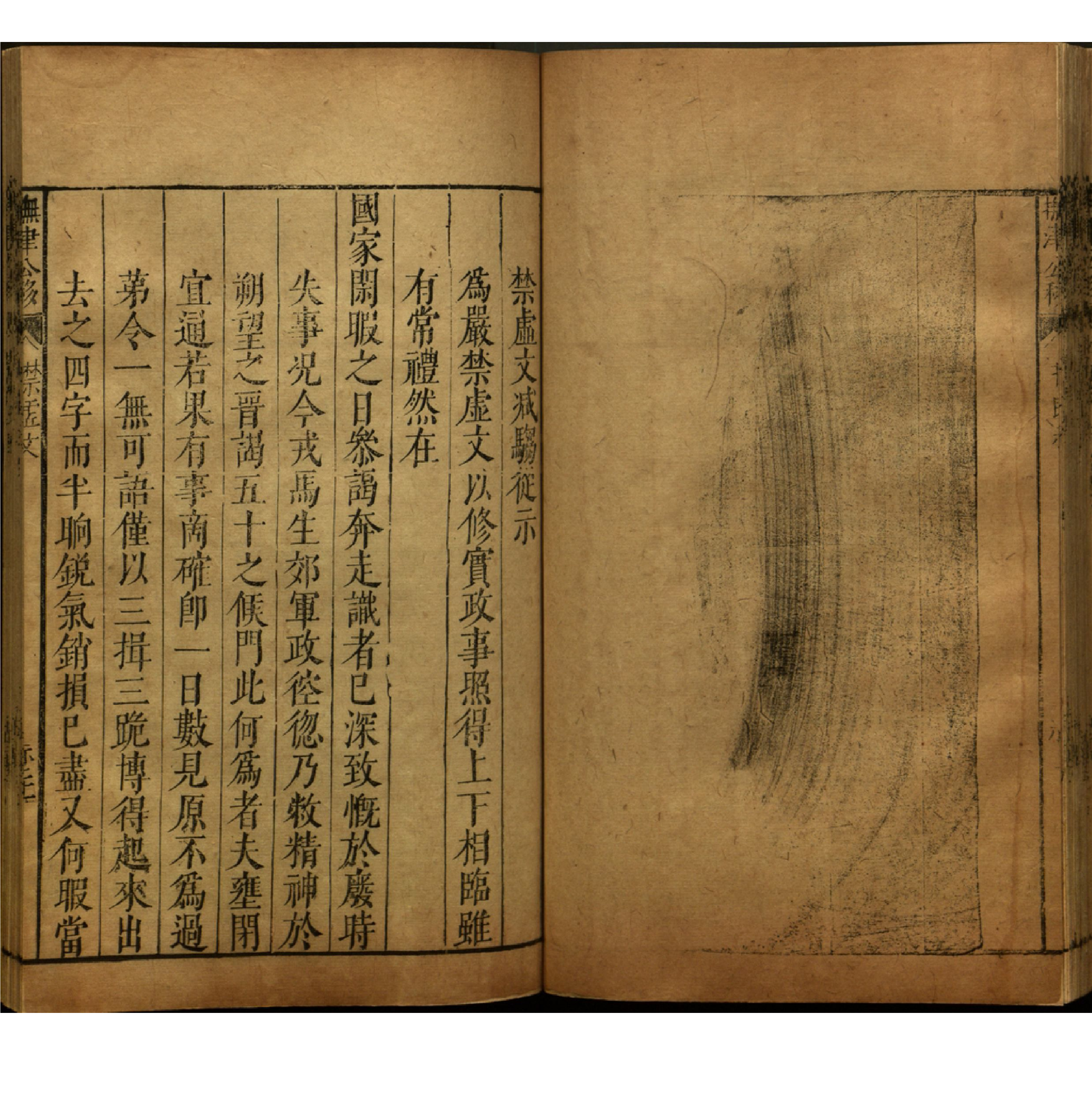
示仰各營將領知悉官兵月餉文冊往常延
至月盡方投掛號領銀以致各兵有借貸之
苦今定限每月十五爲期不論水陸一齊投
冊如有參差後期者總哨官重加責究不恕



撫民示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本院官名巡撫便當先重撫民乃天津非州非縣軍多民少而民中又客戶多土著少年來新設重鎮又兵多而軍與民爲少夫凡地方無民皆不成其爲地方而况於天津之民掉臂甚易瓦解不難倘至於不成其爲天津而官亦無所寄矣故民之當撫視他處爲尤急焉今後地方凡有大利大害所在汝百姓不妨直陳以憑本院酌

量施行至於約束兵丁不得擾害吾民已經
揭示戒諭犯者自當無赦惟是蕞爾一城衙
門林立一官有一官之左右世無不騙錢之
衙役一官有一官之取用世無不賠錢之官
價本院防左右如防虎惜取用如惜命無非
以爲文武屬吏之倡每日柴米小菜勢不能
缺其一切布帛器用之類誓不問之此地者
所屬職官有不體本院之心以大庇吾民者
本院自有耳目自難阿縱若各衙門有指官
誆騙凌虐小民者許被害人赴院具告以憑
加等嚴究决無輕恕



禁虛文減騶從示

爲嚴禁虛文以修實政事照得上下相臨雖有常禮然在

國家閑暇之日參謁奔走識者已深致慨於廢時失事況今戎馬生郊軍政倥偬乃敝精神於朔望之晉謁五十之候門此何爲者夫壅閉宜通若果有事商確即一日數見原不爲過第令一無可語僅以三揖三跪博得起來出去之四字而半晌銳氣銷損已盡又何暇當

日薄西山之際而清理糧餉檢驗器械校練技擊一一無倦勤耶自後惟每月初一所屬文職進見一次以少存相臨之體其餘逢五逢十生辰節令之日有將官不務本等職業訓練兵士在於本院衙門伺候者即以鑽刺打點論責戒不宥至於將官出入乘馬自是本等乃訪得各官盛飾儀從開棍擡轎津門城如斗大多官叢集若皆作此聲勢小民半步不可行矣今後即宜撤轎乘馬立減騶從蓋養尊處優原非將官之事尤非今日將官之事即本院將來巡行營幕亦有乘馬之日何況各將且轅門擺圍各選鋒已行盡撤諸將獨不目擊乎令出惟行如有故違定究不貸



禁約逃兵示

示諭朝鮮逃回各水兵知悉汝等出海原經

奉

旨與毛總兵合營進勦即糧餉缺乏只合差人請討況本年六月此間已發糧布十餘萬前往接應何得不俟

聖旨不奉上司明文徑行逃歸情節甚重法無輕貸但據中軍官楊應𦙶苦禀各兵原無逃意只因糧盡若已得糧即赴信地除楊應𦙶覊

侯待查外姑念各兵漂泊海上日久情略可原不加深究爲此合行示諭凡船到即於鎮海前營孫都司處報名以便查給糧餉仍速出海立功贖罪各兵俱安靜在船守候暫聽前營約束毋許一人登岸本院已四處差人巡緝但有私逃者拿來梟斬决不輕恕

發遣逃兵示

示諭出海官兵知悉汝等擅離信地法本無赦本院念汝無糧情有可原故特轉行餉道爲汝設處糧餉仍遣出海原管將官已待罪聽衆今楊中軍與汝相習便于統馭而委文都司監督其上汝等不患無主以後糧餉自有接濟不必過慮念汝遠行本院仍發米代賞人給二斗共米一百二十石其督兵都司文士銘領兵中軍楊應雋各賞花紅銀二兩以示本院鼓舞作興之意俱各赴餉道衙門領討特行示知

解散妖黨示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白蓮邪教天下盛行豈
官法不能禁只爲爾等細民吃齋念佛不殺
生不害命不求今世富貴但願來世受用故
愚人共謂之積善即官府亦笑其昏昧而已
豈必故示摧抑絕爾修行學好之路不意近
日山東妖賊突行稱亂而四處奸徒相率效
尤非者景州告變不過武邑之于弘智倡首
而景州之馬習之附之本院即發大兵往勦

業已一鼓成擒灰飛煙滅矣但念其間無知
彼誘者有之力屈被脅者有之火炎崑崗玉
石俱焚本院念之惻然不忍而奸徒遺孽或
有逃者未免復行鼓煽爲此特示爾衆凡原
係白蓮傳頭教內人等未經發覺者姑念已
往不加深究但自今以後各宜自保身家自
顧性命急急反正毋聽妖賊煽惑自墮網羅
若執迷不反再有妄動大兵復臨盡爲虀粉
悔之無及各宜悉知

約束戍守兵將示

爲軍務事照得毛兵一營原以會勦山東妖
賊因武邑盜起遂從景州進兵成功景之百
姓感愛汝等再三求留戍守本院亦念汝有
勞曲體民情即已奏
聞留此暫戍汝等較之山東河南二營跋涉長征
者已自勞逸懸絕矣但景州素未駐兵百姓
畏賊則喜兵無賊又畏兵汝等各宜謹守紀
律十分安靜無事不許三三兩兩成群嬉遊

惟聽本管將官操練約束則居守之功與出征之功本院視之如一無分厚薄若不守紀律逞兇生事或强奪人貨物或廝損人價值或酗酒街市或調戲民婦該營將官即便以軍法輕重處治本院不時差人密訪如互相容縱使地方不得寧居兵定梟首將定參提决不姑恕

起建將卒營房示

爲軍務事照得兵無營房不惟習藝無地精神渙散即賃住民房亦大耗費且雜居城市未免多事本院欲行練兵必先安兵今已行兵糧廳估計教塲即日起造營房三千間但一時衛軍有限做工不辦爲此示仰各營將官查營兵未有營房者編定一冊聽兵糧廳辦齊物料相時緩急吊取做工上工之日即令本管千總官監督黎明而到領簽就役及

暮而散交簽放回日中掣查以驗勤惰如來遲去早不遵約束除本兵重究外本管千總并加重治此係各兵自家受用可省賃錢非比當官虗應故事各宜悉知

軍門示本院發營軍打草燒窰蓋造營房原不干及民地止於官地採取但荒坵塋或難識辨如有偶悮民家不妨於千總稽德處報名量給佃資不必與打草營兵爭鬬特示

營房與工示

爲軍務事照得選鋒營房規式已定仰守備何西豹統領管工委官督率各該應工人役上緊築基仍大畫一圖同守備駱舉將各兵姓名挨次塡入畫房格內每四兵管一間其餘兵卽管馬房圖上衙衕口編天地玄黃字號各塡定明白搭廠揭示以便各兵熟識赴工要先將泥水派定每二房共一泥水兵八名內以四兵運磚坯二兵挑水和泥二兵上泥仍於各衙衕口竪立天地玄黃字號木牌

以免混雜各項合用家伙俱令各兵先期備辦管工官必先部署人數停妥點驗家伙明白方可動手興工營房原是軍務造作亦用軍法各兵謹守法度啣枚做工不許諠譁擾亂不許偷安躲懶即有意外疾病亦須雇人代替不許告假逃空本院隔日自來督理其做工儘泥水匠多寡各兵隨用如泥水匠不能及處不必伺候挨次做來管工守備約筭將興工一日前行本管催督至日上工總之物料人力既備則工自易成各兵如有不遵前項明示者以軍法從事决不輕恕

催工示

示仰標正兩營兵知悉

朝廷錢糧不是叫汝吃了高坐無所事事或操練或做工俱要用力况建造營房汝得安居又省賃錢本院亦於此處看汝等勤惰若是肯加工夫好整齊此便是學好人將來必肯出力殺賊若是苟且塞責虛應故事此便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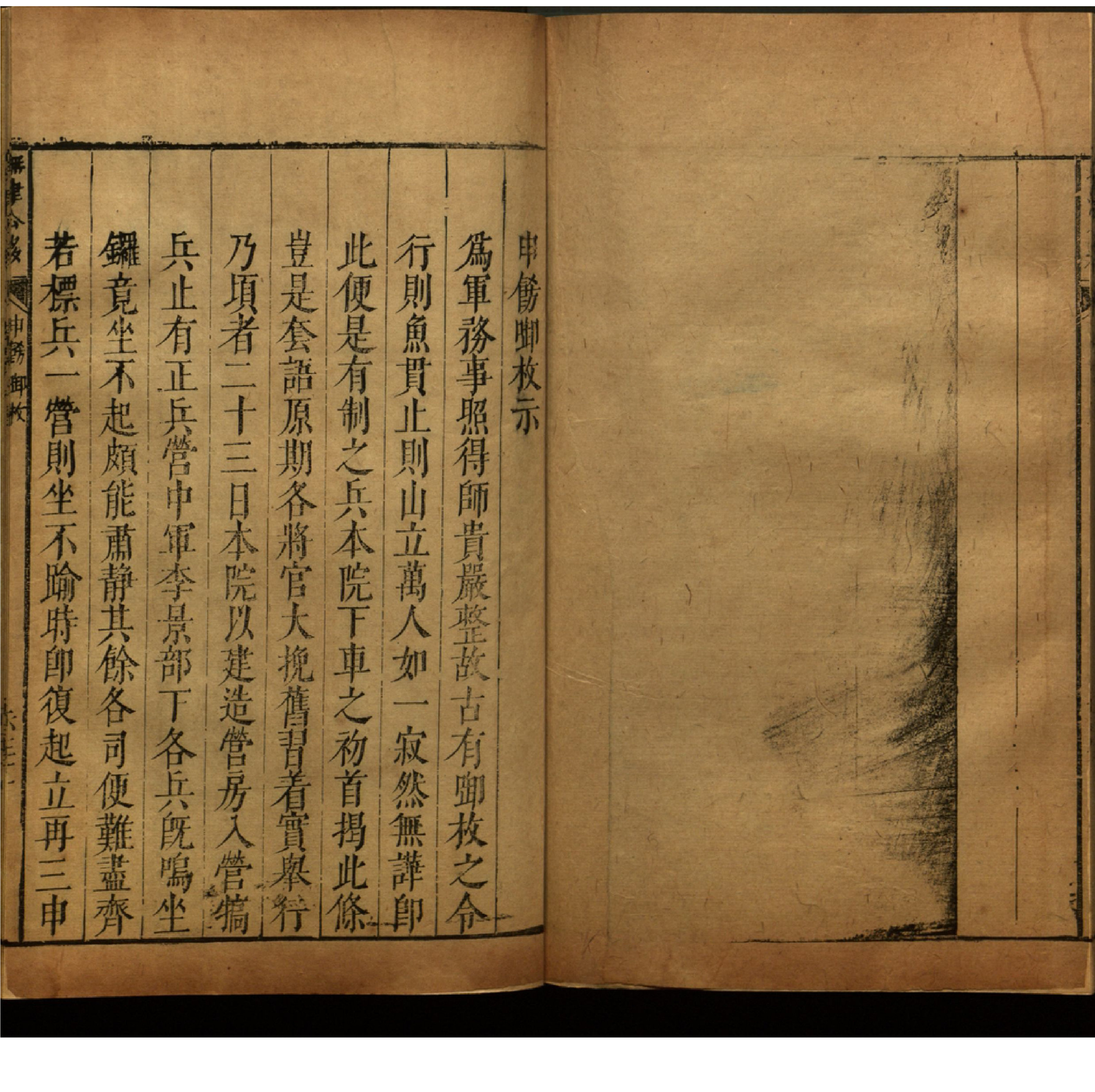
學好人决然忠心事不定今已行各營將官編定做工名次幇助左右兩營夯牢打土坯限十日內完以便起造本院親來查點犒賞以驗工拙合行示諭各宜悉知特示

軍門示照得本院建造營房擇於本月十九日午時興工所有各官兵理合犒勞但人衆一時難於備辦牛酒定限於二十一日俟本院親臨教場給散牛酒大享兵士至日各兵前來伺候領賞特示

行賞示

示仰標正二營領賞各兵俱照原隊五十人爲一處肅靜站立不許往來行走亦不許接連別隊俟本院親臨逐隊散給牛酒各兵不得出隊來領以致雜亂仍每隊自備大鍋三四口自携柴草杯筯當場烹食以明

朝廷養兵之恵以昭本院鼓舞之意各宜悉知特示



申飭卹枚示

爲軍務事照得師貴嚴整故古有卹枚之令行則魚貫止則山立萬人如一寂然無譁卽此便是有制之兵本院下車之初首揭此條豈是套語原期各將官大挽舊習着實舉行乃項者二十三日本院以建造營房入營犒兵止有正兵營中軍李景部下各兵旣鳴坐鑼竟坐不起頗能肅靜其餘各司便難盡齊若標兵一營則坐不踰時卽復起立再三申

令終不能禁而喞喞噥噥口無停刻本院當場即已面稱李景而不責備各將官者以是日行賞不欲使人無顏色也然細察各將官似亦殊不知覺及二十五日本院往屯庄過大直沽鎮海奇兵營把總林有實自負知兵能練者而河干擺隊諠囂非常致哨官稟報舟中皆不聞敲夫奇兵一營如此他營可知以爲教之不早乎則本院啣枚之示已經兩月人置一枚豈爲難事而視本院榜文直同故紙漫不經心則其餘諄諄條款何能記憶天津是何地方今日是何時勢乃無兵無民皆狃於承平腹裏苟且因循之陋套以廢弛爲安靜以姑息爲仁慈甚至將官亦不自顧頭頸與兵丁猶鼠共眠一旦有急不知何以揮之而能前呼之而能應本院蓋深察人情因感於兵無紀律一事而不勝憮然大息也

本院奉有

勅書官軍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前已明告各官

今若此軍法安在姑念積習已久驟難移易
且用口舌代斧斤復行誡諭若今後仍前玩
愒三尺具在定不相容各宜猛省毋貽後悔
須至示者

謹守火藥示

爲軍務事照得火藥局設於南城四壁無隣
極爲謹慎但看守之人切不宜在內安歇天
氣漸寒下愚無知局官豈能時時檢點不令
帶火進內即壽常研藥亦必在光天之下不
許與合成火藥相近恐有兩金相磨而燃之
事貽累匪細藥性熱氣未平必用鋪開俟凉
方可入櫃蓋櫃係木造木火相通最宜防之
櫃有隙縫止可用石灰塞滿不得用紙糊其

局外看守匠役人等亦須時常戒嚴俗不燒
煤每見有用秫柴舉火過街者切須厲禁不
許於火藥局前後左右行走如或有犯即便
拏解本院以遠慣軍令重究爲此示仰管局
知悉遵行毋得視爲泛常故事自取罪戾須
至示者

考選將才示

天津軍門示照得近日諸材官武舉有執部
咨來効用者有因筆牘來求用者紛紛人衆
當此
國家多事之際本院之求將才甚於將才之求
本院其奈舊有聽用官四十餘員每月僅分
八十四兩之廩糧勢不能收且水營將行更
置陸營極少現缺何處塡補爲此示論各官
俱限於二十六日通行一考以馬步箭長鎗

单刀大刀爲主有無長者録有獨擅者録否

則不能概留幸勿久淹此以悞前進特示

兵士勤學武藝弓馬本院訓練之法第一責備將官其次責備隊什長如伍兵有膂力出衆武藝精通者登時陞授百總即一什之中有力藝高於什長者便拔爲什長伍什中有力藝高於隊長者便拔爲隊長庶幾以百教隊以隊教什以什教伍各兵所以人無固志常常逃走者只因道理不明思量不到入營之後營將即將本營兵編定巡夜次第毎營輪五人守一宿一更一人傳籌替換將後聞

省兵歌熟讀大唱以省衆兵令人知朝廷錢糧不容易領從此一心向前殺賊不生他念又軍中各兵須令各作煖滕毎一足要帶菉豆一升以習脚力營將逐一驗過勿又空作虛言一月之後本院自取試驗如不遵行責在營將各宜知悉毋得故違

省衆兵五更歌

一更三點好思量從來在家守田庄用盡辛勤養又厚焦耐水旱復虫蝗一家數口無活

討扶老携幼　走他方賣兒鬻女那勾吃依舊
性命不得長今來作兵好安逸
朝廷與汝食現糧養得身閑氣力徒何不殺賊做
一場做一塲又有賞多得銀錢寄爺娘仔細
思量
二更一點好思量當初也去學經商借人本
錢要筭利下船便怕遇風狂就是肩擔與背
負僻路常防遭賊殃披星帶月賺幾文終年
不勾嘴頭光今來作兵好安逸

朝廷與汝食現糧養得身閑氣力徒何不殺賊做
一場做一場誰敢當討個官兒好還鄉仔細
思量
三更一點好思量作夫擡轎與扛箱重擔到
肩難脫手走得心慌意又忙氣如牛喘汗如
雨夜行無火脚遭傷况是風雪寒冷月衣薄
凍得身半僵今來作兵好安逸
朝廷與汝食現糧養得身閑氣力徒何不殺賊做
一場做一場也不枉一生英雄好兒郎仔細

思量

四更一點好思量打柴捕魚牧牛羊林深路僻行人少出門便要防虎狼朝朝暮暮江頭立幾度風雪綢空張牛羊瘦損主人恨況逢倒失怎可當今來作兵好安逸

朝廷與汝食現糧養得身閑氣力徤何不殺賊做一場做一場莫害慌自古名將身帶瘡仔細

思量

五更一點好思量出家投師做和尚戒酒除葷猶自可傴腰屈膝拜梁王口念彌陀心裏苦削髮刀過冷如霜幾多凄凉受不過依舊下山歸故鄉今來作兵好安逸

朝廷與汝食現糧養得身閑氣力徤何不殺賊做一場做一場受用長斗大金印姓名香仔細

思量

以上省兵歌各兵俱要熟記本院間挑背念一月內背不得者責十棍兩月內背不得者責三十棍不恕

催建營房示

爲軍務事照得本院廵歷海上暫有旬日之妨其營房事務既有兵糧廳統之於上各委官分之於下又有各營官自行督率兵丁無不可以刻日計工但人情難勤易怠或因本院遠出不自時常驗看遂成躭閣合行示諭各官兵知悉天氣已寒乘此上緊完工爾等身安本院亦可心安且此事前後用力總在於爾並無人可代替今日晴暖用力猶省後

來寒凉用力轉多各兵何不爲其易者至於各營官原與各兵共性命更要設法鼓舞使人樂於趨事前聞營官有以紅布賞勤兵而責其怠者此以賞罰爲鼓舞也又聞有捐米炊飯以餉兵饑者此以飲食爲鼓舞也各人作用不同鼓舞之術則一此原不必藉本院之諄切各營官自當知之若設法鼓舞而中間又有一等敗群之徒不肯用命便當密記以憑本院歸日處治然料各兵中如此類者亦當絕少矣

催趲營房工程示

軍門示照得本院昨日下教場查營工僅有選鋒司兵尚在造作馬房然亦不過百人其標營則稱備辦鍋灶次日一齊上工正營則稱總兵起行擺隊相送其實皆係飾詞不過畏風寒在家高坐耳本院正以風寒故來看驗卽營官在彼亦不過聞本院之來而後馳至本院豈不知此等怠緩營房以何日而成

練兵以何日而舉本院深自恨其行法之不力也今雖出巡巳啓委人日日來營覘視要見爾等每營一日工上有兵多少曾做何事或築基砌磚則記築過幾十丈砌過幾多層或細秫泥屋則記其細過幾百秫泥過幾間屋該營將亦須逐日挨記俟本院歸日按遞以憑交覈互証別有賞罰勿謂洸常瑣瑣也

立局造械示

爲軍務事照得器械不利以卒予敵故兵雖貴勇而空拳難以禦賊器械甲胄之用原不可一毫苟且塞責本院履任之初見各兵所持頗類塵飯塗羹之戲心竊疑之巳而各營將官具詳請領器械者皆日從前給過但可備操演而不可供戰陣本院爲之汗下其獘起於委用局官在外打造並不加意檢點但思一味乾沒既侵鉄料又侵工價故細查以

前舊案每一攢竹鎗竿開銀六分二厘而大
不踰指一試則折卽此一項其餘可知
國家金錢竟充此輩私囊本院痛心疾首而莫
能問付之浩嘆乃取鉄匠數人於衙門內責
令起造但見鎗刀火器等項所用人工視外
局無不一以當二而精利過之乃知人言兵
多爲天津之累不知此輩之取資於兵者如
此其厚也今巳設局于內教場盡革委官監
以本院家丁及時打造爲此示仰各鉄匠知
悉汝等所造各器械皆有一定工程計其一
工原抵外局二工卽以半工成之所餘半工
本院亦聽汝休暇不令傷勞中間有精巧者
用心加工事完之日另行破格優異但恐各
兵將來領去必且匿爲私物或行別賣仍用
以前所領不堪之械搪塞混賴今後每一器
械上必鑿軍門李　造四字庶可辨其眞僞
且欲賣而人知爲官物不敢擅買欲挾以逃
而人卽以此知爲逃兵縱有逃者必棄械而

去不致付之烏有庶几一器有一器之用已
造省再造之勞錢糧不致虛糜臨敵確有實
恃矣各宜悉知須至示者

入營操練示

督撫天津軍門示照得營兵入營本院此後
三六九日下營操練止放領文投文不放觧
審不驗兵馬不見屬官其有投勇并兵馬當
驗者赴教場親試親驗不得於本衙門纏擾
至於隨從各役天寒路遠難於伺候今止用
皂隸二名執板軍牢二名執棍二名執鎖此
外概不必用轎用四人小轎其扶轎另撥徒
丁四名止用傘不用扇旗鼓官將各項人役

總計分班派撥即聽事官亦止四名一班不必盡隨特示

練兵規條示

爲軍務事照得練兵之法與操演不同操所以習陣練所以習藝藝精而諳陣法則所向無敵倘徒明於金鼓旌旗坐作進退之節而交手格鬭之間藝不能精何以破敵今之武臣但知合操而不知分練是以操當練也特爲爾等立定練兵之格賞罰之差務要日日習學本院三六九日下營先試將官不論大小俱要馬步箭一回不赴射者提責以次及

於百總隊什先弓矢次長鎗次叙鈀次单刀次火器日畧有限各司皆有五百之兵各自爲練但遵照本院成法行之本院以練選鋒爲主而抽練標正兩營務期各兵技擊日有進益畏法之念凛凛不遑殺賊之心勃勃難遏使本院枕戈待旦之意不爲徒勞而六千勁卒允當一面乃庶幾上報

國恩至於習操則每月止於逢五日一演一月三演亦不爲疎俟陣法既定另行頒布所有

訓練賞罰欵目開具于后

計開

一練長鎗先教手法步法身法進退之法然後二鎗對試復於二十步內立一木把畫一人形高五尺濶一尺上分目喉心腰四孔每孔安一木毬在内要活動可取令人執鎗二十步外聽擂鼓擊鎗作勢飛身向前戳去如要戳目即要戳出目内木球連鎗而出如此過戳四孔無差方爲閑熟每戳出一球賞錢五

文十日三試全戳不中者責十棍二十日不
中者責二十棍一月不中者責三十棍仍兼
習單刀但須疾走忙奔若緩步隨行雖戳中
不算
一練釵鈀先教身手步法次令長鎗或短刀對
較能架隔長鎗刀棍為熟賞錢五文仍兼習
步箭照後賞罰
一練步箭照發去把子以七十弓比射十日之
內三試以一次為主中一箭者免責中二箭

者賞錢五文以後每箭加五文不中者責五
棍二十日之內三試亦以一次為主中二箭
者免責中三箭者賞錢五文以後每箭加五
文全不中者責十棍一月之內三試亦以一
次為主中三箭者免責以後中者照前行賞
如全不中責三十棍降充火兵減糧二錢仍
兼習單刀
一練單刀以能冲入釵鈀鎗不能及身遮隔為
熟賞錢五文仍兼習步箭

一練雙頭火器於板把中畫一虜形打放以中人身爲中若中把不中人身不筭初練十日之內三試以一次爲主中一彈賞錢七文中二彈賞錢十五文不中免責二十日之內三試中彈多寡比照前賞不中責五棍一月之內三試中彈照前賞不中責十五棍兩月不中降火兵減糧二錢

爲軍務事照得津門將官向皆養尊處優自本院受事禁革乘輿儀從近聞此風已息本院且喜諸將之善變也但占役之弊天下皆然牢不可破夫已居官任職而無一牛馬走相隨豈但非情亦且非體本院豈不念之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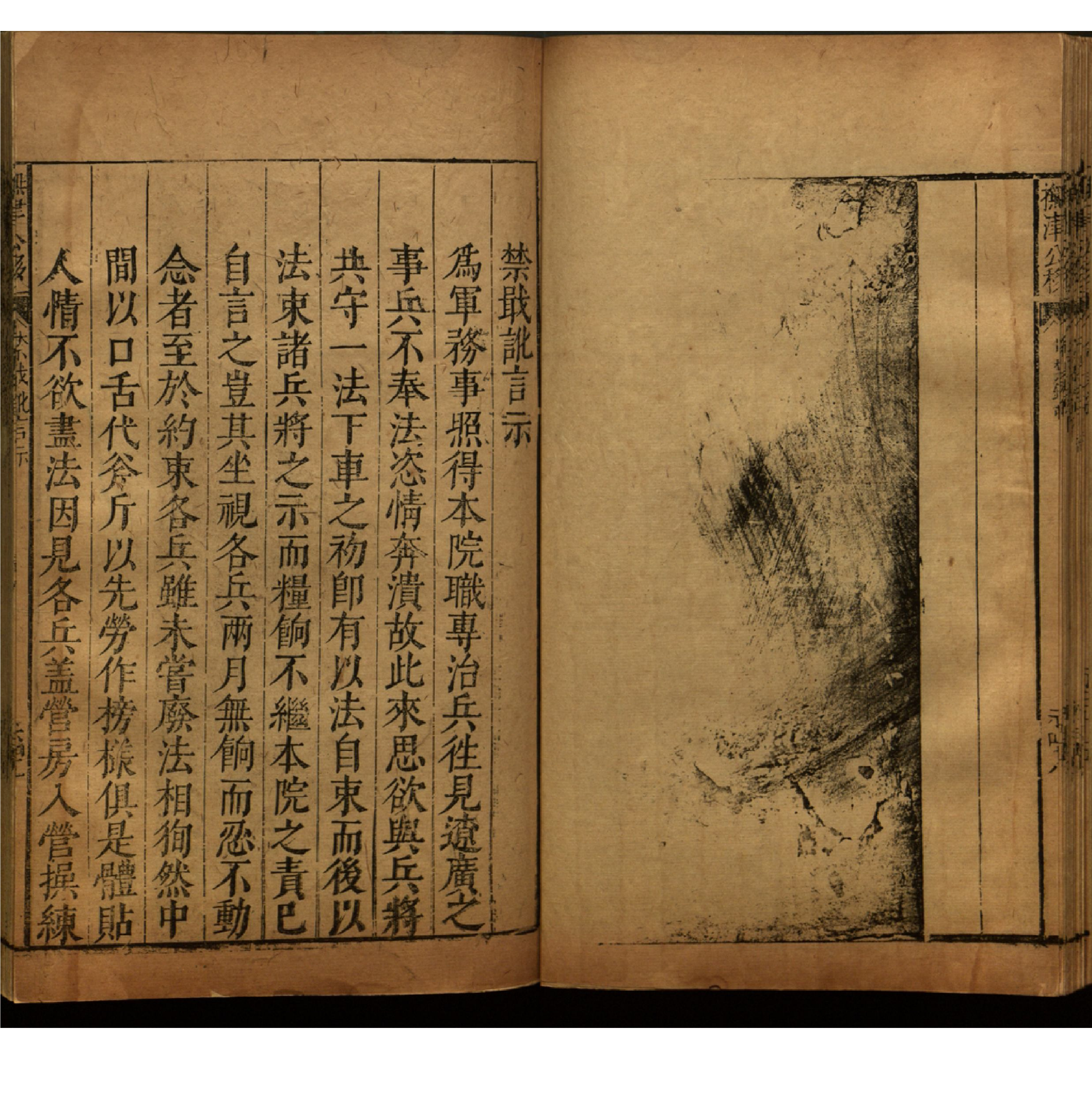
國家養兵原求一人得一人之用令其出力殺賊而乃畜以奴隸空糜月餉想諸將之矢心

君國刻意功名者亦必有所不安本院今爲爾等設立人役以便奔走差遣之用但不能多總之爾等只看本院行徑何等省事亦必不厭其少既有此輩人役一切不許分外役兵令

其安心習學武藝敢有仍行妄用一兵者定
加褫斥重究不宥

申禁鑽刺示

為軍務事照得武弁鑽刺近時通獘本院下
車之初即行嚴禁不才將領痴心未化愈出
愈奇不可方物曾不思本院到任以來所委
用者誰係鑽刺善鑽刺者誰得委用乃紛紛
紜紜殊可痛恨合行示諭為此仰各營將領
等官知悉後再有不守本分無端營求者本
院有聞即當用亦行黜革重則以軍法從事
決不輕貸



禁戢訛言示

為軍務事照得本院職專治兵徃見遼廣之事兵不奉法恣情奔潰故此來思欲與兵將共守一法下車之初即有以法自束而後以法束諸兵將之示而糧餉不繼本院之責巳自言之豈其坐視各兵兩月無餉而恐不動念者至於約束各兵雖未嘗廢法相徇然中間以口舌代斧斤以先勞作㮄樣俱是體貼人情不欲盡法因見各兵盖營房入營操練

一一馴服本院方喜其可教愛之憐之故前
於十八日因餉銀不至即出牌給米接濟不
意二十一日傳聞有飛帖鼓譟之說本院且
駭且疑夫使兵果欲鼓譟必先向本院稟糧
再三或本院呵叱不與兵始有激而動乃本
院三六九下營各兵寂無一言何爲遂至於
此無因而譟事屬可駭及見飛帖句語亦竊
疑中多夾襍不係兵口業已置之不問今據
標正兩營各兵隊投遞供結求明心跡則前

帖不出於兵事已昭然津門風俗澆惡人情
鬼魆本院頗知大都兵本不亂而民妄憂亂
兵自無譁而民好語譁即如兩月無餉兵尚
未言而闔百姓皇皇皆似有朝夕不保之慮
所以一輩傾險奸惡之徒借此揑造歌謠粘
布暗帖鼓惑人心快其私意此輩一城之中
能有幾人本院可以屈指豈謂黑夜作事遂
無人知按軍法凡訛言邊關煙塵事熒惑軍
心者斬本院姑爲靜鎮先示諭汝軍民人等

各宜自保身命毋以
國法爲戲若訪求造訛之人得實定以奸細梟
决萬無輕恕其標正二營兵丁但各安意就
練謹守法度此情本院巳知不必疑懼至於
糧餉一節雖間有遲速此戶部守支之難本
院自爲催處如淮兵三千從九月無糧至今
部銀不到各兵且安心恐守秋毫無動汝衆
亦好看樣勿因糧到稍遲背後唧唧噥噥使
奸人乘機倡亂反罪歸汝衆也各宜悉知

養馬條欵

爲軍務事照得津鎮營馬向無馬廠蓄養失
宜以致一年之内倒死數百殊可痛心本院
欲設委官專理馬政馬既入營攢槽合喂竝
不許兵丁私自騎坐如遇差操或習射馬箭
各於營官處領取馬牌如無馬牌委官不發
馬近日喂養略有頭緒今據委官張天縱開
具養馬條欵中多可行本院再加酌量特行
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衆兵知悉各宜遵守毋

得故違取究其委官用心督理如三月不報
倒馬定行優奬與領兵將官一體薦拔若狥
情縱兵作踐馬匹以致馬不臕壯或致倒死
責有所歸須至告示者

計開

一營馬編定天地玄黃字號自一至十備載毛
色年齒仍註上中下三等字樣造冊一本以
便本院點驗毋致各兵有盜換之弊

一馬有強弱食草亦有遲速若混就一槽則强者
飽而弱者餓矣委官專心挑出强者某馬弱
者某馬强弱各分槽道自然食草均平庶免
欺弱侵食之患

一煑料必爛不爛雖食無益委官仍自煑豆料
作則抽驗各兵以防尅减亦有謂宜用麵屑
者謂屑爲馬之臕也欲其臕壯麵屑不可少
須酌量用之

一鍘草必以半指爲主長則不但作踐狠藉馬
亦難食下咽食不能多馬何以飽

一冬月陽氣降下河水甚寒惟井水猶温汲水
必以日午為主早與晚均失其時委官責令
各兵不得違時自便

一馬以餵養為根本以刷洗為要務馬或挨墻
卧地滚占泥土如不刷洗不惟毛色不潤即
馬性亦不調委官每日清晨督率各兵將所
領馬匹摔至向陽地遍身刷洗殆盡必使馬
性舒暢因而生膘

一六馬就一槽食草速快將六人分為三班每
夜應該二人添草週而復始委官置簿挨撥
其夜該某人預先曉示以便臨期稽查齊馬
草不致缺乏

一馬廐内一夜尿糞多積每日早晨委官督令
各兵將廐内尿糞盡行潔掃然後遣馬歸槽
若廐不乾潔馬足深踏泥水之中必受寒氣
所侵不能見膘不可不知

一馬吸水畢緩緩騎行百步外使水歸大腸方
纔無患若陡然馳跑馬必鼓肺斷腸死可立

待寒天吸水不走猶恐偶生傷水起臥障牙等症養馬衆丁不可不知

以上各欵俱要督率各兵着實舉行如有不遵約束者委官即差人報知營將面審虛實重責四十棍營官如或護短委官徑申本院加等重處

練兵加賞示

爲軍務事照得天津新設營伍兵皆烏合每諭各營中千等官將加訓練必拔藝精熟方濟緩急之用不啻三令五申口血欲渴未見一官教成一藝欲加之以法其柰積弛積惰少受繩墨便若束濕本院中心如焚卧不帖席今據千總黃夔龍呈解教習單刀兵士李平等十名到院已經面試雖稍欠純熟然日日如此人人如此件件武藝如此庶亦可觀

本院深加本官之實心任事也除給賞官兵以示鼓舞外合行示諭為此示仰各營將領中千等官知悉各將所統兵丁揀立教師無論刀鎗棍鏡逐日加意學習如演成一藝即行解驗果係精熟堪用定行獎賞各宜打起精神不得苟且塞責昨以周遊擊面稟歲內日子有限本院暫不下營聽兩營各兵備辦柴火正月初十日以前本院仍即下教場訓練向者調營房未完兵多做工今完者已十之九九豈得藉口此番中千等官若一無所表見定行細打黜革不恕


嚴禁將官交際示

為軍務事照得疆埸僨決正臣子卧薪嘗膽之日況武職官員專主治兵以保頭顱一切禮文人所不責自宜從省其柰近時風尚以趨蹌奔走揖讓交際爲正經而以抹馬厲兵爲餘事且天津一片地人但知爲腹裏而不知爲冲邊無士無民無文無武無兵無將無大無小無不以嬉遊挨排爲活計本院在事五月中宵徬徨日昃不暇所言所行未能件

一如願然知者已訝其迂腐不知者且哄其
虛飾但不思關門有警
神京震動此地可安然無慮否本院每以實事責
備各將領然而言之諄諄聽之漠漠細察其
故其尊者惟恐得罪屬官一味軟熟甚至過
門投帖相見煦煦曾無臨下之體其卑者惟
恐取怨兵丁一味混同又且以扣尅爲固然
以更張爲難事殊無立功之意至於生辰節
令之禮際本院有禁而仍不遵守以致精神
敝於逢迎又且地方人士之喜慶原無相涉
而相率科歛致財力耗於應酬夫津門官廩
原不甚厚若僅止日用猶若有餘而一經交
際定若不足所以紛紛求去多此之故本院
自奉極薄而於道廳舊有之煩文一槪謝絶
無非欲爲爾輩之倡若言敎之不從身先之
又不從如何有工夫得到料理戎務以救性
命今後上下相臨毋徇面情毋通餽遺毋勤
奔走致虛費時日若主將所執者正而下敢

訕上者法無赦若地方無干禮節而有敢倡
首傳單歛分糜人錢穀者法無赦本院自有
密訪勿云不知當此
國家多事不能殺賊百端粉飾皆無實用自示
之後各宜悉知如不相信令出惟行

平物價示

天津軍門示照得本院日用菲薄衆所目覩但衙門之內有書辦有門皂有家丁有匠役取用亦自浩繁近聞屠行稱苦本院便當以身率先自后每月初一屠戶報一牛羊豬肉實價本院照價平買向來據經歷司開報豬肉一斤價銀一分五釐今加五釐作二分其牛肉每斤加三釐羊肉每斤加四釐如價不依數屠行不許應付若猶不足亦聽禀增其

買辦牢役有敢頭戴海防小牌黑帽用强脅
買者紐禀重責五十棍至於家丁供應向來
發簿塡取俱照本院價值以致支用大多一
月前已禁簿不發只聽現買然其銀錢封上
限要物若干不必遵依但照時價若各行匠
役俱領工食自有作頭買辦有何累爾行戶
若亦有藉口官價者亦即紐禀重責五十棍
經歷司官不嚴加檢束致牢役借買辦以行
騙詐事發官即斥逐凡一切取用物件可買

則買不可買則繳還原價本院生平福薄受
享極嗇若以身爲衙門內人役作搪牌亦不
若是之愚爲此合行諭知



禁流娼示

爲軍務事照得兵民襍處原非得已之計况河東一帶舊有娼妓流寓最易蠱蕩兵心每兵所領月餉以之衣食則有餘以之嫖宿則不足一犯此路心迷意亂銀錢立盡至於銀錢盡而資身無策不盜則逃耳近據山東營呈報逃兵頗多訪問所由皆本於此除逃兵拿獲斬首示衆外合行禁諭爲此示仰該地方知悉凡有流娼即便盡數驅逐出境不許

停留隱匿如有不遵明示停留隱匿勾誘兵
心耗費錢財者該管卽行查報准窩盜律重
究其隣佑知而不舉者一體連坐决不輕恕

約束淮兵示

爲軍務事照得淮兵三千乃監院游
題發天津者奉
旨分赴緊要海口防禦本院已爲具疏奏
聞則此兵卽係津兵一切調度約束本院不能辭
其責查得本營營將都司蔣文士號令嚴明
兵有紀律自到獨流與地方百姓相安雞犬
不驚自可不煩叮嚀但就中將領多官豈盡
守法若令祭以一二敗群尅減糧餉凌虐士

卒亦或柔懦無能猶鼠共嬉則衆心不服必生事端近日微有所聞雖經監院正法然本院職專兼督合行申飭除營官另加查處外爲此示諭該營兵丁知悉以後各宜謹守軍法靜聽主將統馭敢有無端倡亂肆行妄動者本院法重爾等所知毋以頭顱爲戲各宜猛省

防護運船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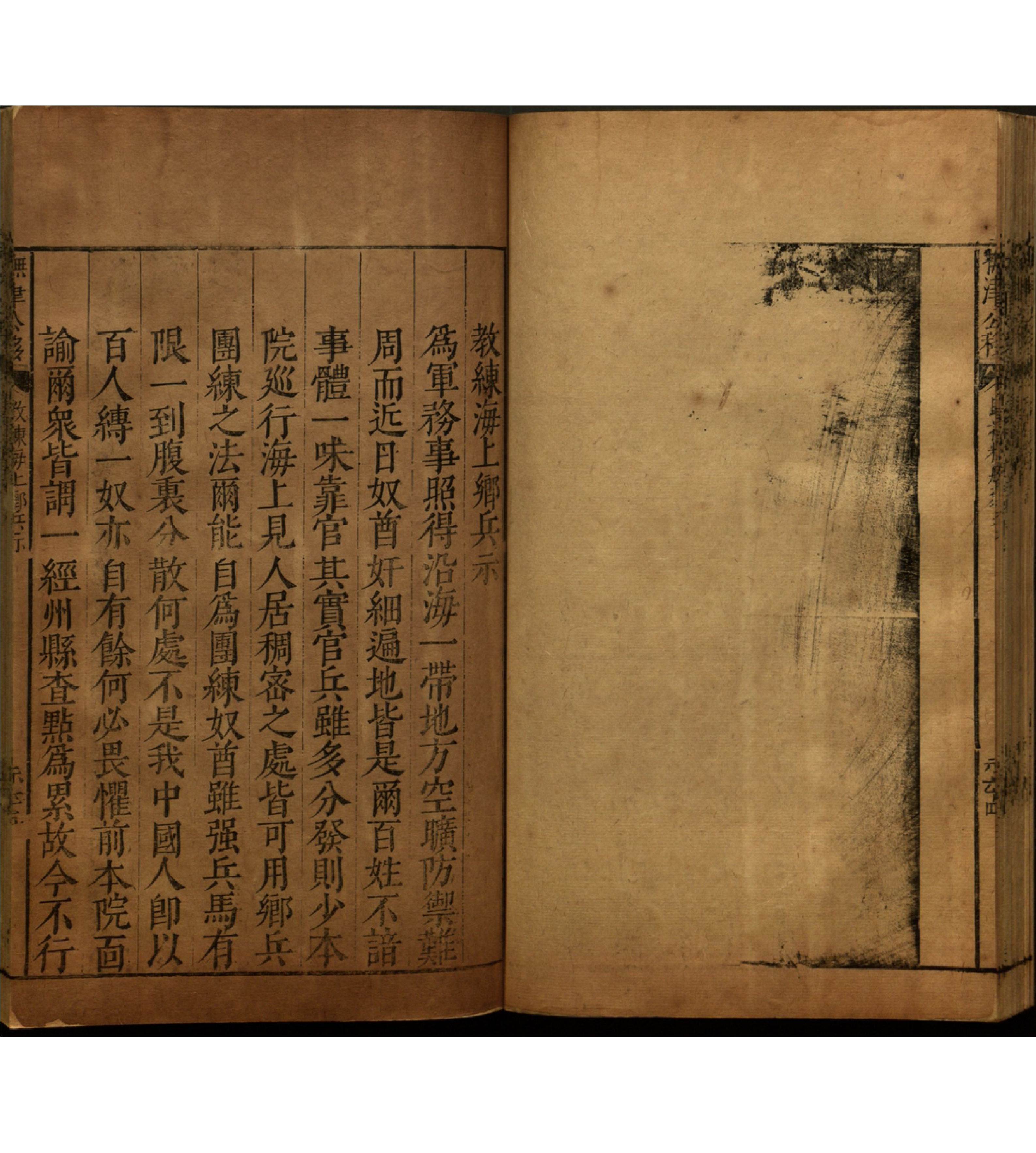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漕運糧船守東河干上下二十里無一空隙頃已牌行督餉道責令各船每二三十隻爲一幇中空十餘丈又起一幇以防意外火燭之虞昨至營房親閱尚未擺開朔風甚勁關係重大本院爲之卧不帖蓆合行給牌曉諭爲此仰各運官傳示各運船身家性命爲重務宜十分謹愼如糧已起完乘此河水未合卽宜回南早行一步明

年省得一步其糧未起者照前分幫灣泊多
離空河氷合之後船之前後左右盡鑿氷溝
一條以便取汲如不遵行本院定行提來重
加責究通限三日内各運官具結回報須至
牌者

騷擾糧船禁示

爲禁約事據江西袁州衛運糧指揮魏承宗
呈稱卑職糧運全幫守凍津門有一班無籍
之徒撑駕糧船日往月來有與旗役暱昵有
與頭舵雀角後來投充兵勇或與兵伴親識
攙見船凍河干生波撮髻鼓舞挼羅稍則掣
嗔登崖賺哄入肆二四成群任情魚肉騙人
者顏二等是也再則黑夜上船摘名闖鎖詐
錢飽慾快已殃人受害者蕪禍元是也第慮

冬凍春解月日尚遥若不請禁倣無底止乞
請給示禁諭等情據此看得運艘阻凍情非
得已撫恤安輯本院原無彼此況此中大兵
所聚烏合之衆豈少先年出於糧船外水
而今投充本營者若任其挾兵勢糾徒党以
甘心於積恨夙怨之運艘則軍紀安在昨者
未經呈告本院已有嚴禁不令營兵擅近糧
船今據呈云云則本院已先見矣但五方雜
處之地亦有不係營兵而借名生事者除行
巡捕衛官嚴拿顏二一另審覆奪外合行出示
曉諭爲此示仰各該運船悉知凡有原係外
水前來生事者人少則聽本船綑縛送院人
多則星馳報院以憑差拿嚴究果係營兵定
行梟斬若係假冒亦照軍法從事决無輕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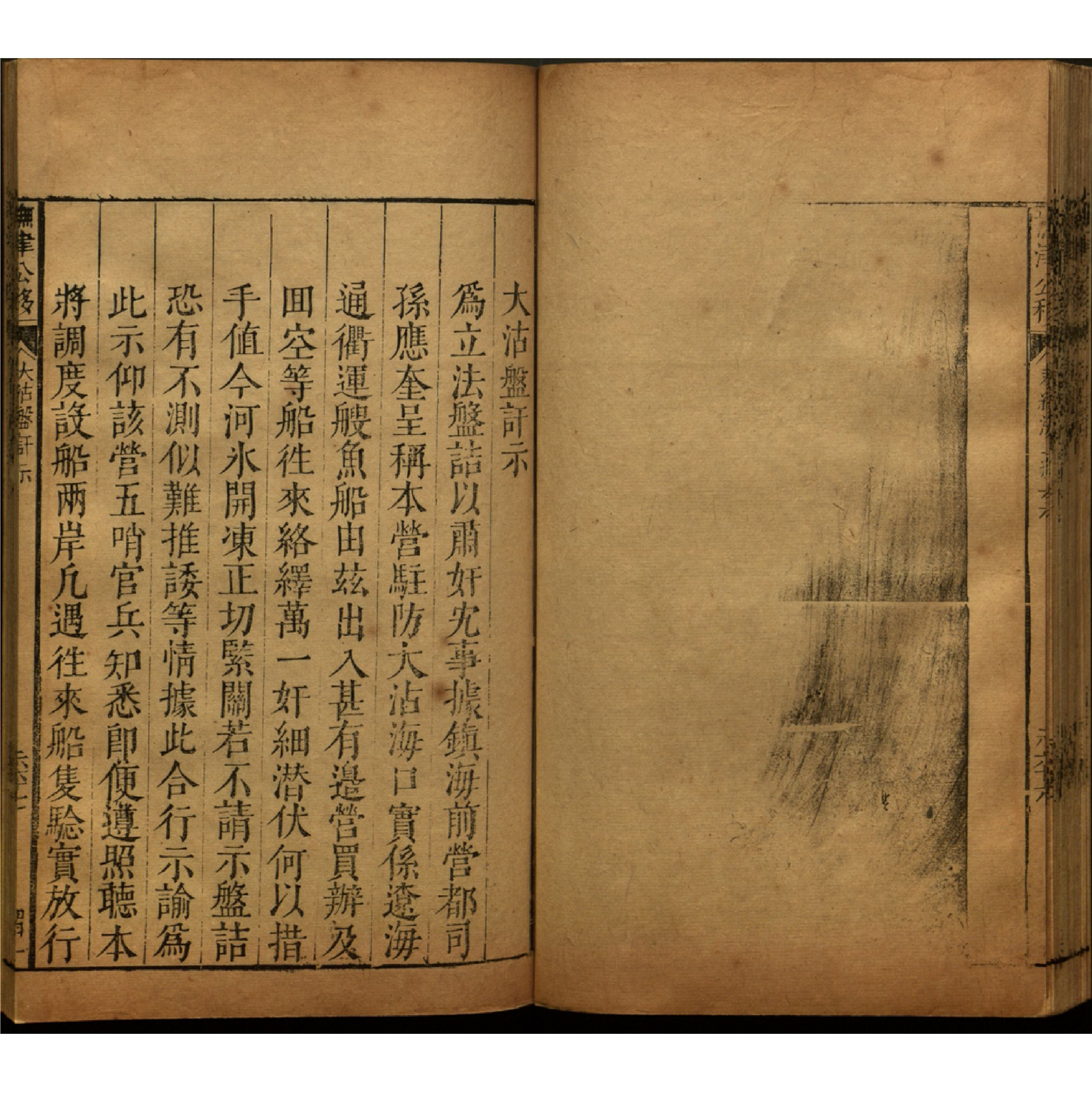


教練海上鄉兵示

爲軍務事照得沿海一帶地方空曠防禦難周而近日奴酋奸細遍地皆是爾百姓不諳事體一味靠官其實官兵雖多分發則少本院巡行海上見人居稠密之處皆可用鄉兵團練之法爾能自爲團練奴酋雖强兵馬有限一到腹裏分散何處不是我中國人即以百人縛一奴亦自有餘何必畏懼前本院面諭爾衆皆謂一經州縣查點爲累故今不行

州縣僅用告示曉諭爾等凡地方有身家之人素爲衆人所推服者即便出頭作一領袖將附近村落居民編成一行伍略如保甲之法每戶出壯丁一名備器械一件或鎗或刀或弓矢或長棍或火銃每十人立一人爲之長五十人又立一人統之即爲隊長百人又立一人統之即爲百長而其大領袖則雖數百人亦共在統轄之內每月或逢五逢十朔望日聚集衆鄉兵於一處點驗器械教習武

藝其近在海口者即將漁船照依前法編派出哨即使奴酋奸細聞之亦知地方有備不敢輕犯若只說奴來我走不知單身人可走妻兒老小如何得動家園產業何處再有放等試看遼東廣寧之人令在內地何等受苦當時若肯死守决亦保得無事語云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各聽我言毋致事急取悔



大沽盤詰示

爲立法盤詰以肅奸宄事據鎮海前營都司孫應奎呈稱本營駐防大沽海口實係遼海通衢運艘魚船由兹出入甚有邉營買辦及回空等船往來絡繹萬一奸細潛伏何以措手值今河氷開凍正切緊關若不請示盤詰恐有不測似難推諉等情據此合行示諭爲此示仰該營五哨官兵知悉即便遵照聽本將調度設船兩岸凡遇往來船隻驗實放行

務要登記號簿每五日內將驗過船隻揭報
本將轉呈如有髡髮面生可疑及夾帶硝磺
違禁貨物者查審的實飛報本院以憑究處
本官仍嚴束各兵不許因而抑勒詐騙查出
定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

起口防海駐兵示

爲軍務事照得天津海防南路以起口爲適
中之地本院已行
題請駐兵五百以便防禦擇有江南營守備趙
不忮所統水兵正如其數合行發防但地方
承平日久未嘗知兵恐見多兵驟集轉生疑
懼爲此示仰起口地方軍民人等知悉如遇
江南營趙守備統兵到彼即查空房并廟宇
隨便安插爾等各宜照常生理免生惶惑買

賣務要兩平交易不得措勒至於將官亦要約束各兵恪守軍法不許擅入民間内室凡一切食米蔬菜之類不許用强爭奪如有違犯者兵以軍法從事民亦一體重究决不輕貸

禁約淮兵示

為軍務事照得淮兵久住獨流本院以有監院密邇各兵自當知法且一向安靜故可不問不意營將偶非其人遂至正月一譟三月復譟即各兵負有寃抑何不向本院一行申訴乃以鼓譟為兒戲雖於地方毫無驚擾然以目兵而凌主將法紀安在日據監院手本將首惡陳斌移解到院覆審情真法應梟决已於本月十四日令選鋒步營都司盧學信

監斬訖所有首級合行傳示該營爲此示仰各官兵知悉本院法重數四申諭各宜安静守法近日監院已委翁遊擊統領該營比前事體萬分不同若敢有三五成群偶語生事者定行駢斬决無姑縱其領兵官不加約束再至召釁亦卽坐以首惡軍法從事令出惟行毋致後悔無及須至示者

禁止訛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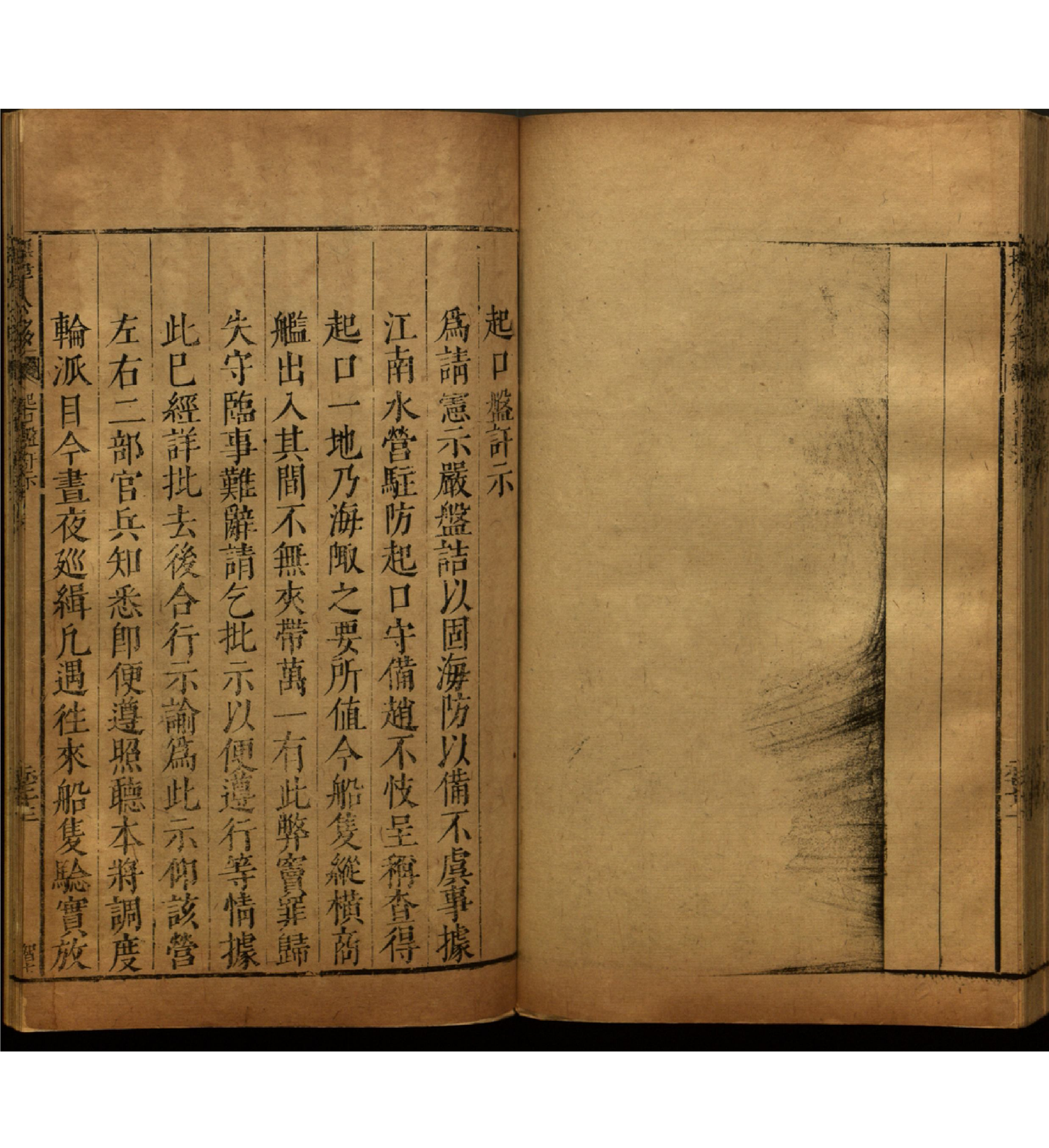
爲息訛言以靖地方事照得景州妖賊之亂事在去年八月間當時勦除已盡地方安堵本院曾出示撫諭百姓各安本業縱有餘黨聽其自新並不深究今已半年有餘絶無人談及前事日内忽聞鄉人訛傳監軍道新陞兵道復有誅勦妖賊之事以致無知愚民妄相搖動殊爲可恨除一面密訪造訛之人重加究處外合示曉諭爲此示諭汝百姓知悉

各宜安分守巳毋得聽信無根之言妄自疑
懼新兵道原是大慈悲人將來為汝地方造
福無限並無勦妖之說且此事何等重大本
院不遣兵誰敢無故而發難端若有造言生
事恐嚇良民者許即拿送本院以憑重處東
作正殷努力農工是汝本等惶惑妄動自干
罪戾須至示者

更置淮兵示

為軍務事照得江淮一營官兵不滿三千而
分為五營人情變詐事體紛紜心心有主喙
喙爭鳴以故獨流數月連譁二次夫軍法宜
簡宜嚴宜整以二千五百餘人而有五十員
之官勿論十羊九牧事多牽掣即糜費廩餉
亦已無算今當發赴馬頭營信地以備汛防
若不從新整頓將來去津益遠誰能駕馭此
輩俾各用命查得福營官兵三千止二營將

二中軍四把總此外並無濫官今當照此劍
行改五營爲三部以左右水爲名每部一守
備三千總水部止用二千總其聽用火藥等
官量留數員餘悉革去且官雖五十而騎射
不習無裨實用昨教場考試不滿七八人不
知此輩在營人人以孔明子房自命能坐而
却賊否甚可笑也又況素行不謹中間頗有
扣尅兵糧腰纏多金及奸險不可方物者留
之秖爲營伍之蠹爲此合行示諭通知其存
留各官務要洗滌心腸毋負本院任使革去
各官各宜安分回籍若有敢挾其厚餉潛住
津門及往京師布散流言希圖阻撓營務者
本院隄防甚密拿獲定以軍法斬首本院於
各官無德無怨虛心品隲尚務義命自安毋
干三尺須至示者



起口盤詰示

爲請憲示嚴盤詰以固海防以備不虞事據江南水營駐防起口守備趙不忮呈稱查得起口一地乃海舨之要所値今船隻縱橫商艦出入其間不無夾帶萬一有此弊竇罪歸失守臨事難辭請乞批示以便遵行等情據此已經詳批去後合行示諭爲此示仰該營左右二部官兵知悉卽便遵照聽本將調度輪派目今晝夜巡緝凡遇往來船隻驗實放

行務要登記號簿每十日內將驗過船隻揭報本將轉呈本院凡尋常食用之物俱聽出入但有髡髮面生可疑及夾帶硝磺生鐵軍器違禁貨物者查審的實即行羈留一面飛報本院以憑究處本官仍嚴束各兵不許因而抑勒詐騙或告發或查出定以軍法從事决不輕貸

革買辦積弊示

爲軍務事照得本院因委官製造軍器等事侵騙大多故收入衙門以內自行監督但一切取用物料不得不假手于買辦牢子向來頗聞牢子借官價之名以虧損舖行而其實報數本院反浮於外間之平價即本院與各書門家丁尋常日用柴米肉蔬之類無不如是以致舖行稱苦于外書門家丁人等稱苦于內在外者既以攔阻而不得入訴在內者

又以瑣屑而不便輙發躊躇久之迺緣經歷
司開送支銀冊簿内有取五色羊毛二十五
斤載價七錢五分心駭其貴密遣一訊則止
費價三錢七分五厘舖戶面証盖僅半數也
又復拘布行審問如蕪湖青布一筒平價止
二兩五錢今多開至二兩八錢麻布止六錢
今多開至九錢甚則牛角一隻開價八分種
種侵欺不勝悉數况零星取用即前平價又
未必一一如數散給各行戶也而外索酒錢
買安靜所騙尤多可恨甚矣除將買辦牢子
高文登批發清軍廳究審外合行曉諭爲此
示仰各行舖戶知悉本院與各書門及家丁
人等尋常日用所買柴米肉蔬之類及製造
軍器一切物料之類俱令經歷司發見銀錢
置買每遇月終據該司造冊銷筭如軍器物
料行管糧廳動工部銀補還日用蔬米在於
公費銀内抵補俱照時值分毫不少一向如
此但爾等或未盡知自後如有指稱賒欠及

短少時值各行舖卽據寔且禀報院以憑發
問門上攔阻跪門申訴查審得實加等追償
依法重究不貸須至示者

看守教場示

爲禁約事照得營房初成兵馬叢集未免溷
雜之弊近因鼓亭倒炮不識姓名男子可見
看守無人踈虞爲害因而訪問乃知諸兵縱
馬作踐
神廟鼓亭已經多次殊爲可恨而各營將官共
爲蒙蔽尤極非法爲此示仰標正選鋒三營
每營輪管一月偏兵巡守官廳前后及左右
神廟鼓亭東門牌坊等處不許拴馬於柱樓馬

于屋弁汚穢作踐變賣　神祇如有不遵禁
約者仰巡守兵丁紐拏解院以軍法重治毋
月終上營交割下營接管各于朔日投遞並
無損壞甘結以備查考毋得故違取究須至
告示者

戒諭聽用各官示

爲軍務事照得疆場多故正人臣卧薪嘗膽
之會本院門下聽用各官雖無事權然既有
功名之志前來投用便當每日參謁之外閉
戸讀書博攷古來名將治兵禦敵之方權奇
機警之妙聞雞起舞撫髀流涕萬一事權入
手庶有效於
國家豈僅黃盖金腰冐餉剝兵以驚炫妻孥面
飽充囊槖乃者訪得各官在外頗以三五成

群聚飲爲樂甚至挾娼夥賭廉耻盡喪法紀無畏遂而言不及義鬪是推非而一種輕薄積猾到處插身傳訛吠影熒惑觀聽殊爲可恨今後不論大小聽用各官定限每月行道考驗一次一日試弓馬一日試韜畧如不願考卽不許復借聽用名色在此混擾其考而不中程者自行汰除免致一概淆雜賢愚無辨其在外縱肆不法者另行議處决不輕貸須至示者

營馬放青示

爲軍務事照得營馬放青自是正理但今方民間播種之日秧苗遍野若看馬兵丁不加謹愼未免踐踏爲害除行各營兵遵守軍法遠放馬匹勿近民田外合行給示爲此示仰一路居民如有兵丁敢縱馬壞人田苗者許指名呈該營主將覈實觧院以憑細打重治不恕

催淮兵赴防信地

爲軍務事照得江淮營官兵雖經點驗出海然尚駐大沽未即開洋連日風色不順正宜倍加謹慎乃各捕盜耆民漠不留心將船隻灣泊無法偶遇狂風遂各弃船不顧使舟舟相觸盡七十餘號之船無不被傷地方原無钱糧何處更得修理本院聞之痛心恨之刻骨不難食諸耆捕之肉也今大兵難以久駐船隻何時修完勿論汎防重務無逍遥河上

之理即大沽一隅之地豈容多兵騷擾爲此
合行示諭本營遊擊翁應玄即便傳示三部
毋部官兵分作二起結隊啓行從陸路前赴
馬頭營銀行柳二處駐防每日止發一起分
爲六日庶前途歇宿便益不致生事本院另
遣旗牌官賫
令旗令牌沿途押護如有不遵軍令擅行逃走及
恃强逞兇者即時擒拿斬首定限即日申嚴
軍令由塘兒上徑抵黑洋河爲一程由黑洋
河過兎兒陀徑抵馬頭營爲一程不必敗由
驛路虛糜時日令出惟行毋得故違營官約
束不嚴逗遛觀望者一體拿究不貸須至示
者


申嚴海防示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塘兒上一帶逼近海口地率曠野外防不測之海寇內懼四聚之零賊年來遼廣繼陷此地與奴酋僅隔一水

朝廷特設本院專督海防去冬親巡茲土本欲置戍恐爲民擾故

題守備鄭登雲練鄉兵以固藩籬已經行有次第近聞秋雨連綿海水泛漲一望數十里皆爲巨浸而海外來泊之船既苦稽察之不易

内地避水之民又多乘機而爲盗若不嚴禁
恐致積微成巨貽害匪細爲此示仰該地方
鄉兵鄉民知悉本院雖身在天津精神時到
海上爾等宜自保身家加意防守一聽守備
鄭登雲教演操練出哨設防其有奸細盗賊
踪跡詭秘或水或陸不妨嚴行盤詰得實綑
解本院定行重賞如或怠玩抗違許鄭登雲
不時擇其甚者報院以憑懲戒不貸須至示
者

撫津咨稿

吉陽李邦華

請筭饑兵折米銀數咨

爲官兵久缺糧餉事天啟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准戶部咨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天津倉于員外呈前事內開管大藩之回係出私逬現經登撫叅提給過月糧應否追回且其中給過米七百零六石八斗每石作銀八錢共作銀五百六十五兩四錢

四分及查天津米價八九月間每石價銀俱
在八錢以上今以八錢作數恐係貴收賤放
相應再行查明彼時時估委果若干一聽津
撫酌處咨覆可也仍各爲咨劄呈堂奉批如
議查明方准開銷奉此案呈到部擬合就行
爲此合咨前去煩將給過渡海官兵米石應
否追補價值應否與收買一例希即酌處咨
覆施行准此隨備行專理遼餉兵備參政錢
查議去後今據該道呈稱本道遵照查得

管大藩之兵於去秋裹二月糧出戍三岔河
九月間復調援海外迄今秋八月匝歲無食
衆皆鬻賣其隨身衣甲乞糧于避難遼民潦
倒度活以致菜色鳥形裂膚墮指而恐死不
潰不可謂之不苦矣孤軍之望眼幾穿轉餽
之舳艫未達迫夫勢窮情極而衆兵捧腹奔
歸本將追亡踵至叩顙登州不顧復轉而之
津豈得已哉補給銀糧卽揚帆東渡以索餉
而來以領餉而往自不能以私逃槩律之矣

本道目擊各兵凍餒之形人鬼參半殊爲心惻然欲按月計糧津門如洗之橐安得多金以厭厭請故不避其踔厲囂陵以大義辯折百方開諭截去五月止給七月之餉節省之數覆按可悉非有濫觴也且關內之兵月餉而逃者不可勝追而海外孤軍謂役過之糧可以毋與其誰茸之至於米價秋時津門市價止于七錢惟餉部召買各處商米計道里之遠近益以舟車之腳費用示招徠故有至八九錢以外者廼若筭扣營兵之折色則與山海官兵支領本色每斗八分折價相同亦無寬假若欲多折于時估之外舐膚及骨又何以服衆心而令用命于蛟宮虎穴哉相應回報酌處咨覆施行等因具呈到院據此查得參將管大藩其統領官兵由三岔河而趨彌串堡蓋去歲八月事也八月以後問誰給糧無糧而歸本院未嘗不重加參劾然以明國法耳若徑坐以逃則當飄然各散還其鄉里

何至相聚向津門而自投羅網乎給糧復往
理順法伸恐難以登萊無據之叅
題而遂議追回也至于給米每石以八錢定價
原照關門成例今不論時價之或貴或賤但
以天津視山海豈天津反貴而山海反賤者
兩地一價兵之稱苦則有之耳寧復有損於
公家耶既經該道查明具呈前來又經本院
覆查相同擬合回復為此前去貴部煩為查
照開銷施行須至咨者

追取河南兵馬咨

為軍務事據河南後營都司周之禮稟稱卑
職風聞被叅不敢擅入津門原領軍火器械
馬騾等項係中軍沈世英收發見今督催造
冊呈報等情據此隨傳行沈世英作速造報
以憑查收去後續據本官呈稱卑職查得在
津所領東征器械駝騾等項原係中軍官芮
嘉言領散卑職原係右部千總比時攻勦妖
寇不意芮嘉言陣亡蒙監軍道委職代管中

軍竝未交代今平定回津隨查點各兵旗幟
器械等項有陣亡而無存者有逃走而帶去
者難以稽查即將見在數目并原在彼中領
過馬匹合行開揭呈報據此除將器械等項
查收外及查揭開河南各兵通共領馬一百
六十七匹陣亡五匹見在五十四匹各官兵
拐去一百零八匹等情案照都司周之禮原
領兵防津共計一千八百四十名自東省一
行先後盡逃除已報千餘名業經造冊移咨

嚴追安家去後乃其餘未報者初望其猶或
來歸而今一無歸也既惟兵不歸併領兵之
官亦一無歸也可謂無法之極者矣卷查各
兵原在本省領過安家銀十兩衣裝銀三兩
犒賞銀一兩行糧銀四兩共銀一十八兩不
爲不多今兵不可得相應募補內除犒賞行
糧銀五兩免追外其安家衣裝毋兵該銀一
十三兩并前拐去馬一百零八匹馬價銀兩
擬合咨追細審各兵願追安家而不願克兵

則與其拘之就役而終歸於逃何如追其安家而免行再拘乎爲此合咨前去貴院煩爲查照先今咨文内事理希行各原該衙門着落本兵親族人等每名追安家衣裝銀一十三兩至于前拐馬一百零八匹原係某兵領騎每匹原用價銀若干原籍衙門有數可查一併追完押觧來津以爲募兵買馬之用庶營伍兵馬無缺津門防戍有賴而亦不致以拘逃之故數數煩聒矣請勿遲緩須至咨者

招取毛兵咨

爲軍務事據毛兵營都司董世賢呈稱蒙本院憲牌照得河南後營都司周之禮統兵東征因約束無法以致逃盡業經具疏叅劾津門缺少一營殊爲单弱向據都司董世賢禀帖稱河南原有毛兵一千情愿前來補伍但每人須路費銀二兩方能成行等情據此牌仰本官即便差官赴院領銀一千兩前往河南召取原募毛兵然須遴選抜藝精熟勇力

超群者陸續觧院驗試即發本營收伍以補周之禮逊兵額數等因到職查得本營千總方義係河南衛世襲百戶曾經援遼奉法不苟加銜守備桑可成在遼之日統領勇兵亦守營法俱堪提兵之委本營舊日毛兵自上年航海而回各兵領過安家未完王事是以止給路費銀二兩督其前來入營報效不敢言募也伏乞給賜咨文令二官赴河南撫院案下希行各州縣催促各兵前來到營之日即行觧驗等情到院據此除發去路費銀給委官方義等收領前行招取外合行咨提為此合咨前去貴院煩為查照冊開原募毛兵希行各兵原籍衙門速差的當人役督催各兵正身責令差去委官方義等每兵給路費銀二兩陸續咨觧前來以憑收伍施行請勿遲緩須至咨者

請討盔甲銀兩咨

爲請討盔甲銀兩以便製造事照得津門陸兵數雖不過五千而盔甲器械總不能缺年來開局打造何嘗有間而出海者索火器征妖者索戰具汲汲皇皇日不暇給至於所稱五千人之盔甲器械勿論精銳且强半烏有矣況本院受事以後不惟無甲無器又併造甲造器之錢糧亦盡項蒙貴部給帑金四千兩聊結營房之局所存無幾擬圖再請而深

念所在告匱恐貴部亦有難於隨應者躊躇久之偶查得天津三衛有歲觧盔甲腰刀一項爲數不多然巳三年未觧竊計此甲此刀之觧貴部不過轉給各邊今津鎮旣缺理得請討但與其請討於造觧貴部之後不若請討於未觧貴部之先與其請盔甲以抵應給之銀不若請銀數以爲製造之用盖本院設局衙門之內躬督製造費省而器精不似衛官之苟且塞責者比今各衛尚未起造本院正可借資查每年三衛共銀九百餘兩三年約二千餘兩俱經海防同知收貯爲此合咨前去貴部允發卽以抵原議八萬尚欠三萬六千數内之銀庶貴部無轉給之勞而本院免强聒之咎矣須至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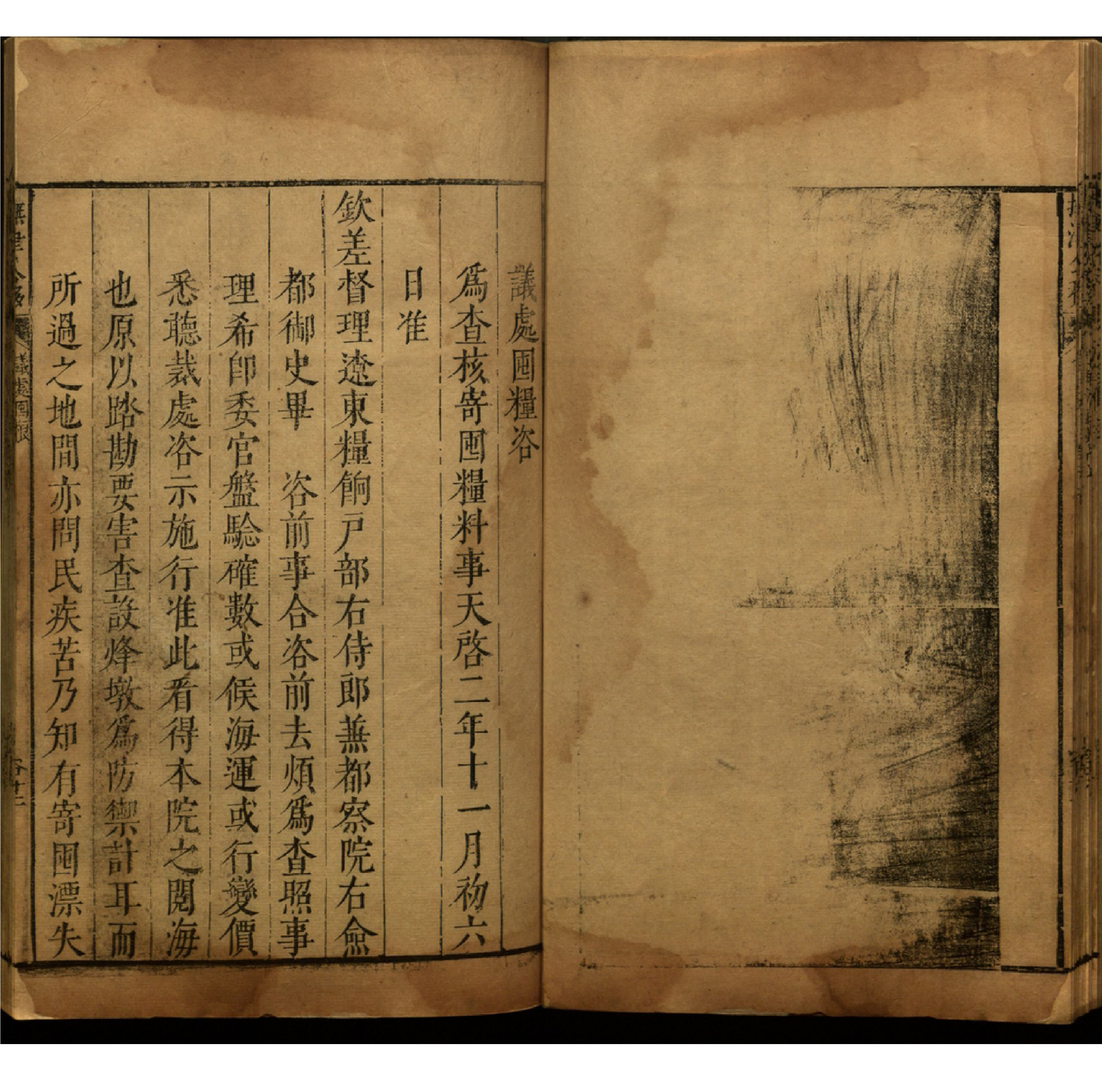


催推副將咨

爲津門副將久缺推陞尚未到任事照得天津一鎭草創無章向以大將軍領兵而兩兩不宜於地方本院始爲具

題改用副將蓋兵本新集亟須訓練而總兵養尊市重漫不事事下旣轡委而弗御上且法窮於莫加顧不若副將之受節制而可行督率也嘗蒙貴部已爲覆允推有新副總兵王紹勛矣方望其迅速受事乃本官近一詳至躊

踏稱病夫津門爲榆關後勁密邇
神京本院履任之初正當防秋時景州妖賊方作
海外逆兵適歸調遣防範一切皆以身代主
將幸勉支秋冬而今春防又迫矣卽令將非
其人猶懼緩急無賴矧併此位尚虛誰戢封
疆而敢泄泄乎爲此合咨貴部煩爲查照將
本鎮副將立行另推其王紹勛別與推用庶
閫鎮之兵馬有統而氣色一新卽本院之勞
瘁不辭而亦臂指可運矣再照此番推用不
但期於得人而且期於就近貴部夾袋自饒
本院不能措一詞但據樞輔言關門副將毛
有倫尚有可用亦便附陳以備採擇而未敢
必也惟酌議施行須至咨者



議處囤糧咨

爲查核寄囤糧料事天啓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准

欽差督理遼東糧餉戸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畢　咨前事合咨前去煩爲查照事理希即委官盤驗確數或候海運或行變價悉聽裁處咨示施行准此看得本院之閩海也原以路勘要害查設烽墩爲防禦計耳而所過之地閒亦問民疾苦乃知有寄囤漂失

糧料一事時據寄糧之家僉稱爲州縣差役行查所擾一歲之間三四至至則厭酒食索銀錢甚者鞭笞及之日望上司一爲豁釋而不可得故所存糧料率皆四十八年之物而此後縱有失風無人敢問甘付波流惟恐見累即見存者一經州縣封記不敢顆粒移動故今歲大水盡行浥爛方懷凛凛莫知所終本院諭以委官盤驗便行開銷然覺其畏本院之委官亦猶之州縣也第云願得隨行之官一盤爲褊然本院行追雖心許之而時日不能及矣今准　貴部院咨文欲令裁處所有盤量一節宜令原隨巡海旗鼓楊大慶可以前往不滋索擾但糧非一地地非海口必令將來搭運關前但原無泊舟之所將誰任搬運之責計莫如變價爲便而荒村小集用米幾何委官兀守奚時竣事則又莫如議定價值取其認狀限以納銀爲便其浥爛不堪者責令委官據實呈報以憑　貴部院行文

各該州縣盡數註銷以免再查庶民間可無驛騷之患而寄糧不作泥沙之棄耳然前所開具不過蚕沙口栢家庄黑洋河塘兒上數處而馬頭營迤北亦聞多有但未經覈實不知確數此則在　貴部院似又不得不另一行清查者也爲此合咨前去囬覆俟查覈取認之後另咨轉報須至咨者

催戶部兵餉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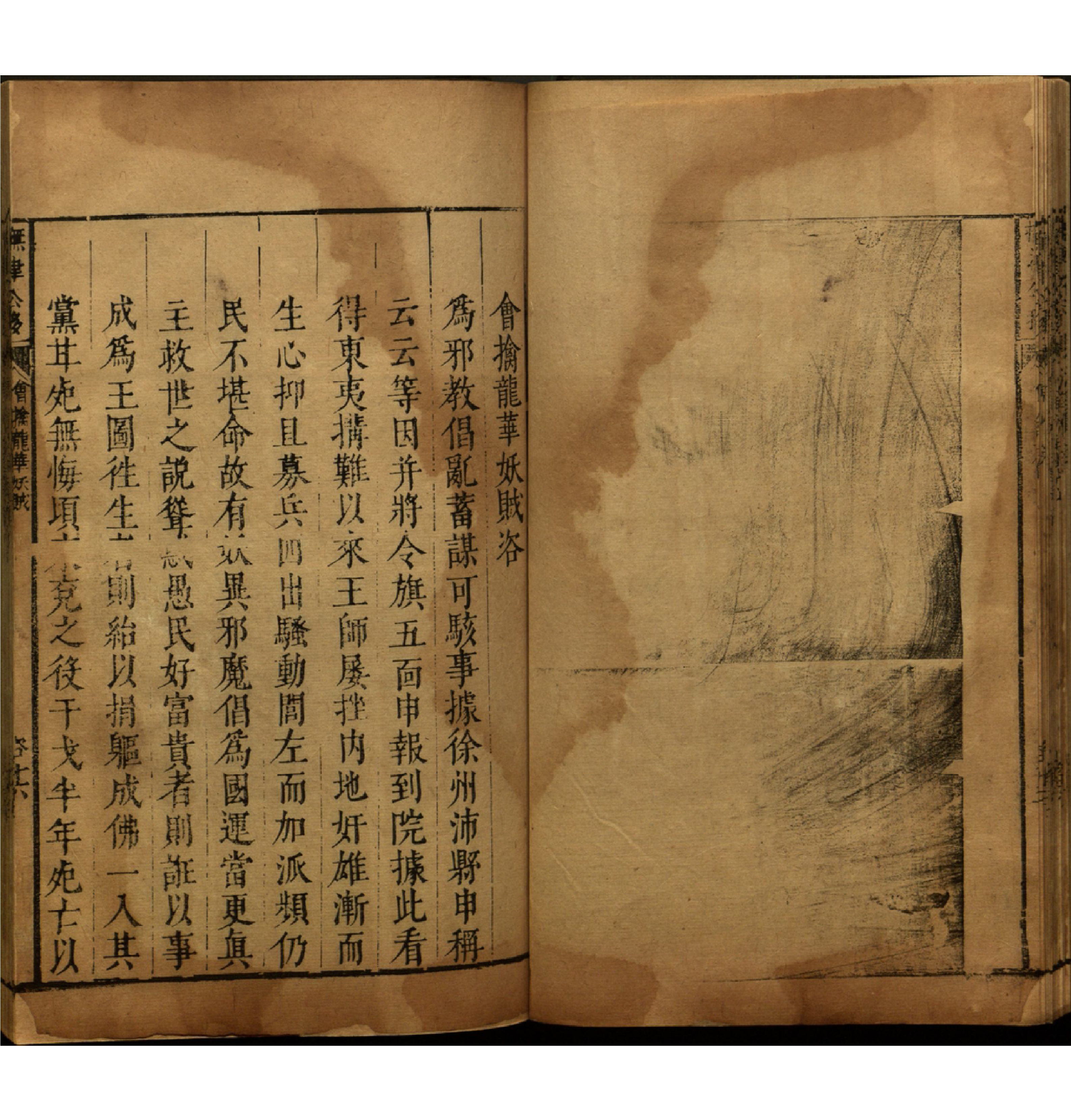
爲奏

旨護運已竣官兵今已赴津乞

勅津撫急處數月之餉調發切關之島以援關內關外事准巡按山東監軍監察御史揭帖前事云云等因具揭到院看得淮兵三千餘名每月需餉五千有奇今遽以三月請則非萬五千金不可津門十月之餉至今未領十一十二月之餉尚未議起人心皇皇而又益

以此數本院其何以措手足昨雖以未見
題請爲詞停之獨流不令前進然揭到則疏入
不久即至觀其自徐而津兩月無糧至有日
不二飡什物當盡等語更安能到此姑待鳥
窮則啄獸窮則攫竊恐枵腹之卒難作望梅
之想脫巾而呼又以爲地方不能鎮壓之罪
此今日邊臣之不可爲之大都也况津門無
州無縣一旦有急雖分毫無處移那舊冬以
兵餉不繼幾成鼓譟前院不得已借募兵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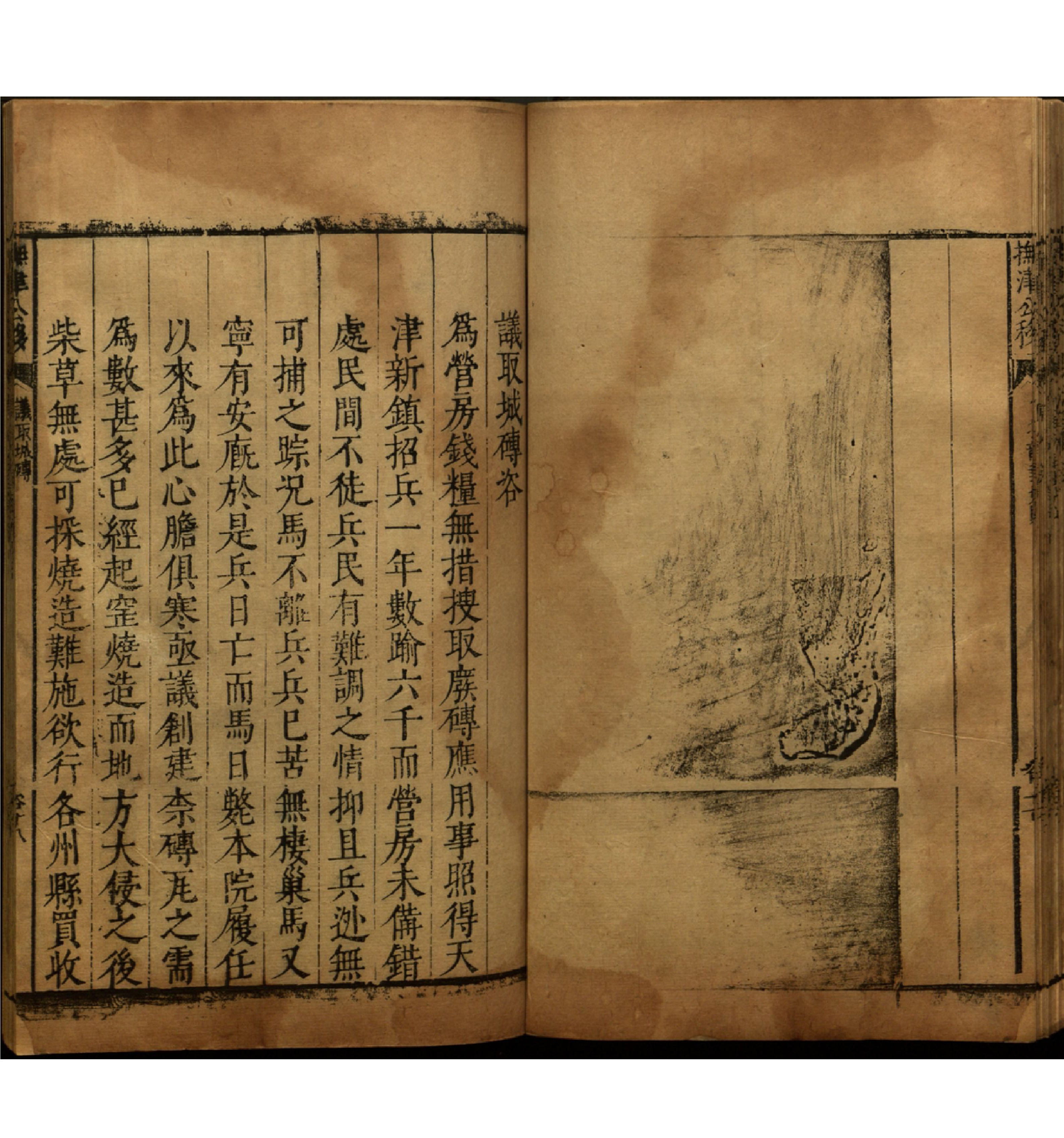
一萬六千餘兩暫寬燃眉之急迄今毫釐未
償此時募資全空縱欲通融巧婦覩瓶罄而
束手於巧炊矣合行咨請爲此合咨　貴部
煩爲作速議處淮兵三月之餉本鎮十一二
月之餉以憑差官領支其舊冬原借一萬六
千之募資概希須還以備不測亦未嘗不爲
貴部省囂聒也須至咨者



會擒龍華妖賊咨

爲邪教倡亂蓄謀可駭事據徐州沛縣申稱云云等因并將令旗五面申報到院據此看得東夷搆難以來王師屢挫內地奸雄漸而生心抑且募兵四出騷動閭左而加派頻仍民不堪命故有妖異邪魔倡爲國運當更真主救世之說聳惑愚民好富貴者則誑以事成爲王圖徃生者則紿以捐軀成佛一入其黨甘死無悔頃者兗之役干戈半年死亡以

數十萬計武邑之冠竟在門庭之内幾釀腹心之憂雖幸及殄平而血腥原野骨高陵阜閭閻蕭條道路荆榛未知何日可復且餘孽種種蠢爾思動縱經芟夷猶慮竊發乃不意沛縣所盤獲又審有所謂龍華會王普光諸妖執旗傳號遠出數千里之外此其志豈在小哉夫大同外廹夷虜内近畿輔卽其糾合及於淮揚則河南廬鳳無不盡入彀中萬一不戒至於攘臂一呼所在響應此寧但如鼠竊狗偷可以惟吾所搏執語曰萌芽不已將成斧柯本院不敢以無動爲大之說自悞而并以悞人也爲此合咨前去 貴院煩爲查照咨差的當員役緝訪務將賊首王普光拿獲詳審糾合遠近等事正法仍移文河南并合于省直先事觧散施行希文回照



議取城磚咨

爲營房錢糧無措搜取廢磚應用事照得天津新鎮招兵一年數踰六千而營房未備錯處民間不徒兵民有難調之情抑且兵逃無可捕之蹤况馬不離兵兵已苦無棲巢馬又寧有安庇於是兵日亡而馬日斃本院履任以來爲此心膽俱寒亟議創建柰磚瓦之需爲數甚多已經起窰燒造而地方大侵之後柴草無處可採燒造難施欲行各州縣買收

又以　本部錢糧未發懸釜待炊罔濟於事查得節年運船所帶城磚往往有棄之沿河一帶者小民時或竊取官府槪嚴厲禁今歲大水崩堤磚多沉水不可復再在　貴部旣付之烏有在地方亦委之河伯甚爲可惜合無乘此水退之會本院差人分頭撿取以充營房墊脚之用雖殘缺斷碎皆　無棄物俟查有的確數目另行造冊作價不論多寡可抵
貴部應發錢糧之數事屬甚便爲此合咨

議留盔甲腰刀弓箭咨

爲請給盔甲腰刀銀兩以便製造事照得津門陸兵數雖不過五千而盔甲器械總不能缺年來開局打造何嘗有間而出海者索火器征妖者索戰具汲汲皇皇日不暇給至於五千人之盔甲器械勿論精利卽備數亦不足矣本院受事以後葺舊補新所濟無幾欲大加製造柰巧炊窮於無米躊躇久之偶查得天津三衛有歲觧盔甲腰刀一項雖爲數

不多然已三年未解竊計此甲此刀解之貴
部不過轉給各邊今津鎮既鉠理得請討爲
此合咨貴部免其造解一聽本院查其自天
啓元年至今三年未造甲刀錢糧扣留自造
以濟軍前急需庶該衛無運解之苦而貴部
免轉給之煩事屬兩便仍希速賜咨覆須至
咨者

酌議選用武科咨

爲營名錯謬不容任耽懇恩改正以全選體
收實效事准兵部咨前事煩爲查照令本官
任事施行准此案照先准
欽差出鎮行邊總督薊遼云云右都御史王　咨
爲疏通武科以奠封疆事准兵部咨該本部
題前事煩照咨備該本部題奉
欽依事理行令各官欽遵依限到任計開天津騎
兵營中軍推北直隸保定府三科武舉趙宣

猷天津左營遊擊中軍推宣府龍門衛三科
武舉張志顏天津右營遊擊中軍推宣府與
和所三科武舉胡承詔等因准此該本院查
得天津創設水陸官兵止水兵有鎮海新後
奇三營嗣因兵少官多本院業經題
請歸併鎮海前營都司孫應奎統領別無騎兵營
無憑安插隨面諭趙宣猷赴部改用仍將天
津左右兩營遊擊中軍移文天津兵備道遵
行二官到任外今准前因該本院看得近者

疏通武科之議起諸武生急於求用不問鈌
之有無一概妄報貴部遍行掣選如天津舊
無所謂騎營也忽而有趙宣猷者選騎營中
軍矣本院諭以赴部聽改將改之他鎮也忽
而遂改爲本鎮之標營中軍矣夫本鎮標營
草創事無定規紛如蝟毛中軍一官豈易勝
任本院入津時有實授守備賀國棟爲之猶
以幹理不前告病而去更置再三終不得當
乃訪得中州一守備王士元先曾隨征遼陽

殺賊有功後見遠士不振退而歸隱其人質直而足智勇敢而績客咨取前來授之本官在事未滿三月與營將程九萬日夜拮据整理營務纔見端緒未臻成效宣猷即有奇抱猶恐覊手不相習況詐傳本院改用之言妄以標營當騎營而換劄冀用也則其人之險詭可知矣本院誠不愛一官以遵

明旨然更張滋擾上下惶惑似非封疆之福邇時各邊鎮皆言武科之難用豈於此屬作惡邊臣身在事中利害關切故不得不極言之必欲䟽通則毋寧令其候缺俟現任陞遷然後接補庶事以漸習不致周章於當局若必驟畀重負試而不效願貴部毋以為本院罪案可也至於趙宣猷詐冒易劄行險僥倖應否仍用為此合咨貴部煩為酌議仍希咨示施行



議出海軍犒脚價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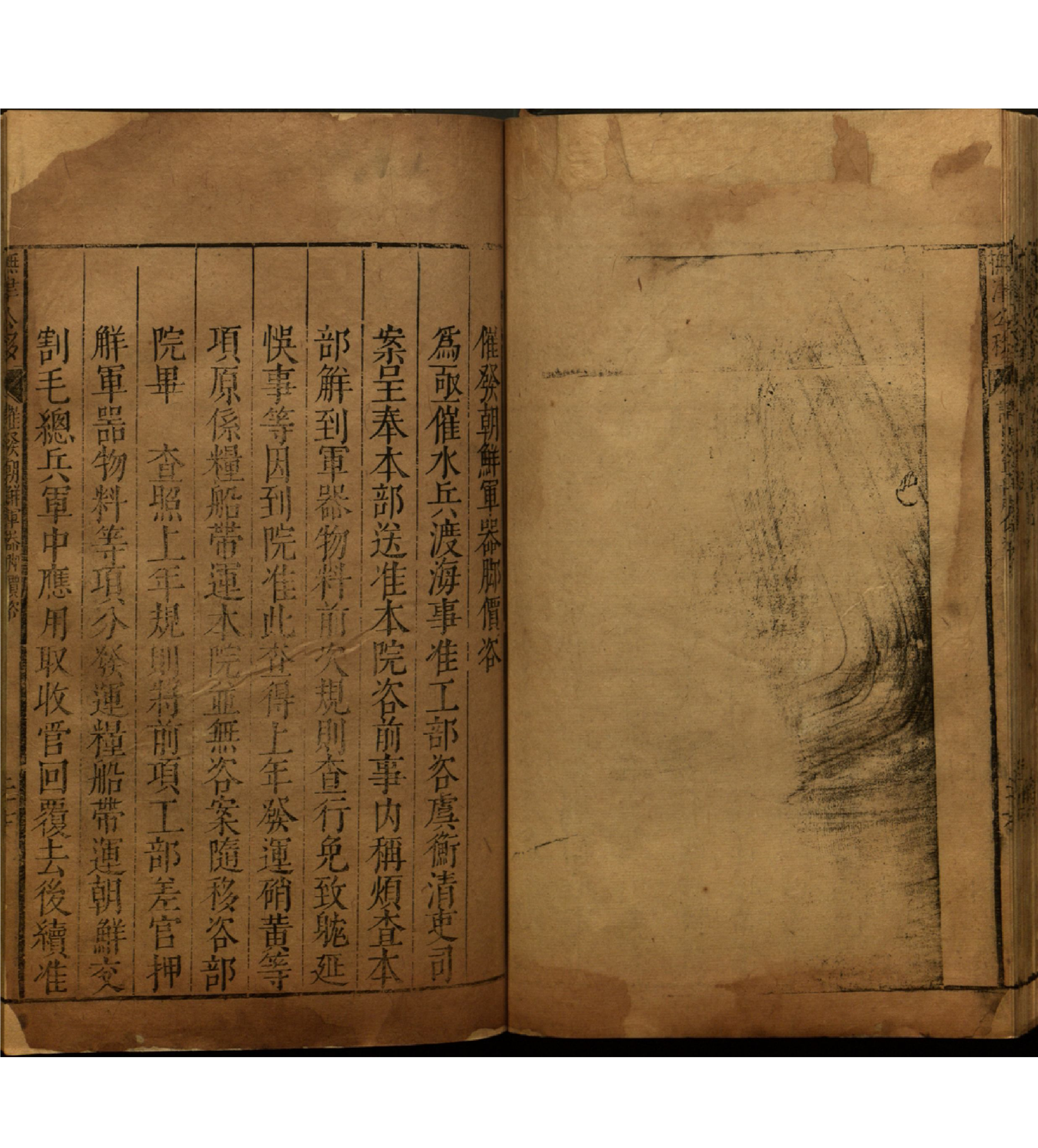
爲亟催水兵渡海併發軍需接應事准工部咨虞衡清吏司案呈先准總理三部咨開前任經畧王　咨前事煩爲查照本部差官潘應元押觧後開發運軍犒物料逐一查收交付毛文龍弟雲龍照數查收轉運文龍軍中應用取具雲龍收管及貴院印信批廻赴部銷繳仍將發來數目觧到日期一併咨部查考施行准此該本院看得朝鮮非咫尺地

也航海而東望洋無際軍需硝磺關係重大驚波怒濤之險談者色變此寧可輕於一擲計數非方舟而三不克利濟乃津門水兵尚苦無船豈有餘艘堪供運載細查海運船隻自督餉衙門招買既罷間有賣者然非四五百金不可得一舟不知舟價千餘從何措置先年津鎮初開前任畢撫院領貴部銀四萬五千餘兩亦爲各處水兵數數出海造舟措置用費一空至本院受事而僅九千金矣營

房千間馬廠數百盔甲神器匠作並與前院以四萬五千而支一年本院以九千而支八月皆以一錢當三錢寧務節省之名實苦空竭之極曾向貴部屢控止發銀四千兩而管大藩一行買船六隻費價八百加之損具便踰千數今各營兵船紛告修艌左支右吾捉衿見肘方茫然不知所出若又以毛文龍之軍需責本院以轉運實所不能且轉運又不獨苦無舟也即舟可買矣問誰撑駕長年篙

師捐身命以應玆役安家幾何每舟大者二十人小者十六人人須十餘金益以月餉重以行糧亦非逅千金而不可不知此募資又從何措置也再四踟躕不得不轉咨貴部煩爲議妥如謂前項軍䑨決不可不爲運送則須先處舟價銀若干修艌銀若干僱募水手銀若干前來以便一面收買海船一面速爲修艌一面召募舟師以待毛雲龍之行倘期可稍緩則俟鮮運船便附載而往然軍䑨皆重物可省買船之費而不能省僱船之費鮮運每米一石脚價四錢七分今畧會各項不下三千担則脚價亦須一千四百餘金此似萬不容鈌而要非本院之所可勉承也伏惟

貴部速裁施行



催發朝鮮軍器腳價咨

爲亟催水兵渡海事准工部咨虞衡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准本院咨前事內稱煩查本
部解到軍器物料前次規則查行免致耽延
悮事等因到院准此查得上年發運硝黄等
項原係糧船帶運本院並無咨案隨移咨部
院畢　查照上年規則將前項工部差官押
觧軍器物料等項分發運糧船帶運朝鮮交
割毛總兵軍中應用取收管回覆去後續准

餉部院咨稱隨經備行贊理遼餉主事郭夢
詹査議得天啓二年鮮運搭發每船不過二
三石之數今每船該一千八石七斗零計每
石該脚價銀四錢二分以一百六十號船計
之通共該銀一千二百五十餘兩似難再照
舊例槩行搭運者也工部憂思公帑匱乏惜
費正如惜金津門目擊海舟艱辛添運自宜
添價等因議報到部據此爲照自津至鮮瀚
面遼闊蜃龍出沒風颶可虞故今年之裁減
輕每重約以裝至八分爲率今准咨稱所載
軍器物料等項欲爲帶運自當祇從惟是脚
價一項似不可少蓋以今歲軍器較之去歲
軍器多寡輕重則有分矣去歲倉卒發運事
係草創其中利害船戶尚未周知今已運過
一次咸云遭風之害皆由器物重滯爲累今
多一石之軍器即減一石之糧料既減一石
之糧料并減一石之脚價雖
公家之事原無分于畛域而航海之艱亦當體

乎人情逦來船戸憚道路之險遠嫌脚價之
輕微百計規避誠有難强以所不堪者所有
脚價擬合請給合咨前去希爲轉咨工部查
照前議速發脚價銀兩分給船戸以便帶運
器物趂時開洋施行准此該本院看得軍器
發運朝鮮造船募夫事煩費重不如搭載糧舡
之爲便無容議矣其脚價一節准貴部咨稱
去歲有例本院細檢舊案並無此項咨文因
移咨餉部乃知去歲貴部盖徑行餉部者非

屬之本院也以餉部自任則易以本院轉托
則難况今准回咨糧料方由重而輕兵稍遑
風波之險軍器乃由少而多何以服船戸之
心若以一千二百餘金之脚價責之無米而
炊之本院恐軍器之發運終未有期也查本
院履任以來領貴部舊存銀九千兩新發銀
四千兩十月支吾買戰船造營房製盔甲器
械火藥種種皆有成數即關兵赴關修船一
節便費三千餘金其他可知今無數百金之

貯而安能勝千餘金之任朝鮮糧船旦夕啓行失此不行附載後來轉運何日除本院一面再與各船戶議減腳價外合咨貴部即日速發千金以竣是役幸勿空文往反致悞運期也須至咨者

再催朝鮮軍器腳價咨

爲亟催水兵渡海併發軍器接應事照得軍器發運朝鮮本院咨請腳價葢知非腳價不能行也已而准貴部咨稱去年無例本院遂移咨督餉部院查之乃不能不需腳價詳在回咨本院即據申請其望腳價以竣役又不啻如農之望歲也今運船將發矣貴部豈置此不問乎無腳價則船戶必不啓行不啓行則糧運必至悞期以軍器之腳價而致悞鮮運固萬萬不可合運艘之附帶而別議轉輸又萬萬不能貴部權輕重而酌緩急恐亦不煩再計而决矣茀引領回咨而敎息俱沓本院亦且柰之何哉矧不獨此也日內中書舍

人田弘慈又觧皮張二十萬至津此亦非運艘無從附去者皮張雖不甚重而其據地則寬增一包之皮何止妨一石之米今船戶苦不願承縱厚與脚價猶未可強况今之自載耶軍器未往皮張復來毛帥而開幕府於天津也則可倘天津不可爲皮島願貴部一爲本院設身而處地也津鎮原遞運之局本院特郵傳之吏若令水無舟陸無馬驛卒未有不向群品一衰額而能自備者固知貴部當亦厭本院之煩聒茀本院不能不自厭耳懇惟將軍器皮張脚價銀數速咨過院以憑差人星夜赴領給發庶幾早完前件至於皮張或難盡附則又在臨時酌議而今亦不敢不先聞也須至咨者